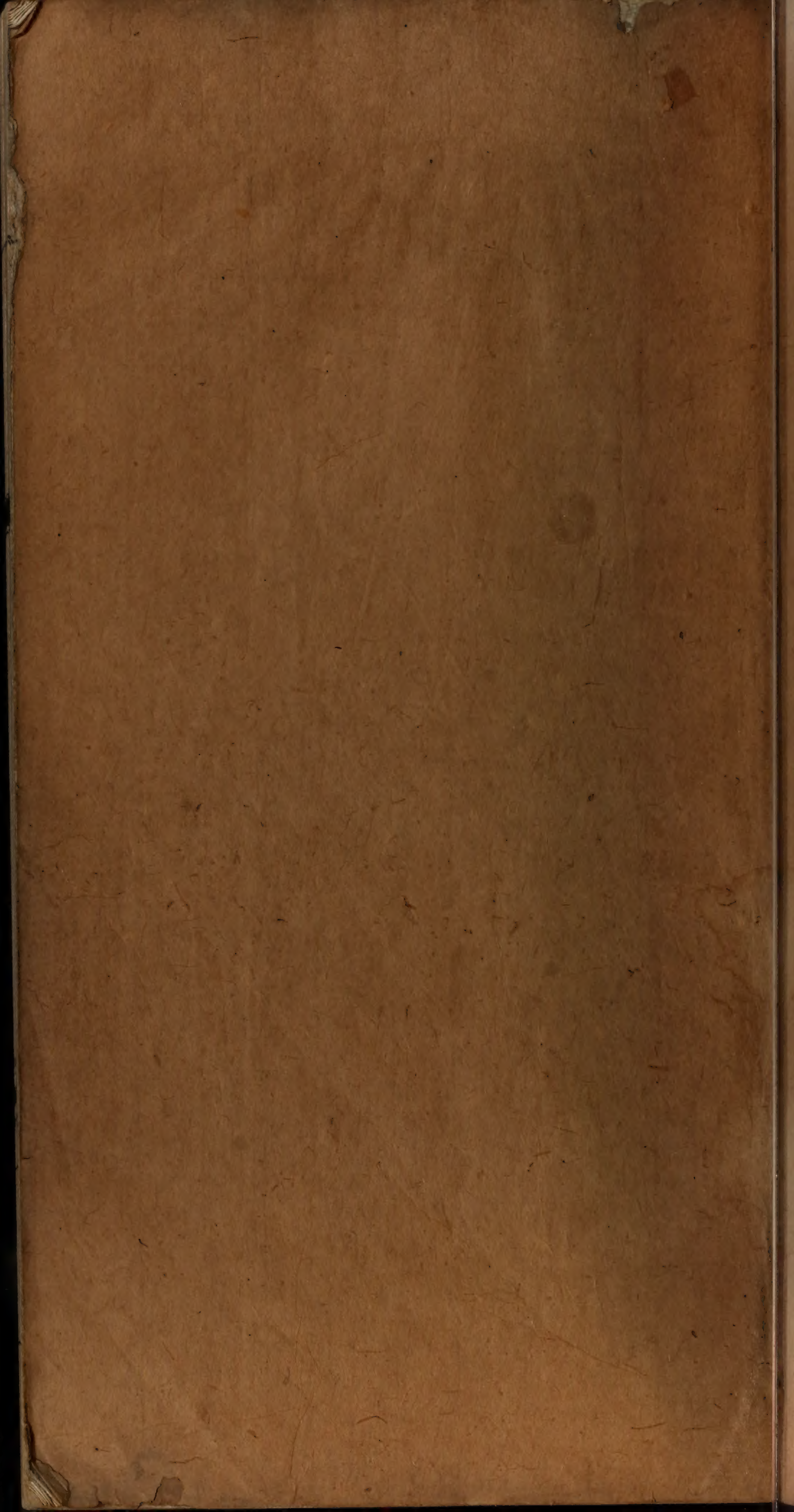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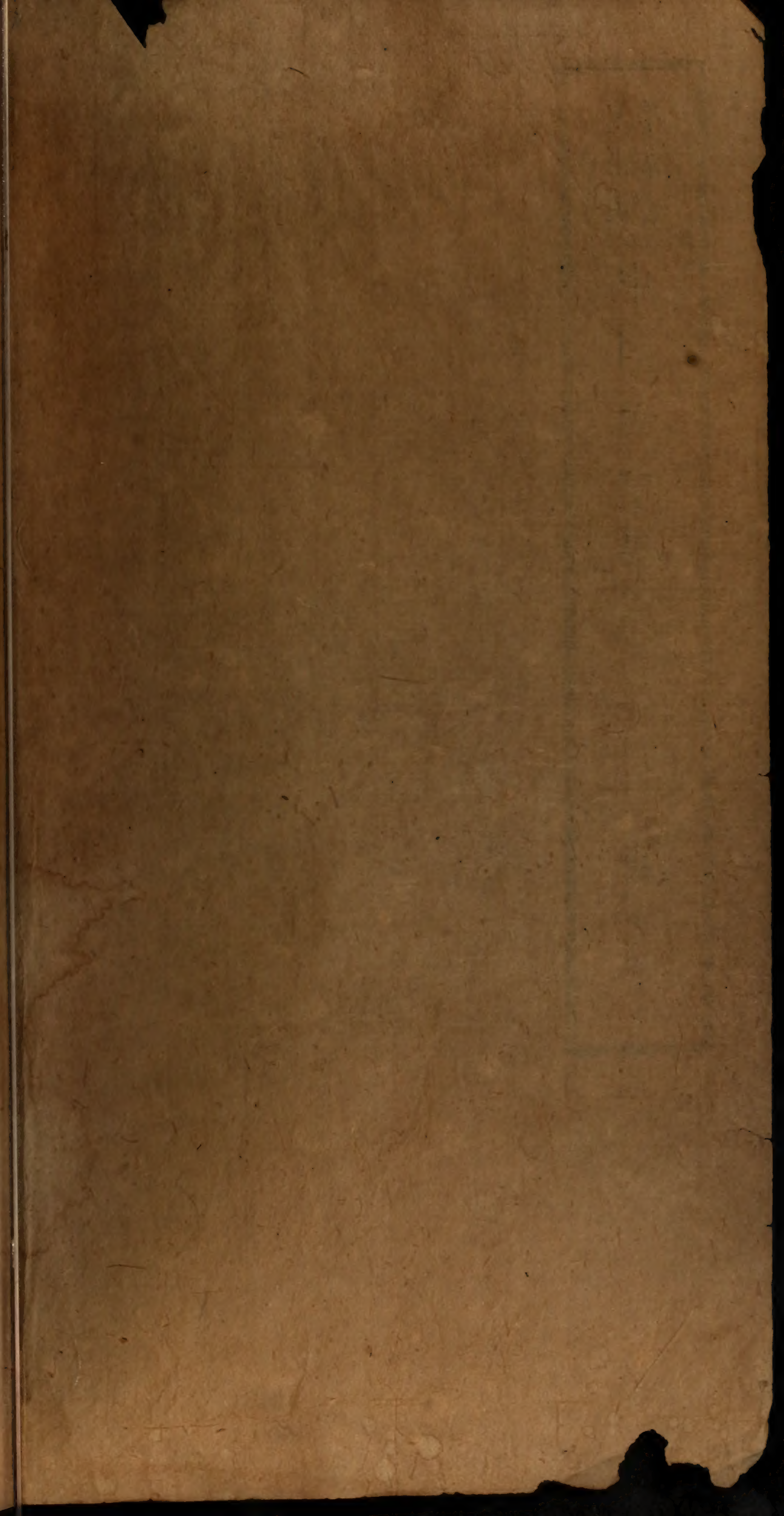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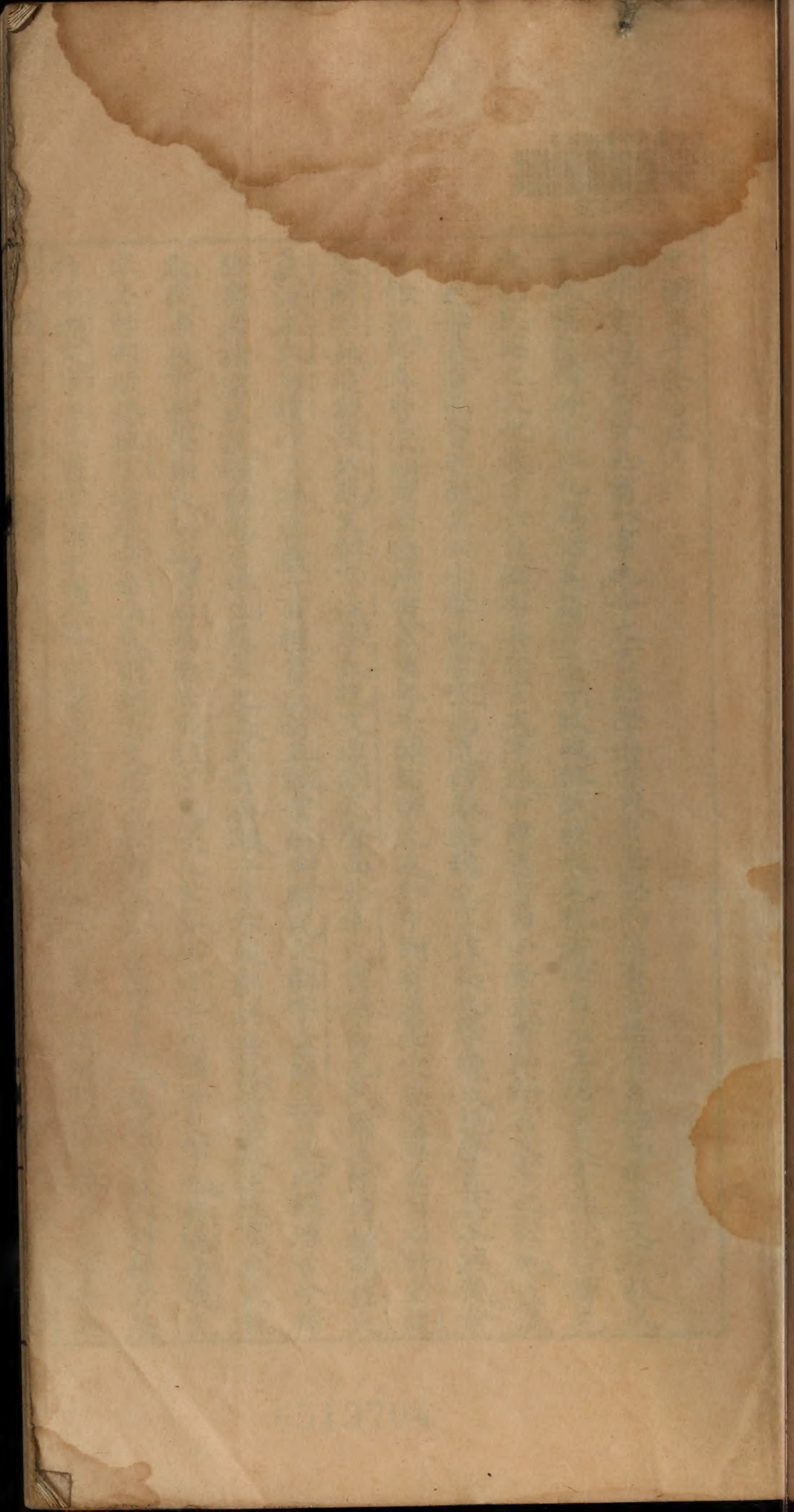
東南大學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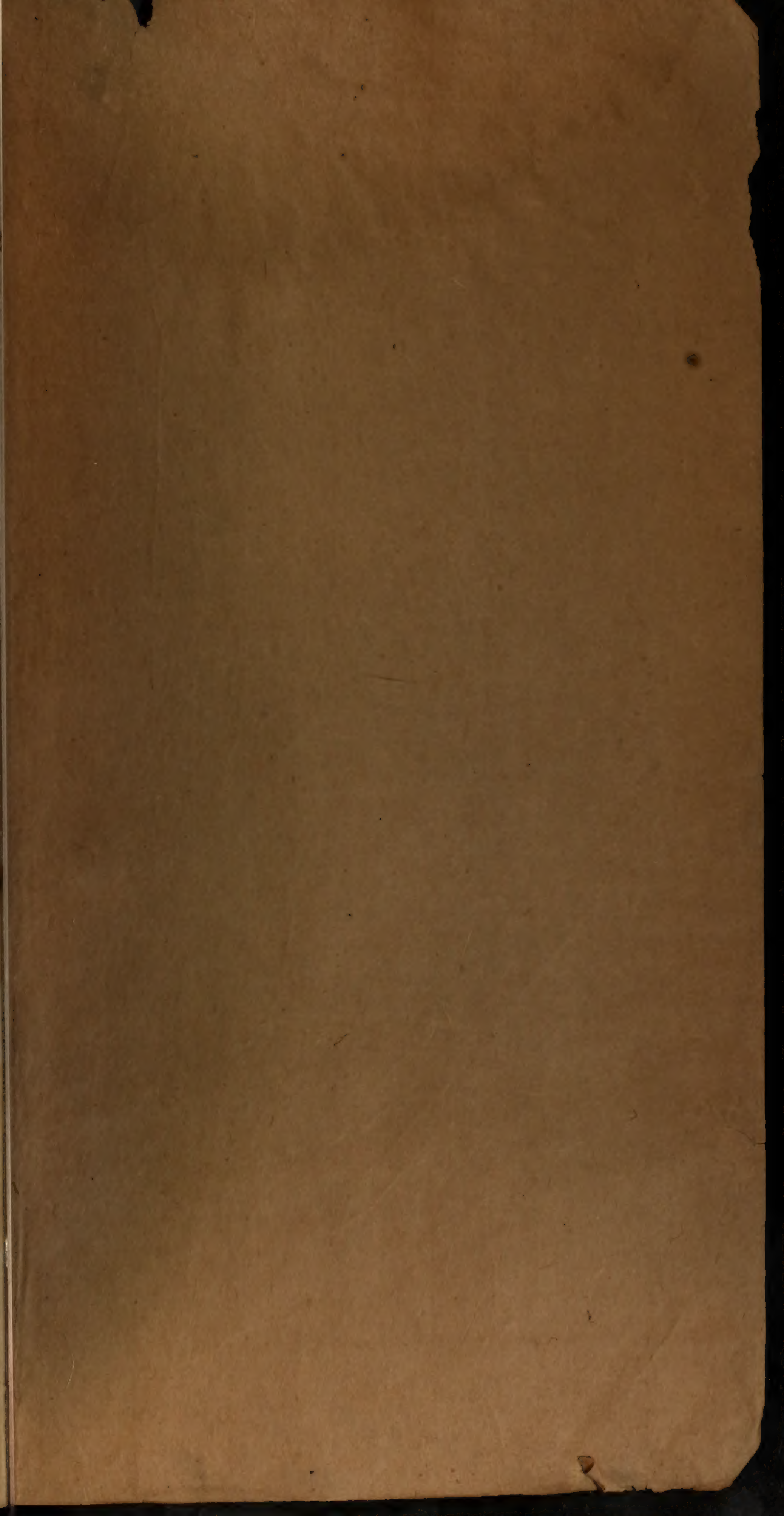
中國文字學

顧實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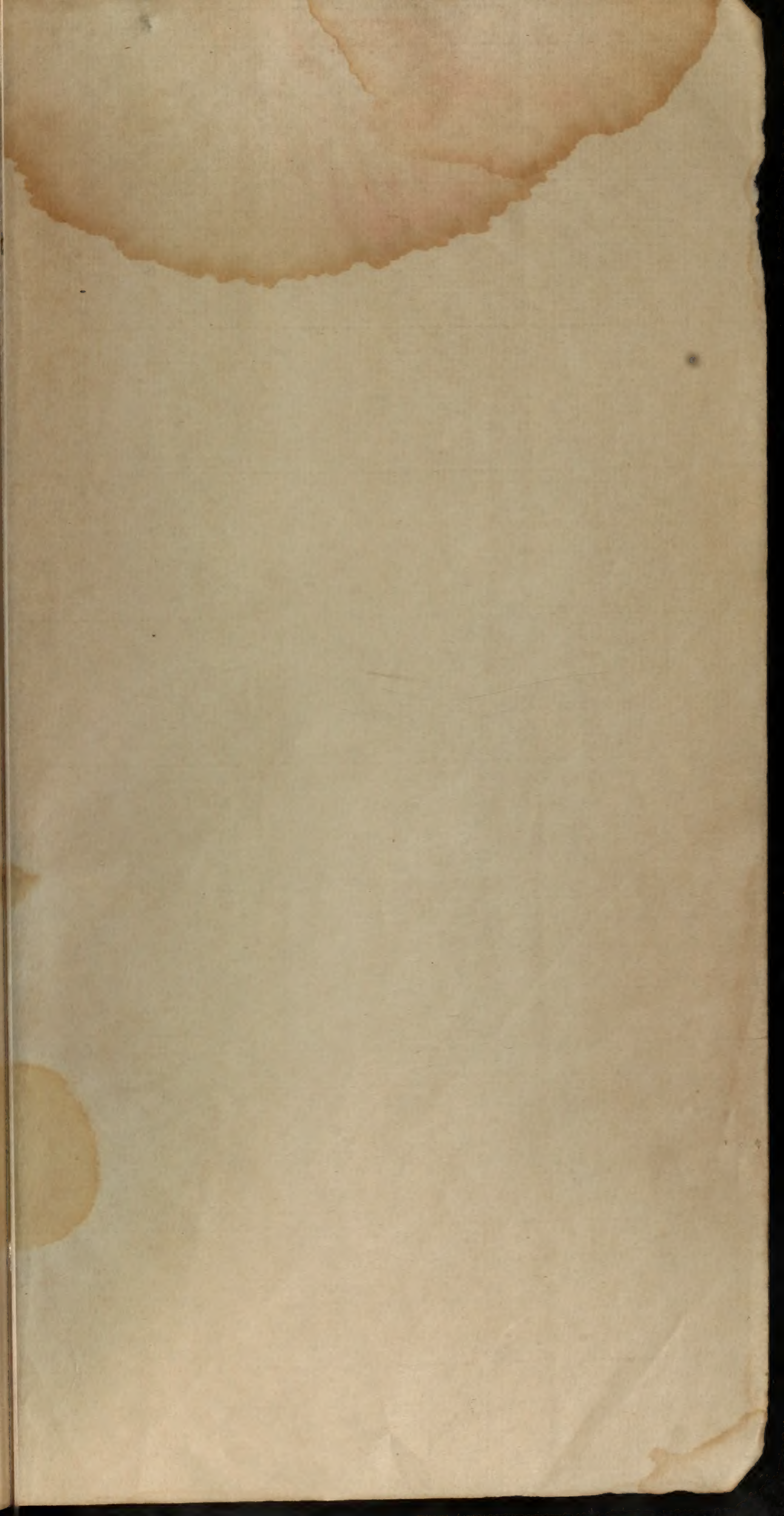






中國文字學自序

楊子雲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今之言語學者亦曰「有思想而後有言語、有言語而後有文字」。故夫一民族之精神、十八九寓諸其語言文字。欲覘他民族之文化者、必自治其語言文字始。欲發揮光大己民族之文化者、亦必自擴布其語言文字始。中國舊有曰小學者、實即語言文字之學也。蓋成學之始基、童而習之、故名曰小學也。唐宋而還、科舉華豔之文作、而此學幾成絕學、豈其本然哉。余十餘歲、即喜覽宋明理學諸儒書、成童之年、聞諸鄉先達、知中國有漢學宋學、漢學必自治許君說文解字始。遂觀段氏說文解字注、朱氏說文通訓定聲、而於朱氏書繙檢尤熟。爾後陸續購閱桂氏義證、王氏句讀以下、無慮數十百種。嘗欲仿五經彙解例、輯說文解字彙解五百卷、以總滙古今釋許書者諸家成說。顧弱冠有班生投筆之志、殺青無期。二十六歲劇病幾死、浩然欲述往事、思來者。既從事教育、教學相長、則徧習日英德法俄拉丁文字、及世界語、日本固猶吾文字也、英德法俄文字必皆溯源於拉丁希臘、或希伯來、則猶吾文字之必溯源於古籀篆文也。益憤然欲以科學方法、作中國文字學一書。嘗謂中國八卦六書、咸有定律、周易六十四卦、比諸排列代表聲音之字母而



文化之急先鋒尤所幸矣。文字變遷、無徵不信、中間插入標本甚多、而得諸吾友柳子翼謀之惠助者不少、幷誌謝忱。中華民國十三年甲子陽曆七月、律師顧實自識於東南大學之六朝松下。

中國文字學目次

成立之字典、極為明瞭。惟六書界說論者尚如聚訟。然若依據周官先鄭舊詁及許君敘文而推論之則六書分析之而為六、綜合之而實止類事二者耳。象形會意轉注三者、類也、指事叚借形聲三者、事也、非六書自有科學定律、幾如天造地設、不可復易乎。雖元明清三朝以來、疏證者至極浩繁、俱未見及此、然要不可無一結束。若夫吾文字所以象形者、原出吾民族心理之適於直觀直覺、故如形聲穿鑿、每苦支離煩瑣、則有鼎彝銘刻在、最合自然觀察、往往得其玄解。至最近發見骨甲文字、而所得益多矣。然此非濡染甚深於科學觀察者莫能言、即言之而亦莫能信也。民國戊午、余四十二歲、益慨修名之不立、老冉冉其將至、幸獲奉職寧垣高師校、屏絕交游、藉講學著書為養痾手纂講稿十數種、而中國文字學一書、亦成於己未歲、課事匆匆、未遑整理以問世也。去歲始付寫官、明知尚多不備之說、未臻完美、而隱括千年來幾多小學家衝突反對之說、而成一系統、有條不紊、且導諸鑽研甚深之域、則此書之作、至少可省獨學者十數寒暑搜索之苦、不能謂無當於學者萬一之助也。大概足供大中小學校之參攷及新制中學高三以上學子之教本、無待余之喋喋。若更以其條理整然、雖他國人有志於中國文字者、亦將一望而可得要領、是則此書或為擴布吾民族

心史曰、吾國文字為剛性、不若拼音字之為柔性。又為固定性、不若拼音字之為流動性。三代以來、禹會諸侯則有萬國、周初尚有八百、至春秋、標舉其大國、為十二、戰國乃為七雄、要其弱小獨立者、固尚彯。其時典謨訓詁、初無異本、書同文之稱盛、明揭於孔氏之遺文。周以後、惟篆變為隸、有一小小波折、至煩漢儒説經、用今文寫定古文之本。自是以後流轉甚微。若其分裂則三國之鼎峙、南北之中分、五胡十六國之雲擾、五代十國之瓜剖豆分、較之羅馬失馭之禍、亦累累而有矣。文字之力、終能控制列强、莫能横軼。因文字之合一、而語言亦受約束、所異者不過雙聲疊韻之間。名詞同句法同、燕人入粤、專心察其音紐、旬月之間、可以畢通。而吾國所謂種族之單純者、質言之、即此文字之單純耳。古稱蠻夷、如萊夷淮夷徐戎驪戎陸渾之戎赤狄白狄之類、皆在古

第一章　文字之由來

第一節　語言與文字

武進顧實學



今之歷史學者曰、「有語言而後有文字、有文字而後有文明」後者別一問題、前者可謂昭然明矣。語言之於文字、如形影之不相離、形大則影亦大、形小則影亦小。故有如何之語言、則必有如何之文字。世界語言三大系、一、獨立語、中國語言屬之。二、粘著語、朝鮮日本語言屬之。三、詰屈語、歐美諸國語言屬之。獨立語一音多義、故非象形文字不便。粘著語詰屈語一義多音、故非標音文字不便。今之人、或不明民族間互有語言習慣之不同、而欲一概以標音文字施之中國、多見其不知量也。且今人往往以吾國今用文字、為世界現行惟一之象形文字、與世界諸國通用標音文字為對待。不知世界原始文字皆起象形、久而必失其真、世事之劇變使然也。故埃及古文象形、流而為腓尼基希伯來希臘羅馬及今歐洲諸國之標音文字。墨西哥古文象形、後亦廢絕。中國原始古文象形、

帝都密邇之地、聖哲並起之鄉、吳楚則已為荒服、又何論蠶叢魚鳧之國、五谿六詔之蠻、東越甌越閩越南越之詭異。今試指閩越人、而告以汝非漢族、其人必大憤。此之謂民族之自決。此之謂外人不敢生心。新疆為蒙回各半之故地、光緒間設省開科、不數年而優秀之士、已受六書之支配。士首四民、民皆慕士而不欲自外。所謂五族共和、回之一族乃强作蒙藏之陪客。滿則自行消滅、滿人略無復識滿文者。蒙藏之所以捍格、乃誤於清代之自私、欲留作豐鎬故家之禁臠。當時若乘科舉之熱、一舉而推行之、安見不與天山南北爭烈。古人之造成我偉大民族者、惟此不受言語轉移之文字、學之之時稍難、而效用則極大。今以識字人數之少、恨吾國文字之不出於拼音、其用心與外國人、恨其語文之複雜、而欲創世界語以齊一之者、無乃相反。外國之世界語基址、仍築於拼音之上、是仍無固定之性質。近來學界留意蒙古之教育、此次蒙古代表之親來、益通聲氣、能由此合併文化、國民之責也。先發其意於此、吾尚將繼此有言也。

此吾鄉孟心史君時論也、見陽曆七月二十四日申報、君持論多特識、吾書適寫成、亟錄之、以為吾文字張目。顧實記

也。又易緯曰「虙戲作易、無書以畫。」通卦驗、據孫詒讓札迻正。新語曰「先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道基篇 然古者圖書流異而源同、易曰「河出圖、洛出書。」繫辭上 明圖書同類也。呂覽曰「史皇作圖。」勿躬篇 淮南子曰「史皇產而能書。」修務訓 史皇一人而作圖亦作書、愈足明圖書同事也。故鄭玄曰「河圖洛書、皆天神言語所以告王者也。」六藝論、案中國原始有神國、皆居山、春秋時猶未盡亡、天者即山巔也、居於山巔者謂之天子天神天師、其證甚多。淳于俊曰「伏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三國魏三少帝紀 然則八卦者、非尤吾國文字之先河哉。有僞言八卦為天地風山水火雷澤八字者、易緯乾坤鑿度僞書 姑措勿論。第試徵八卦已包有六書之義法、乾坤二卦之陽奇(一)陰偶(--)二畫、即構成八卦之原質、於六書為指事、一也。坎離二卦、或謂為水火二篆之變形、漢學室文鈔二、釋篆文火字、則象形也、二也。此外、八卦因而重之、則為會意轉注。每卦一聲多義、則又可流而為形聲段借、三也。是八卦包有六書之義法、可不謂曰已具體而微哉。法蘭西學者拉克伯里謂「八卦、即巴比倫尼亞楔形文字之變形、而易經一書、即來自加爾底亞亦譯作迦勒底、即中國之葛天、之語彙、」見日本白河次郎國府種德合著之支那文明史、雖其說然否、未易遽定。而明八卦之為文字、殊不謬也。拉氏之說離卦、如次。

流而為篆、為隸、為行草、愈去愈遠。然而至今猶蒙象形文字之目者、語言為之也。第觀埃及墨西哥原始象形、即已為合音字、而吾國文字雖原始象形、實未嘗有合音之恆法行於其間。如目少為眇、手延為挻、乃偶然之事。是以至今猶祇能成如是之文字也。而昧者不察、拘於文字、而忘其所由來之語言。動以埃及墨西哥原始古文象形、與吾今行象形文字、相提並論、豈非所謂一鬨之市哉。

是故吾國以有特別之語言、不得不有特別之文字。居今之世、而可斷言曰、中國之語言不變、其文字難變也。中國之語言而變也、其文字不難變也。或曰「中國語言、本亦一義多音。自黃帝三代正名、而成一音一義之獨立語。春秋猶識二名、其明驗」也。斯說也、讓諸語言學中論之。或曰「西方學者方謂吾國文字為東方之愛司倍崙讀、Esperanto而貿然不察、遽欲廢祖國文字、斯亦不可以已乎。」斯說近是。

第二節　八卦與六書

凡一民族原始自然之發展、必至其時、始產生文字書籍。吾國古史溯自三皇。孝經緯曰「三皇無文」、援神契非也、古乃不謂之文字、而謂之名。春秋緯曰「伏羲燧人始名物蟲鳥獸」命歷序此所謂名、即文字

黃離	离	離鷂（鸝鵹黎）	黃鳥之名。
无咎			
九三			
日昃之離	离	离離 韻會离同離、明也、又黎明、	斜日之光。
不鼓缶而歌	离	離 或後世之驪歌、	不擊缶而歌、歌之一種。
則大耋之嗟	离	嚺 玉篇言不止也、	老人之喋舌。
凶			
九四			
突如	离	離（罹）	不意之遭殃。
其來如	离	離（麗儷）	附也、來歸也。
焚如	离	熇 玉篇火焱也、	幕內失火。
死如	离	離	死別之離。

☲☲

經文	古文字	近代字	意義
離	离		離之一字有數多之意義。
畜牝牛	离	（⿰牜累）	家畜之女牛。
吉			
初九			
履	离	縭 說文、以絲介履也、	靴鞋之事。
錯	离	謧 玉篇、欺謾之言也、	誤也、易誤之言。
然	离		燃也、燃米。
敬之	离	瞝 集韻、視也、	注目諦視。
无咎			
六二			

醜　离　离魑　醜陋可惡之怪獸。

拉氏此解、頗為新穎、證以吾國焦循易話易通釋、明易用字、多同聲叚借之例、（如云豹礿同聲、借礿為豹、羊祥同聲、借羊為祥之類）其義亦足互相發明。又劉師培曰「試用拉克伯里氏之例、解坤屯二卦、坤卦古文本作申字、初爻言履霜、即解釋神字也。（鄭注讀履為禮、即祀霜神也、此其證）二爻言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即解釋陳字也。（陳字本從申字、習訓為重、陳字亦有重義）三爻言從王事、即解釋伸字也。（從王事、則身見用、故為伸字）四爻言括囊、即解釋呻字也。（呻訓為吟誦、從口申聲、而括囊亦指口言）五爻言黃裳元吉、即解釋紳字也。（紳以束裳）六爻言龍戰於野、即解釋電字也。（陰陽相鬥、則成雷電、電字亦從申、是）神陳等字、皆由申字引伸。屯字訓難、亦非名詞、初爻言盤桓、二爻言屯如邅如、即解釋迍字鈍字也。（有遲延不進之義）三爻言即鹿無虞、惟入於林中、即解釋杶字也。（杶為成林之木）四爻言乘馬班如、即解釋純字也（班為雜文、通作斑、純為不雜之文、）五爻言屯其膏、即解釋肫字也。六爻言泣血漣如、即解釋頓字也。（頓首泣血、皆為凶禮、是迍）純等字、皆由屯字引伸。又如巽卦、初爻言利武人之貞、即解選字也。二爻言用史巫、即解譔字也。四爻言田獲三品、即解簨字也。六爻言喪其資斧、即解鐉字也。餘卦可由此類推。大約易經六十四卦、為文字之祖矣。」（國粹學報乙巳七期小學發微）劉君此解、益可證拉氏之說、為不孤矣。若能推此例以解易卦全書、

棄如◦　离　離　舍棄之離。

六五

出涕沱若　离　漓

戚嗟若　离　⿰爿离　如斧破木之音。

吉

上九

王用出征　离　褵(縭)蓋古行掠婚也、　王出征所用之衣也。

有嘉　离　⿰亻离(儷)　婚姻之結合。

折首　离　離(⿱敄力)　身首分離。

獲　离　⿰豸离(螭彲)　猛獸。

匪　离　篱籬竹笊籬、竹杓、　竹籃小籠。

其　离　(籭篩簁)　篩穀器。

曰「蒼頡作書」、君守篇 又曰「史皇作圖」、勿躬篇 故淮南子亦曰「史皇產而能書」、又曰「蒼頡作書」、修務訓 高誘曰「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跡、知著書、故曰史皇、或曰頡皇。蓋高氏不知其何以稱皇、而第以生而知書、故稱皇為解也。實則古者王伯顯人之號、或為子孫世世循用、或為後人倣慕襲取、此二例者、幾與西方埃及歐羅巴人無異。前例如商王稱湯、其後亳王亦稱湯、嬴祖曰秦仲、而二世亦號秦中。後例如堯時有巫咸、商臣亦有巫咸、夏后啟者禹子也、而周末鄒亦有夏后啟。具詳章炳麟檢論尊史篇 故禪通紀之世有倉頡、古皇而下逮黃帝之世、復有倉頡、以造字大顯焉。是非其子孫世業、即他姓之襲名者耳。

倉頡既非一人、而造字者亦復不止於名倉頡其人也。故管子稱「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史記封禪書、又桓譚新論云「泰山之上有刻石、凡千八百餘處、而可識者七十有二」、史記補三皇本紀引韓詩云「自古封泰山禪梁父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亦皆異聞也。使文字果皆出於禪通紀之首皇倉頡以來一系者、則何至於七十二代之封禪文、而管子僅識其十二代哉。荀子亦曰「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解蔽篇 明造字者不止於名倉頡其人也。至世本稱黃帝之史沮誦蒼頡作書、衛恆四體書勢同 則雖黃帝之世、亦造字非倉頡一人矣。

又唐釋道世法苑珠林曰

其思想之新穎、當更何如哉。

要之、春秋命歷序分開闢至獲麟為十紀、非無本之古史也。其第八因提紀遂人作河圖、第九禪通紀末之伏羲因之作八卦。（三國志魏三少帝紀）而禪通紀之首皇倉頡作書、及第十疏仡紀之黃帝史倉頡復作書。（詳下節）茲二流者、蓋有相互之關係也。若其互別不同、則八卦者、卜筮之用、宗教文字也。六書者、結繩之代、政治文字也。宗教之不如政治日昌又明也。抑八卦偏純於抽象、不若六書之為抽象具體均有、較易鼓動耳目。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經訓）已決其破除宗教之勝利也歟。

第三節　倉頡作書

世稱倉頡作書、然蓋一名而不止一人也。校本尚書序孔穎達正義曰、

蒼頡說者不同、故世本云「蒼頡作書」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傅玄皆云「蒼頡黃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徐整云「在神農黃帝之間」、譙周云「在炎帝之世」、衛氏云「當在庖犧蒼帝之世」、愼到云「在庖犧之前」、張揖云「蒼頡為帝王、生於禪通之紀」、其年代莫能有定。

然此固非孔氏之所能定也。吾前述禪通紀之首皇有倉頡、疏仡紀之黃帝史臣復有蒼頡矣。呂覽

差秦公子扶蘇以下、多有其苗裔、而必待通使隋唐、文教始興。今日澳洲土人、猶神視歐人文字、而頂禮其函札為天書焉。（見社會學、然今吾國俗、猶存敬惜字紙之風、則與澳洲土人、相差無幾、可慨也。）不僅惟是、今吾民國教育部、採民意、製定註音字母、而民間能不待政府督促、自由行使者誰乎。是皆不可比觀而推知吾上古政府縱有文書、其民正不必循用耶。更試錄日本故事一則、為借鏡。

日本古時文字、或曰有、或曰無、紛如聚訟。考漢籍未來之先、固無文字、然亦有造作形體以記事者。世傳有肥人書、有薩人書、如一二五作丨刂川之類、今猶有存者。蝦夷之地、今尚沿用其五字之外。或亦有變換點畫、如羅馬數字、或畫作○口、或作鳥獸草木形之類、然俱不可考。近世倡神學說者、謂神代自有文字、所據鎌倉八幡寺、河內國平岡寺、和州三輪寺額、有字不可讀者、有體不可辨者、有如科斗書者、有如鳥篆書者、僅亦粗具字形、蓋上古國造、或各以其意制作、以代古來結繩之用、然書皆同文、文能記事、則漢籍東來後、而後乃知其用也。自王仁齎論語千字文來、帝使教太子、以言語殊異、甫立文字、各指示實物以教之、如教草木則指草木、教禽獸則指禽獸、一切有形之物、皆指喻而後能通、然後教之以音、教之以義、教之以訓、蓋其難矣。然當時文字祇

古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倉頡、其書下行。

此則釋徒譋言冀挾外學以少中夏、不足信矣。

第四節　作書與結繩

難者曰「果爾則文字之由來久矣、何以莊子復言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篇胠篋邪？」曰謂其民結繩而用之、非謂夫十二氏也。夫容成氏者即庸成氏、穆天子傳稱「羣玉之山、庸成氏之所守、先王之策府」、左氏傳亦稱「大庭氏之庫」、而伏羲畫卦、神農教令、皆載籍所稱、則十二氏非無文字、明矣。大抵民智之難開、古今中外一揆。茲依社會學之原則、蠻夷社會即上古史之寫照、試比論之。王制曰、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是當周季、中國開化已極、而四圍之民族、猶蒙昧自若也。故匈奴開於湻維、終古不文。越肇於少康庶子、吳闢於太伯仲雍、而文皆在春秋之世。箕子封朝鮮、而遺文無徵。日本譜牒自王子晉吳王夫

之時、有文字久矣、必待至黃帝之世、而文字始徧用於百官萬民。猶之日本自中國晉武帝太康六年、百濟王仁巳齎論語千字文往教、而必待至中國唐代宗大曆六年、遣學生吉備朝臣真備來學後、陸續作片假名平假名、乃始成官府商賈通行之文也。顧自來讀易者、第知注目結繩二字、遽謂結繩之治告終、以前無文字、因無文明、豈不悖哉。章炳麟曰、

今之俚人、亦有符說、家為典型、部為徽識、而彼此不能相通、夫倉頡以前、亦如是矣。一二三諸文、橫之縱之、本無定也。馬牛魚鳥諸形、勢則卧起飛伏、皆可則象也、體則鱗羽毛鬣、皆可增減也、字各異形、則不足以合契。倉頡者蓋始整齊畫一、下筆不容增損。由是率爾箸形之符號、始為約定俗成之書契。

此言亦略得之、惟必謂下筆不容增損、則三代古文猶不能、而況於黃倉古文乎。今所可知、蓋倉頡之功、在發明六書。江式曰、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是史頡之遺法也。（上古今文字表）梁吾家希馮亦曰、暨乎蒼頡肇創六爻、政罷結繩、教興書契。（上玉篇啟）六爻者六書也。其言必皆有所受。夫明乎六書而通文字之條貫、則知書識

此一種、漢籍之來、僅十餘年、高麗王上表、表文不遜、皇子稚郎子讀而怒裂之、即能通文義矣。爾後博士段錫爾漢安茂等、接踵而來、傳授百餘年、至履中四年、遂置國史於諸國、以記時事、於是又能作文字矣。又二百年為推古帝、遂遣使於隋、自通使隋唐、表奏章疏、皆工文章。然語言文字、不相比附、故僅僅行於官府、而民間不便也。天武之世、嘗造新字四十四卷、其體如梵書。蓋佛教盛行、其徒借梵語以傳國音、創為新體。然此書不傳、蓋以不便於用而廢之也。其後遣唐學生吉備朝臣真備、始作假名、名即字也。取字之偏旁、以假其音、故謂之片假名、片之言偏也。僧空海又就草書作平假名、即今之伊呂波是也。其字全本於草書、以假其音、故謂之平假名、平之言全也。自假名既作、於是有漢字雜假名以成文者、有專用假名以成文者。其用漢字之例有二、一則取其義而不用其音、一則用其音而不取其義。漢字假名相雜成文者、今上自官府、下至商賈通行之文是也。黃遵憲日本國志

由此觀之、可知吾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淮南子泰族訓云、「蒼頡之初作書也、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義同。讀者正當注目於百官萬民四字。國語戴記俱稱黃帝正名百物、明民共財、亦同。蓋邃古

至五洲之野蠻社會、今尙有以結繩記事者、則結繩萬無可爲文字之理。乃自鄭樵通志有曰、衡爲一、從爲丨、（音衮邪）丨爲丿、（房必切）反丿爲乀、（分勿切）至乀而窮。折一爲㇕、（音及）反㇕爲𠂆、（呼旱切）轉𠂆爲㇗、（音隱）反㇗爲亅、（居月切、了从此、見了部）至亅而窮。折一爲㇕者、側也、有側有正、正折爲𠆢、（音帝、卽宀字也、又音入）轉𠆢爲∨、（側加切）側∨爲く、（音畎）反く爲〉、（音泉）至泉而窮。一再折爲冂、（五犯切）轉冂爲凵、（口犯切）側凵爲匚、（音方）反匚爲コ、（音播）至コ而窮。引一而繞合之、方則爲口、（音圍）圓則爲○、（音星）至○則環轉無異勢、一之道盡矣。●（音挂）與一偶、一能生、●不能生、以不可屈曲、又不可引、丨引則成丨、然●與一偶、一能生而●不能生、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起一成文圖）

此其說本謬、而或據以爲卽結繩文字之證、（劉師培中國文學教科書及小學發微）不更謬哉。

第五節　書與圖畫之分流

古者圖書渾稱、前論之矣。伏羲畫卦因河圖、蒼頡造字亦受河圖綠字、（見春秋元命苞）故鶡冠子曰、「有圖而有名、（環流篇）」名卽文字、明文字由圖畫出矣。近世能明斯恉者、莫如章炳麟之訄書、其言曰

吾聞斯賓塞爾有言、有言語、然後有文字、文字與繪畫、故非有二也、皆昉乎營造宮室而有斯制。

字易矣此黃倉考文所以功在民生哉。

黃帝盤盂漢世猶傳。(詳後)盤盂者宗彝之別名周官曰「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司約職文)又曰「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約劑藏於太史」(太史職文)約劑亦書契之別名蓋作六書而用之紛如矣故孔子求書上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書序正義引書緯)墨子曰「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為銘於鐘鼎傳遺後世子孫」(魯問篇)然世多就其書於竹木者釋之許慎曰「契大約也」(說文大部)券契也券別之書以刀判契其旁故曰契券」(刀部)鄭玄曰「書契謂出予受入之凡要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周禮小宰注)又曰「書謂簿書契其最凡也」(司會注)又曰「書契取予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質人注)又曰「書之於木刻其側為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易繫辭注)總之官私文書皆曰契近代亦名簿書之最目曰總結獄訟之要辭曰具結錢債之契券曰契據則契結券據皆一語之轉也。

結繩一事其解云何。鄭玄曰「為約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易繫辭注)文心雕龍曰「契者結也上古純質結繩執契今羌胡徵數負版結緡其遺風也」(書記篇蒼頡初亦或因版而加之文字為書契)有是則先梁相承皆以繩索為訓也。更考諸吾舊有習慣婚媾有「結髮」「同心結」諸語而俚俗戲語猶相謂「毋忘縮衣帶作結記之」乃

義、祖禰一名、久而莫蹤迹之也。（訂文篇、今檢論稍刪節、）

章君此說圖畫文字之變遷、蓋人類文明自然之趨勢也。而其云「象形字之溝陌又為二、一以寫體貌、一以借形為象、所以按圖而得其彷彿」之二界說者、則又象形指事之所以分也。大抵愈近於圖畫者、必為象形、從象形而省之又省、必為指事、其詳讓諸後論。茲之所亟欲明者、文字與圖畫之分流而已。

文字既從圖畫而出、其去於圖畫愈遠也、固以漸而不以頓。故吾國三代金石龜甲古文猶存、說者謂真象形字未亡焉。其次由籀篆而隸楷、象形漸銷、然猶不難推識其原形也。故日本兒島獻吉郎支那文學史綱曰、

支那文字以象形為基礎、而指事、形聲、會意皆含有一部分之象形。象形與圖畫、祇有精粗之異耳。試觀郭璞江賦、通篇文字中、以水為偏旁者、占十之五六。水、象形字也、則滿目滔滔、長江萬里、流三江、注五湖之象、洋溢於紙上。更觀司馬相如之上林賦、篇中敘山者、崇峩崔巍、嶄巖崛崎等字、皆冠以山、敘魚鳥者亦如之、皆冠以魚鳥之偏旁、山與魚鳥、皆象形字也。故一篇文字、全體生

營造之始、則昉乎神治。有神治、然後有王治。故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禹之鑄鼎而為离魅、屈原之觀楚寢廟而作天問、古之中國嘗有是矣。奧大利亞與南亞非利加之野人、嘗堊涅其地、彤漆其壁、以為畫圖。其圖則生人戰鬪、與上古之異事、以敬鬼神。埃及小亞細亞之法、自祠廟宮寢而外、不得畫壁、其名器愈陵。當是時、布政之堂、與祠廟為一、故以圖為夬之政、以揚於王庭。其朝覲儀式、繪諸此。其戰勝奏凱、繪諸此。其民志馴服、壺簞以迎、繪諸此。其頑梗方命、終為浮馘、繪諸此。其於圖也、史視之、且六典視之、而民震動恪恭、乃不專於神、而流貤於圖。見圖則奭然師保逮其前矣。君人者藉此以相臨制、使民馴擾、於事益便。頃之、以圖畫過緐、稍稍刻省、則牛馬梟鶩多以尾足相別而已。於是有墨西哥之象形字。其後愈省、凡數十畫者、殺而成一畫。於是有埃及之象形字、凡象形字、其溝陌又為二、一以寫體貌、一以借形為象、所謂人希見生象、而按其圖以得仿佛者也。乃若夫人之姓氏、洲國山川之主名、主形者困窮、乃假同音之字以依托之、於是有諧聲字、則西域字母根株於是矣。人之有語言也、固不能徧包衆有、其形色志念之相近者、則引伸緣傅以為稱。俄而聆其言者、眩惑如占覆矣。乃不得不為之分其涂畛、而文字以之孳乳。故數字之

皆有雕飾。畫山神海靈奇禽鳥獸以眩燿之、夷人益畏憚焉。後漢書西南夷傳 故開諭初民、莫宜圖畫、後世猶有行之者。清季猶目覩官府照壁畫怪獸貪婪之形及民國始去之。

第二章　文字之變遷

第一節　書體

文字之體勢、隨物質文明而變更、刻木用紙、與夫筆之用刀用毛、墨之用鉛用漆用煙、皆在在有關。詳莊綬甲釋書名及章炳麟文集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 本書未遑及之、第論古今書體之變遷。儒家稱非「天子不攷文」共和國民固家為素王、何多讓焉。

五帝三代孔子正名不詳、故釐正書體、今可攷者、莫先於秦新兩朝。茲表秦新攷文之績、如次。

秦新攷文參斠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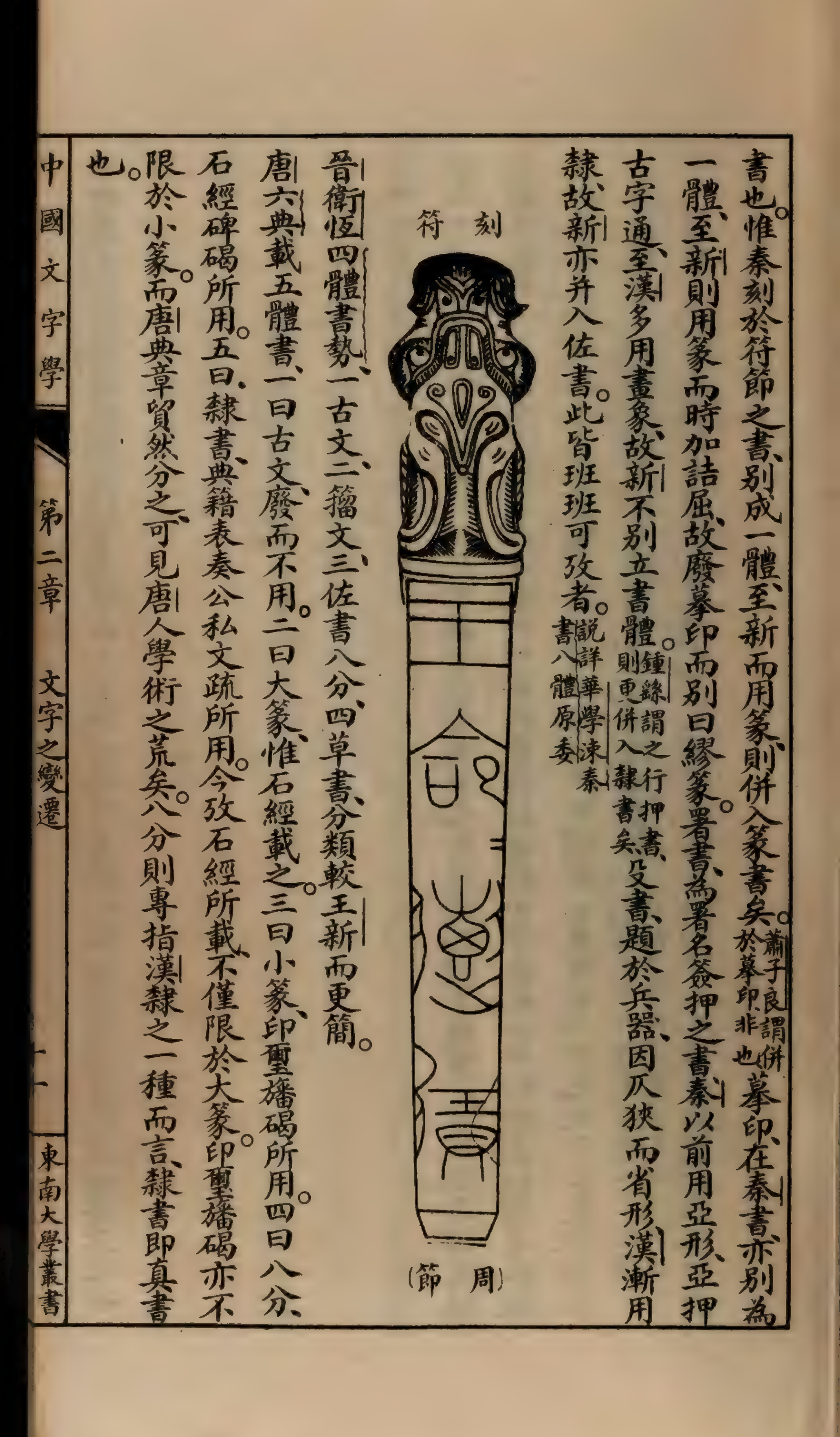
秦八體	新六書
大篆	古文
	奇字

動、善寫高山絕峯、峻極於天之雄勢、易使人想見鳥飛天魚躍淵之活境、皆於文字之構造、含有圖畫性質之所致。想見上古帝王之於鼎彝銘刻、雖曰道德上之鑑戒、抑亦藉此圖畫的文字為美術之模範也歟。

此言良是。或謂吾國地處五洲之上腴、故人民最富於優美之感覺。而語言文字因之、（參觀日本建部遯吾社會學）所以至今其文字猶與他國異勢也。然則今後欲改用拼音文字、將非遷地而居不為功。其然豈其然乎。

既有文字、而圖畫之別行、亦不可不一審也。姬周之世、遂人河圖、猶陳東序、（書顧命）而神農明堂亦圖聖狂。（淮南子主術訓）及其衰也、屈原天問、述楚寢廟。下至漢世、金石畫像、猶多存者。故王延壽作賦曰、「圖畫天地、品類羣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上紀開闢、遂古之初。五龍比翼、人皇九頭。伏羲鱗身、女媧蛇軀。鴻荒朴略、厥狀睢盱。煥炳可觀、黃帝唐虞、軒冕以庸、衣裳有殊。上及三后、婬妃亂主。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賢愚成敗、靡不載敘。惡以誡世、善以示後。」（文選魯靈光殿賦）由此言之、則春秋緯之十紀、亦出圖畫、故曰圖緯也。漢朱輔治益州、羣尉府舍、

書也。惟秦刻於符節之書、別成一體、至新而用篆、則併入篆書矣。（蕭子良謂併於摹印非也）摹印、在秦書亦別為一體、至新則用篆而時加詰屈、故廢摹印而別曰繆篆。署書、為署名簽押之書、秦以前用亞形、亞押古字通、至漢多用畫象、故新不別立書體。（鍾繇謂之行押書、則更併入隸書矣）及書、題於兵器、因仄狹而省形、漢漸用隸、故新亦并入佐書。此皆班班可攷者。（說詳華學涑秦書八體原委）



刻符

周節

晉衛恆四體書勢、一古文、二籀文、三佐書八分、四草書、分類較王新而更簡。唐六典載五體書、一曰古文、廢而不用。二曰大篆、惟石經載之。三曰小篆、印璽旛碣所用。四曰八分、石經碑碣所用。五曰隸書、典籍表奏公私文疏所用。今攷石經所載、不僅限於大篆、印璽旛碣亦不限於小篆。而唐典章貿然分之、可見唐人學術之荒矣。八分則專指漢隸之一種而言、隸書即真書也。

小篆	刻符	蟲書	摹印	署書	殳書	隸書
篆書		鳥蟲書	繆篆			佐書

秦有大篆、無古文、避古文之名、而實以大篆該之也。新莽改定古文、奇字即古文之一種、而無大篆者、則亦以古文該之也。莽方銳意復古、以古篆為主、以隸書佐之、故謂隸書曰佐

署書一



(亞形天字鼎)

署書二



(亞形母癸鼎)

蟲書



(鳳裔鐘)

七、章草　案、謂史游作、非也。

八、行書　案、謂劉德昇作、是也。

九、飛白　案、謂蔡邕作、王僧虔曰「飛白、八分之輕者」是也。

十、草書　案、專以今草當草書之目、亦未悉協也。

他若晉徐子安五十八體、宋王愔古書三十六種目、齊王融圖古今襍體六十四、湘東王令韋仲定為九十一種、謝善勛增其九法、合成百體、梁蕭子雲五十二體、唐韋續墨藪五十六種、周庾元威論書百二十體、皆不免好事者為之。故孫過庭曰、「龍蛇雲霧之流、龜鶴花英之類、皆圖真於率爾、寓瑞於當年、巧涉丹青、工虧翰墨、異夫楷式、非所詳焉。」書譜正可置之不論矣。

大抵徐鉉有言、「高文大冊用篆籀、尋常簡牘用艸隸、」校定說文敘 自秦漢而已然。故後世書體遞變、亦祇演成三種：

一曰篆　古文籀文秦篆屬之、

二曰隸　古隸八分眞書行書屬之、

唐時、唐元度張懷瓘咸論十體書、而命名不盡同、以懷瓘書斷所論爲勝、然亦有謬處、茲略正之如次。

一、古文　案、謂倉頡作、是也。

二、大篆　案、謂太史籀作、是也。

三、籀文　案、分大篆籀文爲二、非也。

四、小篆　案、謂李斯作、是也。

五、八分　案、謂秦王次仲作、故列於隸書之前者、非也。而又謂爲即章程書者、更非也。王僧虔曰、「鍾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秘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押書、相聞者也。」能書 人名 朱長文曰、「鍾繇善三色書、最妙者八分也。」墨池編 是所謂銘石之書者、八分也。故王云最妙、而朱亦云最妙也。吾家南原隸辨之說 然則章程書者、乃即所謂正書者耳。章續五十六體書亦謂「八分、魏鍾繇謂之章程書」、與書斷同一謬誤、

六、隸書　案、謂漢陳遵善隸書、爾後鍾元常王逸少各造其極、則可見此隸書與唐六典之所謂隸書、皆即今正書也。

聚天下之貨。繫辭下 漢書云「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食貨志 史記亦言「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布或刀或龜貝」。平準書 則是貨布之由來至遠也。梁劉潛泉圖記顧烜泉譜為攷古錢之始、書皆亡佚。然唐釋慧琳一切經音義云「唐虞夏殷皆有錢、」卷五十二 或其遺說。乃宋鄭樵通志羅泌路史皆言三皇五帝之泉幣、自爾以後、不能逾其範圍。清世李佐賢古泉滙倪謨古今錢略二書最詳贍、凡鄭羅二家所採者、猶及見之。如太昊幣、葛天幣、黃帝幣、少昊幣、高陽幣、高辛幣之類、皆是。然李倪固莫敢質言其確也。雖劉師述作虞夏贖金釋一卷、證言虞布幣即舜 安邑布幣即禹 當綏布等為虞夏之物、而吉金古文家復否認之、如馬昂貨布攷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等書 則近跡唐虞猶未敢定矣。

二、金石古文家　此惟宋攷古學者如董逌廣川書跋有議及五帝遺器文字、而近代攷古金文者、則莫有能搜證及之、故可弗論。

然則由此二派者、不能證確今日三皇五帝有遺器文字可覿、則亦無有乎爾。不得已而推跡三代吉金古文、以間接證知之、是或一道也。淳化閣帖有蒼頡書、係偽作。

三曰草、古草章草今草、屬之其詳、讓諸下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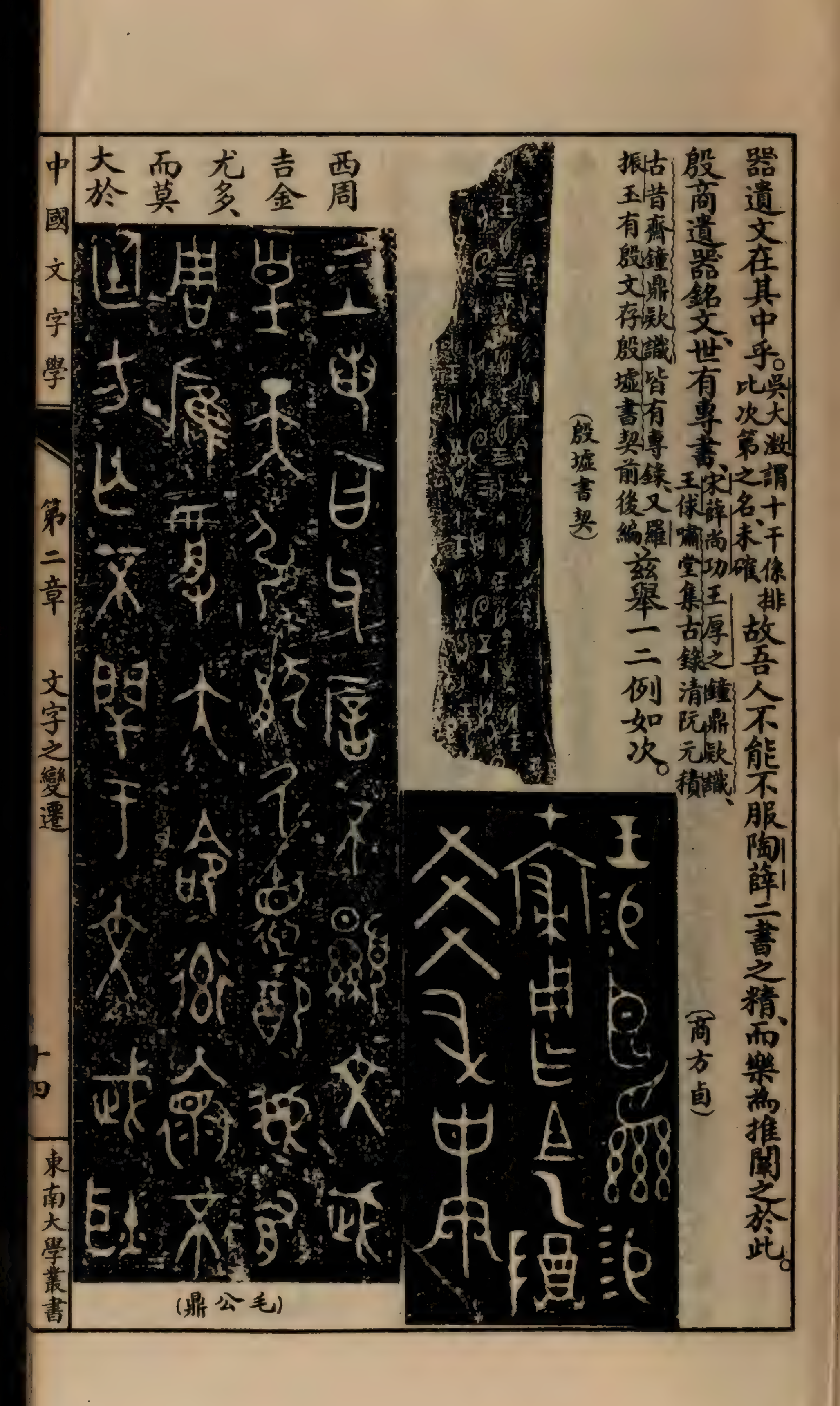
第二節　三五金石遺文

遂人伏羲神農為三皇、黃帝顓頊高辛堯舜為五帝。自遂人伏羲始名物蟲鳥獸、而有遺文之八卦。雖易首乾連山首艮歸藏首坤、三易各不同、而卦畫則未或改也。黃帝正名百物、而有遺文之六書。雖許慎曰、「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說文敘 然其所謂體、亦適如說文或體之體耳。是故有大同異焉、有小同異焉。八卦六書有相通之跡、相殊之形、均見前章第一節 是其大同異者也。八卦六書二者又自各有同異、是其小同異者也。語曰「百聞不如一見」、故欲覩同異、莫如證以經久不渝之金石。遂人河圖刻於石。易緯通卦驗 太古占候靈文、伏羲時鐫諸玉。內經天元紀大論王冰注 黃帝之史孔甲垂盤盂銘、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補注引七略。 盤盂者鐘鼎也。漢田蚡學盤盂諸書、漢書本傳 是五帝遺器文字、漢世猶及見之也。漢後治古代遺器文字之學者、有二派：

一、古貨布家　所徵至遠。夫管子「稱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揆度篇 易稱「神農日中為市、

器遺文在其中乎。〔吳大澂謂十干係排比次第之名、未確〕故吾人不能不服陶薛二書之精、而樂為推闡之於此。

殷商遺器銘文、世有專書、〔宋薛尚功王厚之鐘鼎款識、王俅嘯堂集古錄、清阮元積古昔齋鐘鼎款識、皆有專錄、又羅振玉有殷文存殷墟書契前後編〕茲舉一二例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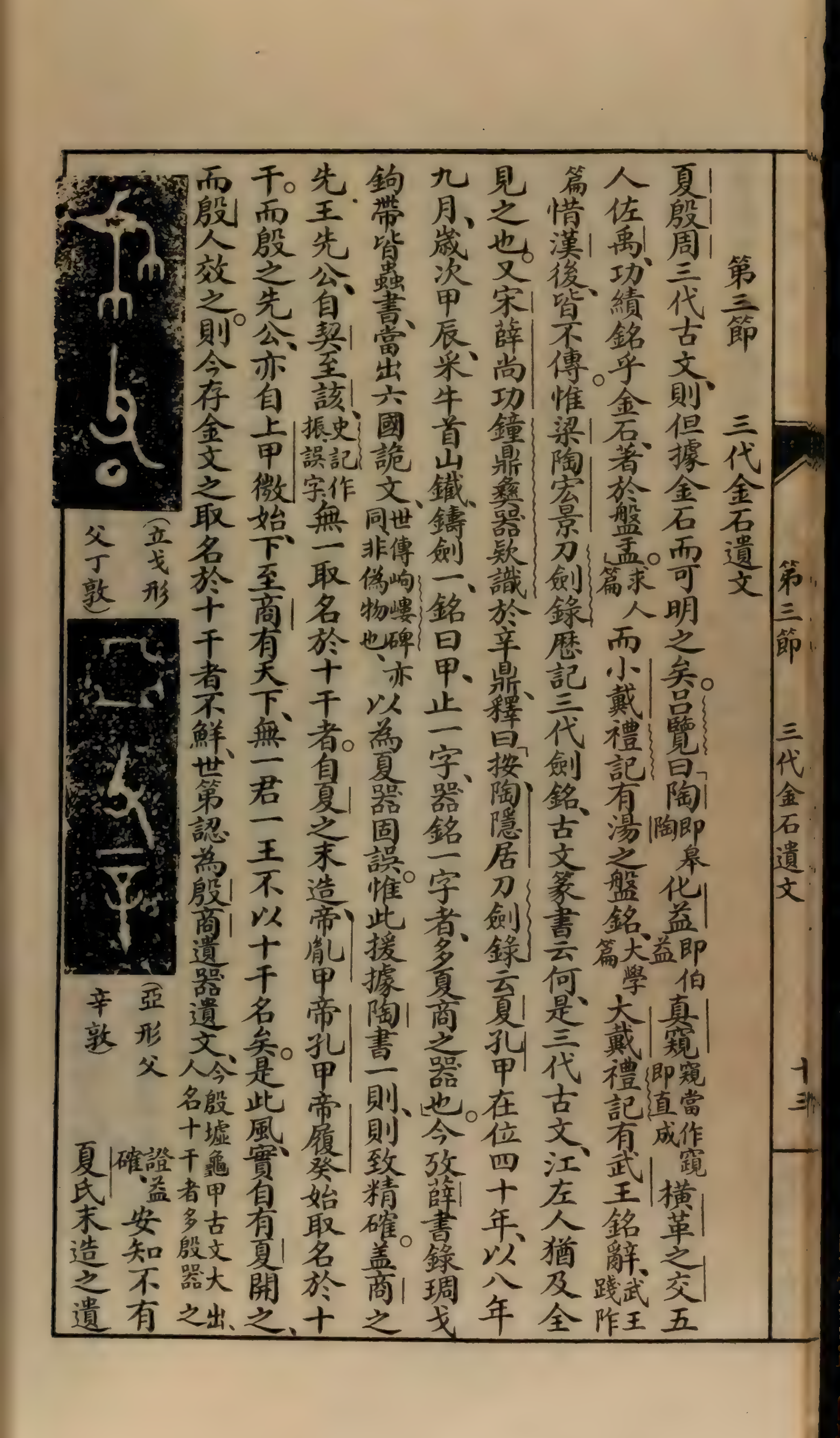


（商方卣）

（殷墟書契）

（毛公鼎）

西周吉金尤多、而莫大於



第三節　三代金石遺文

夏殷周三代古文、則但據金石而可明之矣。呂覽曰「陶（即皋陶）化益（即伯益）真窺（窺當作竊、即直成）横革之交五人佐禹、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求人篇）而小戴禮記有湯之盤銘、（大學篇）大戴禮記有武王銘辭、（武王踐阼篇）惜漢後、皆不傳。惟梁陶宏景刀劍錄歷記三代劍銘、古文篆書云何、是三代古文、江左人猶及全見之也。又宋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於辛鼎釋曰「按陶隱居刀劍錄云夏孔甲在位四十年、以八年九月、歲次甲辰、采牛首山鐵、鑄劍一、銘曰甲、止一字、器銘一字者、多夏商之器也」。今攷薛書錄琱戈鉤帶皆蟲書、當出六國詭文、（世傳岣嶁碑、亦同非僞物也）以為夏器固誤。惟此援據陶書一則、則致精確。蓋商之先王先公、自契至該、（史記作振、誤字）無一取名於十干者。自夏之末造帝胤甲、帝孔甲、帝履癸始取名於十干。而殷之先公、亦自上甲微始、下至商有天下、無一君一王不以十干名矣。是此風實自有夏開之、而殷人效之。則今存金文之取名於十干者不鮮、世第認為殷商遺器遺文、（今殷墟龜甲古文大出、人名十干者多殷器之證、益確）安知不有夏氏末造之遺

（立戈形父丁敦）

（亞形父辛敦）

一、史籀之人名與時代　漢志謂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又謂「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是其於周宣王太史下、未著一籀字也。自說文叙云「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始於太史下、著一籀字矣。（漢書元帝紀贊注、應劭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則更言太史史籀矣。）然則近人謂史籀篇者、猶倉頡篇、其書開端、蓋云太史籀書、（猶云太史讀書。籀讀同義字、亦作緐。）從而以發端二字、名其書、為古書之慣例、言或億中。惟與說文不符耳。至宣王太史既作之、遂為周時教學僮書、攷史記年表始共和、墨子引諸國春秋亦上逮宣王而止、豈爾時固為西周之一新紀元歟。

二、史籀之書名與字數。　倉頡以來、字書無徵、（鶡冠子近迭篇云「倉頡作法、書從甲子」、此歷術也、然六書有轉注、即倉頡有字書之證、）而史籀遂為字書之鼻祖。然漢人亦單稱之曰史篇、漢書王莽傳「徵通史篇文字」、孟康曰「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此義詳下）說文奭匋姚三字、亦俱引史篇之說、皆其證也。（元帝紀贊、元帝善史書、應劭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誤據其說、非也。當以錢大昕三史拾遺謂史書即隸書之說為確）至史籀十五篇之字數、攷漢官儀云「能通倉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杜佑通典引）與漢志言「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云云、說文叙言「學僮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云云、均合。惟漢志於乃得為史下、說文於乃得為吏下、皆言「又以八

近出之毛公甘公二鼎、攷者謂皆係成王時物。（吳大澂愙齋集古錄）茲舉二器文例如次。

（盂　鼎）

由以上諸遺器文觀之則三代文字之變遷無多也。

第四節　籀文

漢志史籀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而盡亡於東晉之世、自來無異議。乃近人始有疑之者、（王國維史籀篇疏證）然大要有二事當明、則舊說未盡非也。

謂「宇文周時物」、獨鄭樵曰「以也為殹、以丞為丞、殹見於秦斤、丞見於秦權、石鼓固秦文也。」石鼓音序、見寶刻叢編、案以也為殹、亦見秦詛楚文、秦新郪符、近人遂謂「石鼓出唐關西道鳳翔府之天興縣、故秦雍縣地、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當為秦德公以下、十四世居雍之故物。」略據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一期攷鼓文曰「汧殹沔沔」、汧為弦蒲藪、在雍西北、汧渭之間、本秦舊封、鼓文自明。惟其言及「天子嗣王」、據古文苑及薛鐘鼎似當為秦穆公之世、天子致伯、史記秦本紀而刻石紀功者。今以其字體近籀文、並坿論焉。

石鼓文

體試之」漢志今本誤八為六此則漢志明云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故漢尉律承秦而秦承周、其首云「諷書九千字」、蓋猶沿周制。次云「又以八體試之」、則秦人增益之制也。漢世學僮猶最初學書、王充論衡自紀篇云「充為小兒六歲教書、八歲出於書館、充書日進」是其證也。又漢志或不以史籀為人名、故祇云「諷書九千字」、而說文以史籀為人名、故增伸之曰諷籀書。然則唐張懷瓘定史籀大篆十五篇九千字、書斷清桂馥釋之云「十五篇斷六百字為一篇、共得九千字」說文義證均非空言巧合、明矣。

故曰舊說未盡非也。今說文所錄籀文、才二百二十三字、及艸部大篆从茻之五十三字、雖未免傳寫失真、而較之所錄古文或殊、比之今存金石龜甲古文亦微異。羅振玉王國維說大抵結體每涉繁複、象形象事之意少、而規旋矩折之意多、殆出西周尚文之時、而與石鼓秦刻石及說文所錄之篆文極近。蓋秦居西周故都、習用其文字、故以列八體之首歟。若夫宋翟耆年籀史、清莊述祖古籀疏證、孫詒讓古籀拾遺、吳大澂說文古籀補、皆錄金石古文、而合籀於古文、亦隱符孟康漢書注之說。

石鼓至唐世始為人知。辛氏三秦記曰「秦武公都雍、陳倉城是也、有石鼓山」後漢書郡國志注引是不知山因石鼓而得名、抑石鼓因山而得名也。自來釋石鼓者紛如聚訟、或謂周成王時物、或謂宣王時物、或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論語故作春秋、譏世卿、變文反質、而六藝自成一王法、其字體所以稍簡者、豈亦寓有反質之意歟。總之、孔壁古文、上包百王、未易輕論、或詆之為六國時書、詭更正文、殆過矣。

秦始皇二十六年、書同文字、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復申其同書文之令、使天下無以古非今、史記始皇本紀李斯傳古文今文之目、由此起矣。書緯曰「秦改古文以為小篆及隸字」考靈曜司馬遷曰「秦撥去古文」史記自序揚雄曰「秦剗滅古文」劇秦美新許慎曰「秦初有隸書、以趣約易、古文由此絕矣」說文敘然此皆指其不為日常行用而言、學士大夫之治古文者、固未嘗絕也。又古文有科斗書之名者、起於漢末。盧植上書、有「古文科斗、近於為實」一語。自是鄭玄書贊、衛恆四體書勢、偽孔安國尚書序、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王隱晉書束皙傳、皆有此科斗一語矣。不特此也、今晉書束皙傳又以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為科斗書、東漢古文盛行、必顯節陵策文、作孔壁書體、書正義引束皙云「盤庚序、將治亳殷、孔子壁中書作將始宅殷」可證束皙見孔壁中書則凡漢人篆書亦謂之科斗書、而不限於古文矣。

晉書衛恆傳載所作四體書勢、其敘古文云「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古文、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

第五節　孔氏古文

漢志言史籀者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說文叙申之曰、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是欲以一孔氏壁中古文、而推及五帝三代古文也。蓋六藝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尤以尚書為最古、所錄之文、即三五之遺也。說文全書所載古文重文五百字許、不外壁中書及張倉所獻、而在正篆中者亦然。至其與史籀大篆或異者、明非大異也。且說文叙又曰、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此自相似一語、大略言之、今存春秋時晉定公鼎、戰國時秦昭襄王甲午簋、諸器文字、皆與商周金文無異、而與說文所載孔子壁中古文則異矣。故吳大澂曰、說文中古文皆不似今之古鐘鼎、亦不言某為某鐘、某為某鼎字、必響拓以前、古器無氈墨傳布、許君未能足徵。（說文古籀補叙）然吳說亦失之拘、蓋古人書諸竹帛、與鏤諸金石者、不必同體。且書斷曰、周幽王時、又有省古文者、今汲冢書中多有是也。（見法書要錄）是同一書諸竹帛、而文字尚有二體。（羅振玉殷墟書契考釋謂古人文字已有繁簡兩種、則求諸金石遺器而亦然）況以金石與竹帛不同、而豈能一式乎？大抵六藝詩書禮樂易春秋古文各不相同、必原始如是。唯孔子能博習之、而形體頗較籀篆為簡。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於小篆、初師李斯嶧山碑、後見孔子吳季札墓誌而變。（述書賦注）嚴可均曰「李子聘上國、喪子於嬴博之間、見檀弓。此蓋孔子使子貢觀葬後題字、當以於虖有吳延陵君之子之葬句、唐宋人不識篆文、釋葬為墓、非也」（全上古三代文目錄）然今江蘇江陰石刻有二、一在季子廟、一在吳氏宗祠、一同十字、與宋搨淳化閣帖十二字本不同、且字方近隸、未敢定為孔子手書。

第六節　篆文

秦火一炬、文史中斷、故文字之中興統一、又必自秦漢之篆隸始也。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書同文字、故說文敘謂「七國文字異形、秦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而漢書尤詳述之曰、

漢興、閭里書師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倉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楊雄取其有

其形。（衛恆即衛宏、恆宏通用字、見孫詒讓衛宏詔定古文官書攷、）攷魏三體石經中古文、多爲郭忠恕汗簡所收、洪适隸續載三百七字。今殘石存者、清黃縣丁氏所得、及民國十一年洛陽新出土拓本、其字形皆豐中銳末、與科斗之頭麤尾細者略近。則所謂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者、此其是矣。而恆謂其轉失淳法、然則邯鄲淳所傳之古文體勢不如是也。邯鄲淳所傳古文不如是、則淳所祖之孔壁古文體勢、亦必不如是也。（案隋書經籍志謂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則衛恆曾見孔子壁中書、必邯鄲淳書與孔壁古文無異、）是故、今說文所載古文籀文、皆豐中銳末、（薛氏鐘鼎欵識字形亦然、同一謬誤。）就書寫之體勢而言、可謂之失真、而字形之構造失真與否、則尚難言之。

又孔子書季札碑、與石鼓同發現於唐、唐玄宗敕殷仲容摹搨其本、大曆十四年、潤州刺史蕭定重刊於石。（徐官古今印史）李陽冰工

（孔氏古文）
（魏正始三體石經中）

或體　為小篆之殊文、亦古籀之異體。如祀下云「禩、祀或從異、」淵下云「㴊或省水。」

通人說　亦小篆之殊文。如䖍下云「鳷、司馬相如說䖍從赤、」蓋凡將篇如此作。然此類字所从之聲、大率與正篆不同韵部、當由後世音變、或方言不同、與古乖異、因改易其聲也。

俗體　亦小篆也。謂之俗者、世俗通行之體如此。如䠶下云「躬、俗从弓身、」時通行作躬也。兂下云「簪、俗兂从竹朁、」時通行作簪也。其為秦篆別體、抑為漢篆、不可復考。

奇字　即壁中古文之異體、其形奇詭難解、如倉下云「仺、奇字倉。」

祕書說　祕書、謂緯書也。如䁥下云「䁥、祕書䁥从戉、」易下云「祕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其說字形、大抵乖於六書。然為緯書所遵用、緯書者古史也。漢時猶在史官、（俞正燮癸巳類稿緯書論）故說文間錄其字體、以備一說。

此可見說文一書、在當時雜糅古今諸體、其所包秦篆之數、今已不盡可攷。且秦作小篆、本亦古籀之一變相。班固許慎皆嘗謂其文字取諸史籀篇、或頗省改、因而致異。然尚未盡、張行孚曰、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桂氏馥孫氏星衍謂「即史籀大篆九千字、」段氏玉裁謂「自秦至司馬相

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又易倉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班固自謂也）復續楊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藝文志）

又唐張懷瓘曰「漢和帝時、賈魴撰滂喜篇、以倉頡為上篇、訓纂為中篇、滂喜為下篇、所謂三倉也。皆用隸字寫之、隸法由茲而廣。」（書斷）徐鉉亦曰「賈魴以三倉之書、皆為隸字、隸字始廣、而篆籀轉微。」（說文篆韻譜叙）此皆秦作小篆、至漢流變之大略也。今三倉凡將元尚諸篇盡亡、急就亦久已為隸書、惟許慎說文一書尚存。其言曰「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說文叙）篆文者、指倉頡篇及司馬相如以下續作者而言也。古籀則孔氏古文、及史籀大篆九篇是也。蓋三倉者秦漢之大字典也。但皆以韻語成書、而說文乃以轉注建類部居文字、事近創例、故曰今叙云爾。雖然、其書所收字體、細攷之、實有左列之數種。

古文　已見前。

籀文　已見前。

篆文　即小篆也、亦見前。

秦刻石　亦小篆也、如攸下云「汥、秦刻石、繹山文攸字如此。」

刀為小篆。𦽏籀文蓐、而茻辱為小篆。蔙籀文薅、而娠為小篆。孩古文咳、而子亥為小篆。嚞古文哲、而吉為小篆。呇古文君、𢦏古文兵、而収口斤皆為小篆。歗籀文嘯、而欠肅為小篆。啺古文唐、周古文周、而昜用為小篆。𠯑古文吝、㘙古文嚴、而辵叙為小篆。𧺠古文起、䢲籀文述、而辵巳秝皆為小篆。𡚒籀文歸、疋古文正、而帚足皆為小篆。愇籀文韙、而心韋為小篆。逋籀文逋、匬古文簋、而捕飢為小篆。岓古文近、遬籀文速、而止敕為小篆。艁古文造、拪古文遷、而舟告手西皆為小篆。𡰥古文徙、𨗨古文道、逷古文逖、而米寸易皆為小篆。馭古文御、孠古文嗣、而馬又司皆為小篆。𧥣古文詩、暮古文謨、而㞢莫為小篆。𠳟籀文訇、這籀文誕、䛦古文訟、誚古文譙、而勻善谷肖皆為小篆。䜬古文僕、𢦦籀文戴、而臣業戈異皆為小篆。𦥑古文與、𨑇古文農、而与林辰皆為小篆。𩏽古文鞭、兂古文孚、而㠭爪為小篆。𦐇古文彗、𢡶古文肅、而習聿為小篆。𡐦籀文臧、𢓊古文徹、而臧鬲為小篆。𢼸古文睦、𦓁古文教、而𡗗囟孝皆為小篆。鷄籀文雞、鶵籀文雛、而鳥奚芻皆為小篆。鵰籀文雕、鷹籀文雁、鴟籀文雖、䳄籀文雁、鷂籀文雁、而周雁氏户酓皆為小篆。鸓雖古文鶪、䳅籀文𢑏、而隹華為小篆。𡕥古文殪、𠔁古文腆、而壴典為小篆。剆籀文則、𠢴籀文剁、而刀鼎㓞各皆為小篆。𥝢古文利、

如以前篆文止有三千三百字、說文不皆本於古籀、然二說皆無證據。愚以說文本書證之、竊謂桂孫之說為近。蓋說文之字、有已廢為古籀、而見於小篆偏旁者。有仍作為小篆、而見於古籀偏旁者。如於、古文烏、而菸淤等字從於。癸、籀文𥎆、而睽揆等字從癸。𡈈、籀文囿、而[illegible]字从𡈈。二、古文上、而帝旁等字從二。𦣝、籀文𦣞、而[illegible][illegible]等字從𦣝。𢝊、籀文婚、而轋幔等字從𢝊。頁、古文首、而頌顚等字從頁。𦣻、古文百、而𩠐字從𦣻。亣、籀文大、而奘奚等字從亣。[illegible]、籀文誖、而[illegible][illegible]等字從[illegible]。殸、籀文磬、而聲罄等字從殸。𤓽、古文保、而保字從𤓽。皀、古文叀、而𣪘字從皀。𡴎、古文睦、而賣字從𡴎。𣪊、古文叡、而殿字從𣪊。卤、籀文西、而逌字從西。𠀠、籀文箕、而期斯等字從𠀠。𡴀、古文嶽、而[illegible]字從𡴀。丽、古文麗、而麗字從丽。朋、古文鳳、而輣弸等字從朋。囪、古文囪、而黑字從囪。侌、古文霒、而陰字從侌。𠔀、古文終、而冬[illegible]等字從𠔀。求、古文裘、而賕逑等字從求。𢇍、古文絕、而斷字從𢇍。[illegible]、籀文嗌、而[illegible]字從[illegible]。㑀、古文夙、而宿字從㑀。𠟍、籀文銳、而罽字從𠟍。凡此、皆已廢為古籀、而見於小篆偏旁者也。如雱、籀文旁、而雨方為小篆。[illegible]、籀文禱、[illegible]、籀文[illegible]、而真夂[illegible]示皆為小篆。[illegible]、籀文祟、而祟為小篆。珇、古文瑁、而王目為小篆。𤥥、古文玕、而旱為小篆。[illegible]、籀文薇、而艸𢼸為小篆。[illegible]、古文毒、而菑

區秦昌皆為小篆。𡨋古文煙、災籀文烖、𤆁古文光、烾古文赤、而𡨋巛火炗皆為小篆。𢘓古文悟、𢘓古文悉、鐇古文戀、而心既鍇皆為小篆。（秦刻石金、正作𨥥、此秦篆亦即古文之證）忘古文恐、瀁古文漾、而工養為小篆。𤰝古文く、𧖴籀文𧖴、𧢂籀文覛、而川𠂢見為小篆。𩁹籀文霚、𩃬籀文𩃬、而雨矛負皆為小篆。戹古文戶、𨵦古文閔、而戶門為小篆。𢡱古文閔、䎽古文聞、而𡭴昏皆為小篆。𧭒古文𢮈、𠥿籀文柩、𨫨籀文𧆮、而𨫨舊缶皆為小篆。弜𢏚、古文弻、而弓弜弗皆為小篆。𢡱古文𢡹、緐籀文系、而旱絲為小篆。𢇍、古文絕、𧶠古文續、線古文綫、而糸𧶠貝泉皆為小篆。𦃇古文𧒂、𧖟籀文𧒂、蟲古文𧕾、而夆氐蚰象皆為小篆。𢦔古文𧖁、𡌚古文𧖁、而𢦏年為小篆。𩫖籀文堵、𩫖籀文城、而𩫏者成皆為小篆。堇古文𡎸、𡑂古文艱、而黃堇喜皆為小篆。𠡦古文勳、𢐣古文彊、𣪘古文毀、而力員彊殳臼皆為小篆。鍾古文動、𢜔古文勈、而重甬為小篆。叶古文協、而曰十為小篆。銕古文鐵、珇古文鈕、𠟭籀文銳、而金夷丑剡皆為小篆。𧵩古文𧶠、𩏂籀文陴、而𧶠卑為小篆。𡖀古文𥜽、𠌿古文禹、𠃟籀文乾、而内乙為小篆。𢦩古文成、𤔡籀文辭、而午冏為小篆。𩱿籀文酸、𧟓籀文𤙭、𧀿古文醢、而酉畯皿卤有皆為小篆。凡此皆仍為小篆、而見於古籀偏旁者也古籀之偏旁、既為小篆、則此小篆之即為古籀、明矣。況

劒、籀文劒、而禾僉為小篆。匿、古文簋、速、籀文迹、而夫朿為小篆。鞈、古文𩋡、𧖎、籀文融、而合蟲為小篆。形、古文丹、𢍘、古文𢍘、而彡井為小篆。恁、古文飪、𥁒、籀文鋪、匭、古文𠤳、而任浦軌匚皆為小篆。饕、古文飽、䬧、籀文饕、而丣食虎皆為小篆。侖、籀文侖、厌、古文矦、𥎦、古文全、而亼矢全皆為小篆。宊、古文容、厚、古文厚、而公后土為小篆。牆、籀文牆、𦏶、古文舞、而來亩羽皆為小篆。𦵏、古文麓、兟、古文棄、而氣入廾几皆為小篆。匩、籀文梧、鎜、籀文槃、而不般為小篆。㚆、古文㮑、鼎、籀文員、䝿、古文賓、贛、籀文贛、而鼎完章貝皆為小篆。岇、古文邑、穷、古文貧、而山分為小篆。胮、籀文癃、明、古文朙、而夅月為小篆。㞷、古文邦、𣐈、古文郣、佰、古文夙、而田支西皆為小篆。稅、籀文稷、囧、古文网、而𡵉亾為小篆。𦊨、籀文罝、㑍、籀文仿、而网虘丙為小篆。褫、古文表、𧝓、籀文襲、而鹿龖為小篆。皇、古文𡈼、監、古文監、而壬臥為小篆。屋、籀文屋、舦、古文艆、而尸厓人皆為小篆。貌、籀文皃、𥂕、古文𠑹、而豸皃品皆為小篆。飲、古文㱃、𣲗、古文次、而今秫為小篆。顏、籀文顏、額、籀文頌、頪、籀文頪、而彥頁容夾皆為小篆。甸、古文甸、羑、古文𦍩、而勹亘久皆為小篆。𢊁、古文廡、廇、古文廟、而無广苗皆為小篆。厈、籀文厂、厍、籀文仄、而厂矢為小篆。𦃃、古文豫、騅、籀文騅、駱、籀文駕、而号𣭗牛皆為小篆。毆、古文驅、𩧎、籀文𩧎、而攴

戶○匚為籀文匚、而簠古文作医、即從匚○彡為古文馬、而御、古文作馭、即從馬○𨤾為古文金、鏧古文作鐳、從金、知金亦為金古文、而鐵古文作銕、即從金○朮為古文示、而禱、籀文作𥜽、社、古文作䄇、即從示○𢼊為古文養、而漾古文作瀁、即從養○𦣻為古文頁、顏古文作𩔖、頰古文作𩓑、皆從𦣻、知𦣻為頁古文、而頌古文作𩔁、即從𦣻○凡此有古籀者、其小篆即皆古籀、證據並在本書、可覆按也○然則謂有古籀者、其小篆皆李斯所省改、豈其然乎○且段氏據古旁字作㫄、謂李斯改一作二、則為小篆○然愚攷古文示字作朮、而籀文禋字作𥛷、禱字作𥜽、古文社字作䄇、其偏旁已皆作示、安在旁字從二、即為李斯所改乎○段氏改古社字作䄇、於示部中禋禱諸字古籀文、並未檢閱、可謂疏矣、乃知古書未可輕改也、夫小篆已為古籀、而小篆外復有古籀者、蓋歷代文字各有增易、其古籀相同者、李斯既錄之為小篆矣○而其不同者、錄古文則遺籀文、錄籀文則遺古文、此今之說文所以既有小篆、復有古籀也○其一字有數古文者、則歷代所增益也○然則其間雖非竟無李斯所改者、要亦寥寥而無幾矣○竊疑李斯下令但取民歸於一塗、無有異議、而未必求事事己出○所以詩書之說、與秦法異議者、即棄市○易經為秦卜筮所用、即因仍而不焚○不然同一古聖典籍、何或焚或用哉○然則其於文字、亦但恐古籀兩行、則公私文字不能歸於劃一○所以一字而古

其餘善射斆仝隸爽龔巺啚𩏑市𣏟𣏟[illegible]臣等字之有篆文者、據段氏說、其本字亦莫非古文古籀、不盡如此、然即此可見其多、然則小篆之為古籀者、如此其多矣。段氏謂小篆之於古籀、或存之、或省改之、其說固然、而又謂凡有古籀者、其小篆皆李斯所改省、豈篤論哉。信如段氏說、則凡有古籀者、必其小篆皆非古籀、可也。然今即說文攷之、如玉周言叡典女工目舞酉䍃网辰子雨戶匚馬金示養頁等字、其小篆下皆有古籀、而攷諸古籀偏旁、則此玉周言叡典工等二十二字、其小篆亦莫非古籀、如𤣩為古文玉、而璿古文作璿、玕古文作𤦡、即從玉。周為古文周、而雕、籀文作鵰、即從周。[illegible]為古文言、如詩古文作[illegible]、信古文作[illegible]、皆從[illegible]、知[illegible]為言古字。而譙古文作誚、即從言。叡為古文叡、而嚴古文作𠪚、即從叡。𥫩為古文典、而腆古文作[illegible]、即從典。𢀚為古文工、而巨古文作𢀚、即從工。𡚥為古文女、奴古文作𠈈、姻籀文作𡛀、知𡚥為女古文。而妻古文作𡜌、妣籀文作𣬸、即從𡚥。囧為古文目、而睘古文作𥇍、即從目。𦏏為古文舞、而廡籀文作𢊁、即從𦏏。丣為古文酉、而牆籀文作𤖯、即從酉。䍃為古文䍃、而辭古文作𤔔、即從䍃。网為古文网、而罝籀文作𦊔、即從网。𡿪為古文辰、而農籀文作𨐮、即從𡿪。𢀈為古文子、而嗣古文作𠛪、即從子。𠕲為古文雨、而霰籀文作𩃬、即從雨。𢩉為古文戶、而雇籀文作鳸、𢀈古文作戺、即從

傳弟子、蓋知之矣。唐以後、學篆者、奉李斯手書為宗。然秦有泰山琅邪之罘碣石會稽嶧山嶧山史記不載、然非偽作六刻石、今僅存泰山殘石二片耳。藏泰山頂嶽廟、僅存十字、或曰琅邪亦有存石數字、如嶧山唐野火焚毀、徐鉉撫本、宋鄭文寶重刊、今在西安府學、碣石徐鉉臨本、清江陰孔昭孔有雙鉤本、同治六年木刻尚見撫本、而秦權量詔版文、或據李斯獄中上二世書、史記本傳謂亦斯書、但其字形結體多方、兼為古隸、顏氏家訓書證篇不可不辨。元吾丘衍學古編遽謂秦隸即秦權量上刻字、清王懿榮漢石存目亦以篆書之祀三公碑、潁川太守陽囗泰室闕銘為古隸書、此皆不知其體乃篆而兼古隸書。

（秦權量）

第七節　隸書一　正書、真書、行書

秦漢統一、地廣事繁、文利省便、隸書遂代篆書而興矣。漢書藝文志、說文敘、皆謂秦獄多事、初有隸書、以趨約易、而施之於徒隸、故謂之隸書。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作之。然說文敘有錯簡、誤以程邈

籀不同者、既行古文則廢籀文、既行籀文則廢古文、但有整飭、而無改易也。觀乎一二三為最初之古文、今轉為小篆、而後出之弌式弎、反為古文、可見當時所遵行、雖創始之文、亦為小篆、當時所不用、即後出之字、亦為古文也。據此、知許君所云「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者、蓋據秦所行用言之。蓋秦所行用、雖籀文亦名篆文、秦所不用、始名古籀也。不然、說文所云篆文、何以明明有古籀哉。然則說文所存文字、固灼然五帝三王之迹所存、豈可謂其出於李斯而輕視之也哉。說文發疑三

張君此說、雖未及今本說文古籀、有傳寫失真者、然要可知小篆與古籀、本不可分離、明矣。而篆書上包古籀、則統古籀篆三者、名曰篆書、亦奚不可者。是故秦作篆書、非字字由己出也。孔子曰「述而不作」、李斯為孔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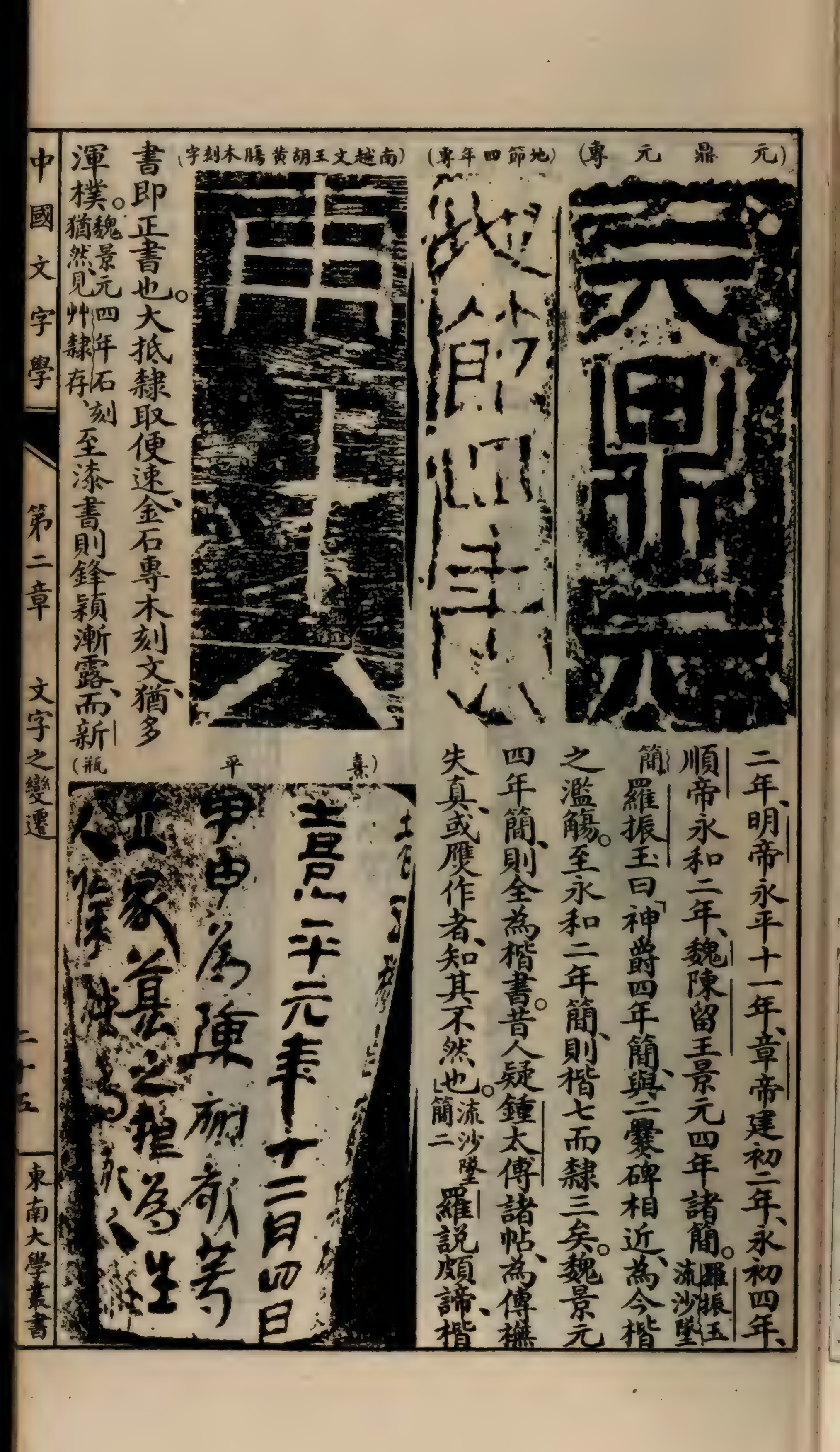
(泰山刻石)

（秦二世詔版）（楊厨鼎）（承安宮鼎）

徐鍇曰「程邈隸書，即今之隸書，而無點畫俯仰之勢，故曰古隸。」（說文繫傳）洪适曰「隸法雖自秦始，未有點畫俯仰之勢。終西京之世，學士大夫不留意此，故鼎彝所識、碑碣所刻，皆不復用之。」（隸釋）宋人之說如此。攷西漢款識，如楊厨鼎（漢宣帝地節二年）承安宮鼎（宣帝甘露二年）銘文、碑刻如魯孝王刻石（宣帝五鳳二年。吾家南原隸辨目以為古隸書，而王懿榮漢石存目以為八分，蓋誤。）萊子侯刻石、（始建國天鳳三年）皆當為隸書，則洪氏謂西京不以隸書用諸鼎彝碑刻者，未盡然也。（或謂西京自有

作隸書、係諸王新六書之篆書下、故衛恆四體書勢因之、遂亦謂程邈作篆者、非也。今所當辨者、「蔡邕曰、程邈刪古立隸文」、聖皇篇 王僧虔曰「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繫雲陽獄、增減大篆、去其繁複、名曰隸書」、徐鍇說文敍注引 此隸出古籀之說也。江式曰「隸書者使下杜人程邈坿於小篆所作」、魏書本傳 張懷瓘曰「程邈益大小篆方圓而為三千」、書斷 此隸出大小篆之說也。然試證諸篆文、烏雲嶽裹鳳古文作於云岳求朋、而隸書則烏於雲云嶽岳裹求鳳朋、篆古並出。篆文冂伔、古文作同侹、而隸亦作同侹。篆文㘸皃、古文作坐兒、而隸即从古文、無從篆文者。篆文要不从女、而隸由古文形變从女。篆文甲、吉金古文作十、而隸於篆文从甲之戒晕皁、皆从古文十作戎早卓。然則隸蓋雜出自古文籀篆三體、籀可包古、則張懷瓘之說為最備矣。且蒼頡爰歷博學并為蒼頡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程邈隸書亦三千、功同李斯又明矣。今人用字亦不過三千、可謂古今人不相遠、又水經注曰「人有發古冢、其棺前和、題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惟三字是古、餘皆隸字」。穀水注 今檢六國貨布文、結體往往近隸、則隸書之由來遠矣。故程邈者、蓋亦述而不作者也。

然程邈隸書不可覩、可覩者秦權量詔版文、猶以篆而體兼古隸而已。夫秦既如此、漢宜更有變遷。



（元鼎元專）

（地節四年專）

（南越文王胡黃腸木刻字）

（熹平瓶）

二年、明帝永平十一年、章帝建初二年、永初四年、順帝永和二年、魏陳留王景元四年諸簡。（羅振玉流沙墜簡）羅振玉曰「神爵四年簡與二爨碑相近、為今楷之濫觴。至永和二年簡、則楷七而隸三矣。魏景元四年簡、則全為楷書。昔人疑鍾太傅諸帖、為傳摹失真或贋作者、知其不然也」（流沙墜簡二）羅說頗諦、楷書即正書也。大抵隸取便速、金石專木刻文、猶多渾樸。魏景元四年石刻猶然見艸隸存、至漆書則鋒穎漸露、而新



（魯孝王刻石）

（萊子侯刻石）

紀元以後、金石銘刻、皆作隸書、更證以近出西漢武帝元鼎元甎、宣帝地節四年甎、均見艸隸存南越文王冢中木刻文、東方雜誌第十四卷第一號、廣州譚鑣上朱省長保存漢初木刻字書云「字畫方整、間有參差、不作俯仰姿勢」言之甚明、東漢靈帝熹平元年解殃陶瓶朱書、則結體漸與正書逼近。又燉煌石室所出漆書殘簡、有西漢武帝大始三年、本始六年、宣帝神爵四年、五鳳元年、平帝元始元年、新莽始建國天鳳元年、地皇元年、東漢光武建武廿

正書者、梁庾肩吾曰程邈所作隸書今時正書是也。書品張懷瓘曰漢陳遵善隸書、與人尺牘主

莽地皇元年簡尤近唐宋人隸書。即八分則正書八分二體皆從日用隸書一體演分而出者明矣。故謂秦隸無點畫俯仰之勢則可西京則必不然矣。

(流沙墜簡漆書)

名者耳。宣和書譜曰「西漢之末、隸字刻石、間雜正書、降及三國鍾繇者、乃有賀尅捷表、備盡法度、為正書之祖、東晉王羲之作樂毅論黃庭經、一出於世、遂為今世不貲之寶」此又推祖鍾王、亦以能書而為後人祖述故也。

上有黃庭下有關元前有幽闕後有命門噓吸廬外出入丹田審能行之可長存黃庭中人衣朱衣關門壯籥蓋兩扉幽闕俠之高巍巍丹田之中精氣微玉池清水上生肥靈根堅固志不衰中池有士服赤朱橫下三寸神所居

(王羲之黃庭經)

酌　輔國

真書者、蓋謂字皆真正、(莊綬甲釋書名)故正書亦名真書、張懷瓘曰「王獻之能作極小真書」(書斷)虞荔曰「梁武帝大通元年、於蔣山埋一鼎、文曰大通真書」(鼎錄)是知正書真書名皆同時而興矣。

行書者、介乎真草兩者之間、兼真則謂之真行、兼草則謂之行書。(宣和書譜)衛

皆藏之以為榮、此其開創隸書之善也。爾後鍾元常王逸少各造其極。以馬斷書斯言也、以後漢陳遵為正書之開創者、蓋祇以能書而得

(鍾繇薦季直表)

第八節　隸書二八分書、楷書

八分書之解、紛如聚訟。晉成公綏隸書體曰、

蟲篆既繁、草稿近僞、適之中庸、莫尚於隸、規矩有則、用之簡易、隨便適宜、亦有弛張、操筆假墨、抵押毫芒、彪煥磥硌、形體抑揚、芬葩連屬、溢分羅行、爛若天文之布曜、縟若錦繡之有章、或輕拂徐振、緩按急挑、挽橫引從、左牽右繞、長波鬱拂、微勢縹緲、工巧難傳、善之者少、應心隱手、必由意曉。

此一段言隸書體、即陰指正書也。宗成云「工巧難傳、善之者少」與歐陽修題蔡君謨茶錄後云「善為書者以真楷為難」、此亦可以互證。又曰、

若乃八分璽法、殊好異制、分白賦黑、棊布星列、翹首舉尾、直刺邪掣、繾綣結體、剩彩奪節、或若虬龍盤游、蜿蜒軒翥、鸞鳳翱翔、矯翼欲去、或若鷙鳥將擊、幷體仰怒、良馬騰驤、奔放向路、仰而望之、鬱若宵霧朝升、遊烟連雲、俯而察之、凜若清風厲水、漪瀾成文、垂象表式、有模有楷、形巧難象、聊舉大體。初學記二十一

此一段言隸書體、則明言八分矣。然則八分之法、出自印璽、故曰八分璽法也。璽形正方、方有四正四隅、是為八方。用筆須八方分布周密、而摹印用繆篆、取屈曲填滿、如綢繆之意、宋黃庭堅明徐官之說、則與

恆曰「魏初有鍾胡二家為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昇」四體書勢鍾胡、鍾繇胡昭也。章續曰「行書、正書之小譌也。鍾繇謂之行押書。」五十六種書張懷瓘曰「昔鍾元常善行押書、其後王羲之獻之並造其極焉。」書斷、案津逮祕書學津討原兩本俱作行狎書、朱善長墨池編作押不作狎、但宣和書譜曰押書、不曰行押書、則似作押為長。

得長風書靈柩幽隔卅年
想律昔痛嘗爲絶盡可

(鍾繇行書)

孔丘升堂墳典之盛
李林梧桐新孰表正

(王羲之行書)

則小篆之捷、隸亦八分之捷、（張懷瓘書斷）此亦謬說、不足據也。然或謂八分者、如八字分散故名、（張懷瓘書斷、釋適之金壺記、吾家南原隸辨多持此說、）則甚近理。蓋西京隸書已多出鋒、如八字者然、新莽始建國漆書簡可證。惟必字字方正、如八字分散、乃為八分之特徵。昔周秦鉢已刻成摹印一體、漢璽筆不出鋒、而方形則甚謹嚴、是知所謂八分璽法者、特字字四方、故云然也。後世如吾丘衍包世臣姚鼐劉熙載康有為諸家說、愈多而愈不得要領、亦可唏矣。（桂馥札樸八云「銘題印璽」八分本即銘石之書也。又繆篆分韻陳鱣跋曰「漢人摹印雜參隸法」豈知晉人本以八分為即印璽法乎。坿記於此。）

漢魏碑石為八分書者、如石經華嶽碑上尊號

(漢石經)　西華)

纏綣同意。故曰分白賦黑、碁布星列、纏綣結體、剩彩奪節也。大抵正書結體近於自然、雖有波勢、以

(古鉥一)

(古鉥二)

(漢印)

(魏印)

趨迅速而必不能齊整。惟八分既限以印璽方格、則如後世習字用九宮格、異常正式、遂成特異之制。故成公綏於正書、祇言「規矩有則」、而於八分乃云「有模有楷」、模楷者模範楷式也、其語意亦特鄭重也。由是言之、古今為八分之說者、是非然否、可判言也。蔡邕曰「上谷王次仲初變古形」(勸學篇)、衛恆曰「秦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四體書勢)王愔曰「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草作隸法、字方八分、言有楷模。」(王愔唐元度皆謂次仲、漢章帝建初中人、是也。而蕭子良謂是靈帝時人、此必因誤讀衛恆四體書勢而訛者。若序仙記謂次仲、秦始皇時人、此邪說不足據。)王說尤為明切、謂「古書方廣少波勢」則八分益增多其波勢也。謂「字方八分」、則比古書方、而更八面布置巧密、尤八分之的詁、足與成公綏說、互相發明。惟古今法書苑引蔡文姬言「其父邕割秦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於是為八分書。」此必非文姬言、隸取二分、篆取八分、適得十分、何八分之有哉。又張懷瓘謂「八分減小篆之半、隸又減八分之半」、又曰「八分

次仲作楷法為八分、而楷之名所由昉。實則楷者法式也。凡書跡有法式可循者、皆可目之曰楷也。故漢世在八分而目之曰楷、魏晉在隸書而亦目之曰楷。晉書曰「李充善楷書、妙參鍾索、從兄式亦善楷隸。」李充傳 高似孫曰「廣內置楷書吏、自晉始。」緯略 蓋魏晉之際、盛行鍾繇書法、故隸亦得目之曰楷矣。趙宋以後、隸書即正書、遂永被楷書之目、而反謂漢碑八分曰隸書。見困學紀聞八、案趙明誠金石錄跋尾十二云「自唐以前皆以楷書為隸、至歐陽公集古錄誤以八分為隸書、自是舉世凡漢時石刻皆目為漢隸」

綜而論之、千年以來、楷書衣被魏晉之化也久矣。惟江左北朝分化、北碑書體、猶沿漢世八分方正之遺型、而與江左書尚鍾王、率取圓扁、近西京舊隸、結體不同。其後隋唐統一、書法復混合南北而成體。宋黃伯思東觀餘論、明李贄疑耀、皆嘗論之、近劉師培君亦謂書法分方圓二派、尤為通說。國粹學報丁未美術篇、書法分方圓二派考、惟劉君中國文學教科書則多謬處。故就美術上而論、則不能盡謂為魏晉之化耳。茲錄東觀餘論一則、如次。

魏鍾元常及士季、晉王世將逸少子敬作小楷法、皆出于遷就漢隸。運筆結體、既圜勁淡雅、字率扁而弗橢。今傳世者、若鍾書力命表尚書宣示、世將上晉元帝二表、逸少曹娥帖大令洛神帖、雖

奏受禪表皆是所謂銘石之書也。然自王

(岳碑)

(鍾繇書上尊號奏)

(衛覬書受禪表)

（乙亥鼎）

鹿頭从廿、卷首从釆也。真出於草、故葩誤則為花、修誤則為脩、嫋誤則為嬝、疊誤則為畳、一隅可以反三。急就篇攷異自叙總之、篆書時代必有草書、草與隸必同出於篆、而不出於隸矣。

隸書取其迅速、而草更速於隸、亦謂之散隸。觀敦煌石室所出漆書殘簡、則隸草二體、幾不可分。後乃演分而為正書八分草書三者、而草書又有章草今草二者之別。章草者、或謂漢章帝好之、或謂施諸章奏、故名也。王愔曰「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麄書之」、然王說非也。漢書藝文志明云「史游作急就篇、皆蒼頡中正字」、篆而非草。漢志固可為急就篇本篆字之證、而衛恒晉人、去漢猶近、尚云不知草書作者姓名、亦可為史游不作草書之證。是必後人多以草書寫急就章、皇象鍾繇衛夫人王羲之皆有遺跡、故有此誤會也。

經摹拓、而古隸典刑具在。至江左六朝、若謝宣城蕭挹羣、雖不以書名世、至其小楷、若齊海陵王志開善寺碑、猶有鍾王遺範。至陳隋間、正書結字漸方、唐初猶爾。獨歐陽率更虞永興、易方為長、以就姿媚、後人競效之、遂不及二人遠甚、而鍾王楷法彌遠矣。

第九節　草書章草今草

草書者、通篆隸皆有之也。許慎曰「漢興有草書、」（說文敘）蔡邕曰「昔秦之時、諸侯爭長、簡檄相傳、望烽走驛、以篆隸之難、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書、蓋今草書是也。」（梁武帝書狀引）衛恆曰「不知作者姓名、」（四體書勢）江式亦曰「莫知誰始、」（魏書本傳）實則凡文物之起、皆起於自然之需要、其後有能者、乃尸其創作之名耳。草書既為人人作書起草之具、成則棄之而不重也、故無能者尸其作者之名。成公綏隸書體曰「草藁近偽、」此可見草書者、即取草創之義也。故草書亦曰藁書、藁亦草也。（蕭子良古今文體、章續五十六種書、皆有藁書無草書。）論語曰「裨諶草創之、」史記曰「上官大夫奪屈平草藁、」（屈原列傳）皆即已有草書之證也。清阮元積古齋鐘鼎款識以戈扶鼎乙亥鼎為皆草篆。劉心源曰「乙亥鼎實晉姜鼎耳、阮止識十餘字。」（奇觚室吉金文述卷十四）又孫星衍曰「草从篆生、故武字先書戈後書止、以止包戈無字上為卌、下為亡、省大省林、稾从禾、釜从父、

（崔瑗草）

（張芝今草）

或借上字之終、而為下字之始。

(急就首專)

(急就首簡)

(皇象書急就篇首)

衛恆曰、章帝時齊相杜度號稱善作。四體書勢 蕭子良曰、章草者、漢齊相杜操始變藁法。書斷 二說似較可據。蓋操字伯度、王海稱杜伯度、故亦曰杜度也。變藁法、蓋變隸藁而別為章草也。

杜既妙擅、崔瑗崔寔父子繼能。然章草字字區別。張芝字伯英、又學崔杜之法、因而變之、以成今草。書斷 比章草則加以流速、上下牽連、

假借造字之本也。

周官保氏注鄭司農云「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

說文敘曰「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

班鄭許三家於六書之名互有異同讓後別論而其序次則班鄭同首象形蓋本歷史世界文字皆起象形是其義也。（有史本於人類發達故為後天）班許僅六書之前四者兩兩互倒餘並同也許蓋哲家說文一書始一終亥是其義也。（哲家推及無史時代故為先天）若鄭司農六書全次世輒詆其凌雜無序然細審之則實有不可易之精義在也。說文敘曰「依類象形」又於會意則曰「比類合誼」於轉注則曰「建類一首」是象形轉注會意三者得以一類字貫之也。此可證鄭說之精者一也。且指事之名事固已而說文又於假借則曰「依聲托事」於形聲則曰「以事為名」是指事假借形聲三者又得以一事字貫之也。此可證鄭說

其草書急就章皆一筆而成世亦謂之一筆書。然猶曰下筆必為楷則號匆匆不暇書也。迨唐世張旭懷素輩出恣意損益字形為鉤連之狀至不可曉世復號曰狂草焉。今也世變日亟而文貴便速、則章草草者猶或可行用乎。

第三章　文字之構造

第一節　六書之次第

文字不外篆隸而其構造必究六書。淮南子曰「見窾木浮而知為舟見飛蓬轉而知為車見鳥跡而知著書以類取之」。(說山訓) 故許慎曰「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之本象也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著于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說文敘) 蓋鳥跡之與造字類也。老子曰「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莊子天運篇) 然其遠源則自倉頡之留鴻爪始也。交遣曰文不殊獸蹄鳥迹之文也浸假而形聲相益以成字又浸假而文字著於竹帛曰書六書之義法大備焉。倉頡非一代一人而六書至周掌諸保氏以教學僮則自古奉為識字之徑涂也明矣。顧漢人述六書者不一、漢書藝文志曰「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

朱駿聲吳善述張行孚吳承志許溎祥邵志純胡琨魏源陳立劉昌齡諸家、為六書之說者、咸無能及此、近惟見黃以周禮書通故、頗知仲鄭、然觀其謂先鄭之意、六書以象形會意轉注為初基、處事叚借諧聲為孳乳、則開口便錯不足論矣。雖然、鄭序之有精意固已、而班許所序亦非無條理也、指事象形為獨體之文、形聲會意為合體之字、轉注為字書之系聯法、叚借為文典之活用法、其旨又不可沒也。試各表三家之特長如次。

班固	象形、象事 → 文；象意、象聲 → 字；轉注 → 字典法；叚借 → 文典法
鄭衆	象形、會意、轉注 → 據物形；處事、叚借、諧聲 → 託人意
許慎	指事、象形 → 先意；形聲、會意 → 尚聲；轉注、叚借 → 同班

故若鄭樵通志曰「六書也者、象形為本、形不可象、則屬諸事、事不可指、則屬諸意、意不可會、則屬諸

之精者二也。大凡天下極繁重之事物、必有極簡單之原理、貫徹其間、是則六書有極簡單之原理原則、舍此鄭許二家之說、又曷以明之哉。

由鄭許合證、則三家好尚不同、或實或虛、實者首象形、虛者首指事、然許序轉注段借、當先段借而後轉注、則無閒矣。爾後述者紛如、晉衛恆四體書勢、北魏江式古今文字表、皆因許序、唐顏師古漢書注、張參五經文字序例、皆因班序、賈公彥周禮疏、因鄭序、南唐徐鍇說文繫傳、宋鄭樵通志六書略、則皆因許名而從班序。若玉篇之序曰、象形指事形聲轉注會意假借、廣韻之序曰、象形會意諧聲指事段借轉注、皆任意掇拾、無足論也。又若宋張有復古編、元周伯琦說文字原、楊桓六書溯源、戴侗六書故、包希魯六書補義、明趙則古六書本義、吳元滿六書正義、王應電同文備考、魏校六書精蘊、咸敘六書、或因或變、而揣測形聲、依文立範、人自為說、陋謬滋多。清世學者攷論、無慮數十家、其著者如戴震作六書論、江聲作六書說、曹仁虎作轉注古義攷、夏炘作六書轉注說、而段玉裁、王筠（說文釋例）、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輩、更號論列精當、然大抵尊許崇班、而從無伸鄭司農之說者、豈千年莫闡之墜緒、將待吾而發之乎。（宋明以來、鄭樵、張有、戴侗、周伯琦、舒天民、魏校、趙宧光、吳穎芳、楊錫觀、方中履、王鳴盛、江聲、戴震、陳鱣、孔廣居、孫星衍、王紹蘭、徐養原、曹應鍾、王筠）

名物蟲鳥獸、黃帝正名百物、詩人比物連類之恉具矣。今史篇雖多亡佚、而急就篇云「分別部居不雜廁」、不猶可見會意比類轉注建類之義法始此哉。

二、事　易大傳曰「通變之謂事」、蓋於文事从史从屮、（古金文如是、篆變从㞢、亦同意）屮徹古今字、徹者通也。形不可象、通以指事而顯其理、是事理之義也。指事之次而取聲、以全字為聲者、形聲也。聲則無勿名矣、是事名之義也。故事有事理事名二義也。今之注音字母、取古來反切、而別易之以簡易之符號、蓋亦叚借形聲之流勢未盡、而有待於後人者歟。（章炳麟國故論衡曰「指事者、固由夷夏皆同」亦以字母為指事、然不如謂為叚借諧聲更確。）

是故構成六書之原質者、象形指事二者也。象形出於圖畫者也、指事出於符號者也。（符號亦曰記號、曰表識。）會意轉注則以盡象形之流勢、而叚借形聲則以盡指事之流勢者也。或經或權、或常或變、自各有有其妙用也。今科學分天然人為二大法、蓋類事二者亦有此別乎。

自宋明以來、言六書者、輒曰六書不外形聲、是形聲二者又可為六書之本質也。形居其四、曰象形會意轉注指事、聲居其二、曰叚借形聲。

聲、聲則無不諧矣、五不足而後段借生焉。」六書略 此徒利其齒牙、而繳繞於文字之間、學者效之、則終身為絶物矣。王筠說文釋例 猶有承其謬者、又若黃以周曰「說文解字以指事先象形會意先形聲者、其書部首一、一為造字之最初、以象太極、故注云惟初太極、道立於一。上其畫以象天、下其畫以象地、故又云造分天地化生萬物。指畫上而為丄、指畫下而為丅、故六書之次、一曰指事、丄丅是也。丄丅之丶為指事、丄丅之一為天地、六書首指事、先天地也。不直云天地者、天地非指事字也。天之下、莫大於日月、故二曰象形、日月是也。地之上、莫大於江河、故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天地之中、人為大、而人莫大於言動、故四曰會意、武信是也。」禮書通故 此第就許書言之、亦未見為大通之論也。

第二節　六書之本質

由鄭衆許慎之說、則左之二者、可謂為六書之本質矣。

一、類　易大傳曰「君子以類族辨物」蓋於文類之从犬、猶物之从牛也。人宰萬物、故象物形而圖知之、是類似之義也。象形之次而取意、以全字為意者、會意也。以半字為意者、轉注也。意則無勿統矣、是類族之義也。故類有類似類族二義也。凡文學之始、必為詩史、史篇者、最古之詩史也。故伏羲始

要之、許鄭之說、尚矣、而或言形聲、或以圖解符號音聲模擬、三者、亦言各有當也。茲為便於理解、猶尚有當討論者、坿次之。

(甲)就形而論之

一、象形指事之最難區別也。二者為形之原質、Substance 前已論之。故本文字之見象而論、象形之純者、全半皆著、指事之純者、能所互見、其界畔較然矣。且有象形而兼指事者、如韭耑等字是也。有指事而兼象形者、如毌弁等字是也。更可見象形實而指事虛、造字者之匠心獨運、虛實互施、各盡其妙用。而於物之大而不可象者、如天地、小而不可象者、如貫貝者束絲者、均輒虛掩一橫以見意、是實者虛之也。尤足徵指事之特色。然而終有不易辨者在也、蓋象形指事不盡出於原始之區別、而亦有本為象形、其後省之又省、遂流而為指事者。故為六書之說者、亦衹曰象形者、畫成其物、指事者、視而可識、則象形有實物可圖、而指事則但憑表識標記也而已、非有虛實可論也。此其所以難辨也。無已、則以文字之形體為斷、其所象有特定之實物、且曲肖之者、象形也。不然則雖特定之實物、而亦指事也。王筠說文釋例以大炏等象形字、為指事、及或有以近世文法之名詞狀詞、籍別象形指事者、此皆知別以意義之虛實、而不知別以形體之虛實也。宜

最近劉師培君據美人威爾巽歷史哲學、而對於六書有新解。威氏云

埃及之象形文字、非如他國排列代表音聲之字母、而組織語言者、其文字有三種特異、一圖解、二符號、三音聲模擬、

埃及國語蓋如墨西哥語、全藉圖解、由圖解一變而為記號、再變而為音聲、遂生今日三種特別文字矣。

劉君伸之曰、

中國文化、與埃及同出於亞西、故古代文字亦同出一源、象形者即圖解之謂也。指事者即符號之謂也。形聲者即聲音模擬之謂也。（周末學術史序見國粹學報乙巳第四期、劉君說多有謬處此摭其要者、至於中國文化是否西來、別一問題。）

如劉君此解、則是又得以圖畫、符號、音聲模擬、三者、為六書之本質也。然文字之組織、不外耳目、象形標音二者、偏人間矣、原出心理之所同然。故必謂中國文字與埃及同源者、難言之。且其論六書、亦當云象形會意轉注者、皆即圖解之謂也、指事者即符號之謂也、段借形聲者、皆即聲音模擬之謂也、於義斯備。是亦因心理之同然、與語言有特別之關係、不能不與埃及大同而小異者也。

(乙)就聲而論之

三、叚借形聲之成於先後也。依拉克伯里氏解離卦之例、一离字有謧[口离][禾离]離[豸离]諸字之作用、是离之一字、而有數多之意義、合於一字數義之例、則叚借也。其後疊加偏旁、一一別成他字、而原聲仍在、惟以偏旁之形母為別、則形聲也。是則右聲之說、非虛也。證以先叚借後形聲之說、而益確也。意亦上古語言、一義多音、樂用叚借、其後漸流於單音、無以為別、遂改用形聲者歟。今吉金古文學家亦謂古人於地名多加邑旁、如鄀(宗婦盤)郘(郘鐘)鄒(僕兒鐘)[梁阝](大梁鼎)[長阝](長子幣)[墨阝](即墨刀)諸篆、皆其證。(奇觚室吉金文述卷五)然則陸德明必譏「飛禽即須安鳥、水族便應著魚、蟲屬要作虫旁、草類皆從兩屮」、(經典釋文序)字皆從俗、非古者、豈其然哉、豈其然哉。至於叚借形聲主聲、雙聲必參章炳麟古雙聲說、韻部必採黃侃古韻二十八部說、詳見聲韻論、茲不贅述。

此外尚有數例、

一、古文形體正反順倒不分也。此例於金文中屢見之、蓋古文形相近者、往往借用、則此亦叚借之一例也。惟凡文例、輒由混茫而至明晝、而反文倒文既至確定其意義、與本母不同、則論定六書、自

不可通矣。是故象形之所象者狹、而指事之所該者廣、可知也。乃若二者之誰始、則依據歷史河圖流而為八卦、他國亦由象形文字流而為拼音之符號、是象形始也。然觀兒童無意識之舉筆、及圖畫之初步、皆先有點線、則又指事始矣。要其意趣、由混茫而至明晝、則必自象形始。故吾前謂班鄭首象形者、歷史意也。許慎首指事者、哲家意也。

二、會意轉注之綜其蕃變也。有象形指事為之原質、則自亦必有會意轉注承其蕃變。抑且叚借形聲之、以其形而論亦在其中焉。故本文字之見象、則會意之通則、有合母者、有獨母者、務以變其本母之原形、而別自成字。轉注之通則、有以形系形者、有以形系聲者、務以同夫羣文之通象、而非別自成字。此二者絕大之界畔也。今以文字證之、則會意者其合母而變本母者、自同母成字、以至於異母成字而止。凡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叚借為其本母者、蓋無勿有也。其獨母而變本母者、自反倒成字、以至於曳引成字而止。凡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叚借為其本母者、蓋亦無弗有也。此會意能綜文字之蕃變者明也。乃若轉注建首部以類從、凡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叚借、無勿為所綜攝在內、更無煩覼縷而喻矣。

多作□、居彝作□。天盂鼎作□、毛伯彝作□。㚖婦鬲作□、帛女鬲作□。世師遽敨作□、伯嗣敨作□。又如㑒从矢亞㑒盤作□、亞㑒觶作□。尊从阜古刻多作□。師𦖞鼎作□。（奇觚室吉金文述卷三、案秝未定㑒字姑仍其說。）此類空白填實之例吉金文屢見之、而載籍則先秦真本盡亡、不得而見之矣。

此二例者、一或剞劂者之誤刊、一則美術上之弄巧、皆無當於六書之義矣。

第三節　象形通論

象形者出於圖畫者也。故曰「畫成其物隨體詰屈」詰屈者曲也。（朱駿聲說）謂隨物形體而曲肖之也。是其文密義顯類物之狀者也。蓋雖圖畫文字二者分流、而象形字猶兼圖畫之迹、惟自大小篆變求字形之勻整、而其真已漸失、今猶略可攷見者、賴有金石龜甲諸古文耳。然此等古文學、固非漢唐間之產物。故如

衛恆曰、象形日月是也、日滿月虧、效其形也。

賈公彥曰、象形者、日月之類是也、象日月形體而為之。

當從其明畫之意義為斷。

二、古文筆畫繁簡增省無恆也。此例亦於金文中屢見之、雖說文一書所錄古籀篆文之閒、亦往往而有、如籀文輒好繁縟、較古篆為異、是其徵也。蓋亦或形相近者、例得通假之類也。然律以由渾而至畫之公例、自當從其後起之明畫者為斷。

此二例者、皆與六書有關、不可不審也。

一、古文有兩字合篆者、亦有一字離篆者。兩字合篆者、如舀鼎「小子允歡」、允歡二字合作一篆、是也。一字離篆者、如毛伯彝「丕顯揚」之揚作[illegible]、征人鼎「賞厥征人斤貝」之賞、用商為之、篆作[illegible][illegible]、是也。此蓋古人偶爾為之、而俞樾古書疑義舉例乃有一字誤為二字、二字誤為一字、二例、則載籍亦屢見之矣。

二、古文有空白書之者、亦有填實書之者。故如降天無敦作[illegible]、太保敦作[illegible]、乙父乙彝作[illegible]、父乙觶作[illegible]、丁父丁彝作[illegible]、丁鬲爵作[illegible]。丙父丙爵作[illegible]、又一父丙爵作[illegible]。辛亞鼎作[illegible]、考卣作[illegible]。子庚姬彝作[illegible]、宅器多作[illegible]。山癸山敦作[illegible]、說文作[illegible]。古刻以才為在、

文作[illegible]、左之圖者鰓也、右之突者頰旁之高起者也、中一筆則臣上之紋、狀如新月、此亦象形之文字也、手字段氏謂手字象五指及叉手是也、呂字脊骨也、象其兩相連之形、是也。又如[illegible]字、象子未成形、[illegible]象臂脛之形、亦象形字、此皆古人所繪身體圖之變形。象動物之形者、如烏隹馬象之象立形、隹者短尾也、鳥者長尾也、隹字鳥字、其上為頭為喙為目、其中為翼、其下為尾為足、烏與鳥同、惟未象目形也、虎犬之象蹲形、犬蹲則尾下垂、故犬字為蹲形、鹿鼠之象走形、虫象臥形、說文云虫象其臥形、巴象盤曲之形、是也。凡禽獸字無正面形、無向右形、王菉友說、此皆古人所繪動物圖之變形。象植物之形者、如穀類之來字來字、篆文作[illegible]、上出者穗也、左右四出者葉也、故來字象麥之形、其下為根、禾字說文云「從木從𠂹省、𠂹象其穗」米字四點象米之形、十則其界畫也、蔬類之韭字說文云「象形、在一之上」、蓋一象土形、非則象韭葉之齊也、瓜字象外蔓內實之形、以及竹艸林木竹艸林皆象其多、木字象上枝中幹下根之形、諸字、是也。此皆古人所繪植物圖之變形。象器械之形者、如戶字戶字古文作[illegible]、以象戶扇之形、中以象戶之扃形、皿字皿字、篆文作[illegible]、上象口圓、下象底平、中以象腹、古文又作[illegible]、尤與器皿之形相似、亦象形字、瓦字外象屈曲之形、中有界畫、象其初為圓筩時之形也、戈字戈字古文作[illegible]、見象立戈鼎形、荷戈之形、上半象其尖形、弓字古文作[illegible]、象弛弓形、是也、皆古人所繪器械圖之變形。國粹學報乙巳第八號、小學發微并坿原注、

劉君此說、至為明切、故象形者、圖寫本來之物形而已。其事既為圖畫之變、則自亦止於圖寫物能而止。若其有必得物所而後明者、則物所者何、不必為象形也。蓋圖寫物能、舊所謂獨體象形、是也。

徐鍇曰、象形第一、古者文字少而民務寡、是以文字多象形叚借、始於八卦、瞻天擬地、日盈月虧、山拔水曲、金散土重、木挺而上、草聚而下、皆象形也。

皆止敷衍許慎之說、而不能有所發明、近世金石之學大昌、始明象形即圖畫之變、劉師培曰、

凡象形之字、即古圖畫之變也。許君之敘象形曰、畫成其物、隨體詰屈、字出於畫、此其明徵、如日字、篆文作[篆]、外以象其體之圓、其中一畫、即古人日中有黑影之說也、即古人所繪之日圖也。月字、篆文作[篆]、月闕時多、滿時少、故象其闕、其中一畫、即古人所謂月中有大地山河影之說也、即古人所繪之月圖也。气字、篆文作[篆]、气下云「雲氣也、象形」蓋三畫所以象雲气之重疊復曲其形、以象雲气之流動也。又說文雷字下云「從雨、畾象回轉形」、雲字下云「從雨云象回轉之形」蓋古人以雲雷皆回轉於天、故並有轉義。即古人所繪之雲圖也。雨字、古文作[篆]即古人所繪之雨圖也。[篆]字見玉篇、蓋冂字象天形、[篆]象雨點之形也、說文雨字下云「一象天、冂象雲、水霝其閒也」亦此義。山字、篆文作[篆]、即古人所繪之山圖也。上以象其峯、下以象其洞穴、水字、篆文作[篆]、即古人所繪之水圖也。水字古文作[篆]、即坎卦之形、今人繪水紋、有長有短、皆有[篆]字之象、此其確證、田字、篆文作[篆]、即古人所繪之田圖也。韵會引說文曰「田陳也、樹穀曰田、象形、從口從十、阡陌之制也」蓋田字象古井田、溝洫縱橫、阡陌交通之形。若夫象身體之形者、如心字、心字古文作[篆]、中象心形、外兼象心包絡、囟字、篆文作[篆]、即腦字也、腦形上尖下圓、故繹山碑腦作[篆]、象其形、又者、即腦筋交通之象也、目字、古文作[篆]、外象目匡、八象映毛、○象黑睛、•象瞳子、故為象形、耳字、耳古文作[篆]、外則輪廓之形、注中之點、象竅形也、匠字、匠古

[illegible] 籀文申。

气 雲氣也。案[illegible]象雲形，此象天地間氤氳之氣也。隸作气，借為乞丐字。

右仰觀象於天

山 宣也。宣氣散生萬物，有石而高。

厂 山石之厓巖，可居者。

𠂤 小阜也。象形。朱駿聲曰「字亦作堆。」案堆敦一聲之轉，爾雅有敦丘，即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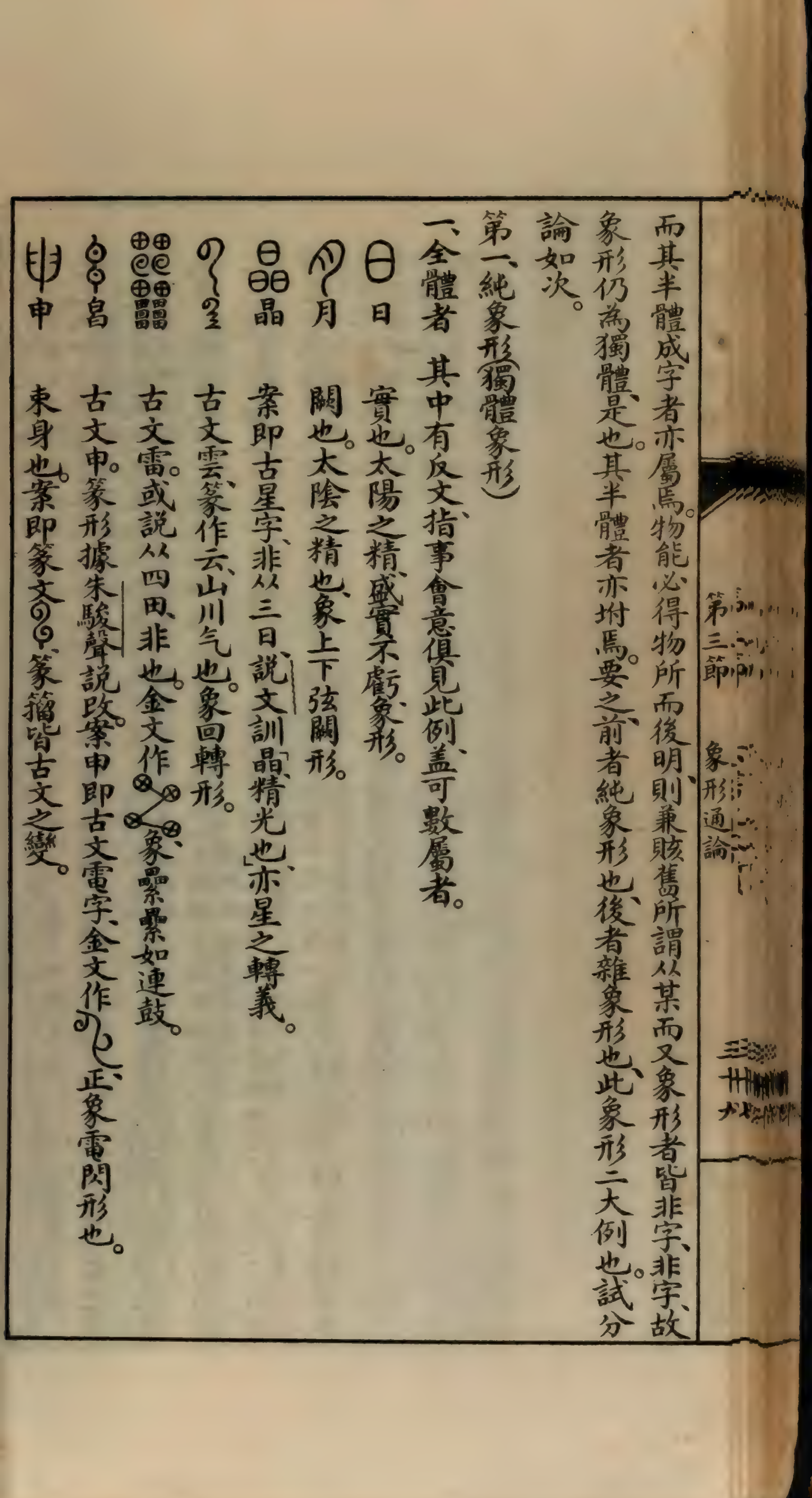
阜 大陸也。山無石者，象形。

𨸏 古文阜，亦象形。

𡴀 案即古陸字。說文夌下云「从夊从𡴀，𡴀，高也。」此𡴀即陸古文之證。金文亦作[illegible]，象高形，屮則象高而上出也。自叚為地蕈之𡴀，為數字之六，本義遂晦矣。

丹 巴越之赤石也。象采丹井，丶象丹形。井蓋自然之形，古文可證。

日 古文丹，與从口之甘字迥殊。



而其半體成字者亦屬焉。物能必得物所而後明、則兼賅舊所謂从某而又象形者皆非字、非字、故象形仍為獨體、是也。其半體者亦坿焉。要之、前者純象形也、後者雜象形也、此象形二大例也。試分論如次。

第一、純象形（獨體象形）

一、全體者 其中有反文、指事、會意俱見此例、蓋可數屬者。

日 實也。太陽之精、盛實不虧。象形。

月 闕也。太陰之精也、象上下弦闕形。

晶 案即古星字、非从三日、說文訓「晶、精光也」、亦星之轉義。

云 古文雲、篆作云、山川气也。象回轉形。

[illegible] 古文雷、或說从四田、非也、金文作[illegible]、象纍纍如連鼓。

[illegible] 古文申、篆形據朱駿聲說改。案申即古文電字、金文作[illegible]、正象雷閃形也。

申 束身也。案即篆文[illegible]、篆籀皆古文之變。

𦾓 古文烏。

於 古文烏。

燕 玄鳥也。籋口布翄枝尾、象形。

乙 玄鳥也。齊魯謂之乙。案燕乙一聲之轉、與甲乙字迥別。

舃 雗鵲也。或作䧿、今謂喜鵲。

焉 焉鳥也。黃色、出於江淮。章炳麟曰「焉即黃鶯鳥。」文始一

几 鳥之短羽、飛几几也。象形。王筠說从凡省、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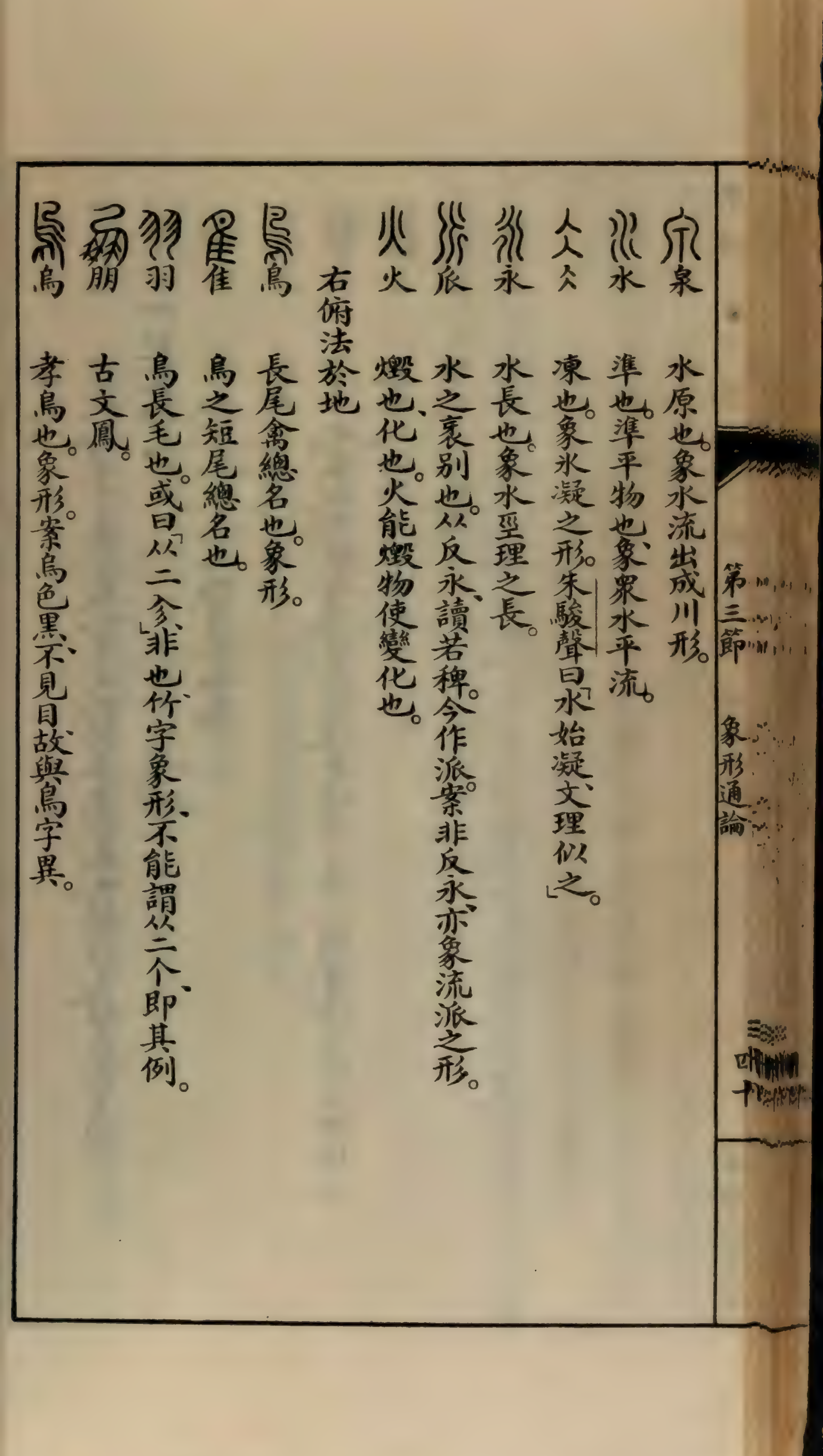
飛 鳥翥也。象張翼之形。

嘼 牲也。象頭耳身及尻著地臥形也。許救切。

嘼 古文嘼。象形、同。

采 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之形。案今俗猶呼爬行地上曰番。蒲莧切。

号 古文采。省下二、中垂曲末。



泉　水原也。象水流出成川形。

水　準也。準平物也。象衆水平流。

仌　凍也。象氷凝之形。朱駿聲曰「水始凝、文理似之」。

永　水長也。象水巠理之長。

𠂢　水之衺別也。从反永、讀若稗。今作派。案非反永、亦象流派之形。

火　燬也、化也。火能燬物使變化也。

右俯法於地

鳥　長尾禽總名也。象形。

隹　鳥之短尾總名也。

羽　鳥長毛也。或曰「从二仌」非也。竹字象形、不能謂从二个、即其例。

朋　古文鳳。

烏　孝鳥也。象形。案烏色黑、不見目、故與鳥字異。

豕　彘也。象頭足而後竭其尾。

豕　古文豕、亦象形。

彖　豕也。讀若弛。朱駿聲曰「即豕之異體」是也。

彖　豕走也。案與彖、音義俱別。蓋造字以豕之身首可分離者為靜象、物有以豕首名者可證。今俗猶有此語故彖即豕字矣。而以其身首未分離者為動象、故彖訓豕走矣。通貫切。

㣇　修豪獸也。象毛足。毛、修豪也。讀若弟。案即豪豬、今俗亦呼曰箭豬。

㣇　古文㣇。

㣇　籀文㣇。

𢑚　豕也。下象其足。朱駿聲曰「當為豭之古文」。

鼠　穴蟲之總名也。象拱立形。

𤉡　如野牛而青。象形。

兕　古文𤉡。

番　古文番。案即釆之異文。

也　金文作[seal forms]、象獸尻後著尾形。案即首施之施本字、魯公子尾、字施父、即其證。亦段為匜。秦刻石、也作廿乚、从廿、即口字、當為語助字之耑字。

[seal form]　胾肉。象形。在物曰肉、在人曰肌。

毛　眉髮之屬、及獸毛也。象形。

角　獸角也。

馬　馬嚚也。象目、髦、四足、及尾之形。

帛　古文馬。朱駿聲曰「古文亦象形、無髦」。

影　籀文、同古文、象形、有髦。

牛　大牲也。象頭角三、封及尾之形。

羊　羊嚚也。象頭角足尾之形。

犬　狗之有縣蹏者。橫視之、如畫狗也。

豸 獸長脊、行豸豸然、欲有所司殺形。

右鳥獸之文

民 萌也。案民萌古今字、金文作[illegible]、正象植物種子之萌、下引而為根。又金文民母字形近、且同為雙聲、故說文古文民字、亦从母矣。

艸 百卉也。案與絲竹同例、艸从二屮、若卉則从三屮也。

丵 叢生草也。象丵嶽相竝出之形。

𠂹 艸木華葉𠂹。象形。

𢎘 艸木之華、未發圅然。讀若含。今俗猶謂之含、音轉若含紐也。

竹 冬生艸也。下垂者、箁箬也。案此象天然之形。或說从倒艸、非。

木 冒也。冒地而生、下象其根。

禾 嘉穀也。

米 粟實也。案金文作[illegible]、象米形。篆變形、失之。

虎　山獸之君。象形。案金文作[seal]其形甚肖。說文云「象人足」非也。

象　南越大獸。長鼻牙。象鼻牙四足之形。

鹿　山獸也。象角目足、右末其尾也。

廌　解廌獸也。似山羊一角。象角目足、右末其尾也。或謂从豸省聲、非。

㲋　㲋獸也。似兔、青色而大。象形。頭與兔同、足與鹿同。丑龠切。

兔　獸名。象踞、後其尾形。

莧　山羊細角者。後亦其尾形。朱駿聲曰「出今甘肅。大者重百斤、角大盤環、小者角細長」。字亦作⿰羊見、作羱、作羦。

离　山神獸也。上象有毛髮。舊說以為从禽首、从厹从屮者、非也。字亦作魑。

𥜿　今黑猩猩之類也。梟羊、山都、蓋即此物。字亦作狒。

禺　母猴屬。頭似鬼。一名為、一名夔。似獮猴而大、赤目長尾。亦曰沐猴、即母猴之轉語也。

為　古文為。朱駿聲曰「象兩母猴相對形」。

𡿨子 孳也。相生蕃孳也。象兒在襁褓中、足併也。通男女之稱。

𢀈学 古文子。上象首髮。

女女 婦人也。金文作𡚽、象坐而斂衽形。婦女對言、則處子曰女、適人曰婦。散言無別。

囟囟 頭會腦蓋也。今俗猶謂之顖門、亦曰性命堂、皆即謂囟也。

凶𠙴 古文囟。

巛巛 據巛字从此補。囟巛當為一字、𦣻古文百、学籀文子、即其例也。

百百 頭也。案首頭古今字。古音首亦為舌頭音。

𦣻𦣻 古文百。

口口 人所以言食也。象形。案當為◯、篆變而整齊之也。

牙牙 牡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案牙在頰輔兩旁者。

𠚕𠚕 古文齒字。

耳耳 主聽也。象形。

來　來　來麰也。一來二夆、象芒束之形。朱駿聲曰「按往來之來正字是麥、菽麥之麥正字是來。三代以還、承用互易、猶如苑宛童僮酢醋種種之比也。」

朮　朮　同秫。稷之黏者。今北地謂高粱之黏者為秫。秫亦曰胡秫、非中國古本有之秫也。

鹵　鹵　草木實垂鹵鹵然。徒聊切。莊子齊物論「調調乎」、以調為之。

瓜　瓜　蓏也。縢生、布于地。外象其蔓、中象其實。

𣏟　𣏟　葩之總名也。王筠曰「古麻字」是也。案與絲竹造字同例。匹卦切。

右地之宜

人　人　天地之性最貴者也。象側立磬折形、蓋示有禮節。

儿　儿　古文奇字人。

大　大　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古文大也。

亣　亣　籀文大。

巳　巳　似也。象子在包中形。包字从之。孺子為兒、襁褓為子、方生順出為㐬、未生在腹為巳。

後起之別也。

丮　持也。象手有所丮據也。案金文有作　　　者、皆即丮字也。正象手有所丮據、篆失原形。

𠃨　亦持也。从反丮。

ㄥ　古文肱。象形。

予　推予也。象相予之形。或說古文杼字、象梭形。

与　賜予也。案石鼓文偏旁从与者、作　、象攜手相與形、當為黨與本字。

止　足也。案止趾古今字、金文作　、甚肖、三出者、止之列多、略不過三、與　手同意。

𣥂　蹈也。从反止。讀若撻。案字亦作躂。

夂　从後至也。案金文作　、即　字、本當作　、為止之側向右形、金文又有作　者、亦此字也。

自　鼻也。象形。案今人語時、斥自己、輒指其鼻、猶古之遺習也。

白　或說與自同字。

目　人眼。象形。朱駿聲曰「外象匡、中象童子、橫視之肖」。

冄　毛冄冄也。今字誤作冉、亦或作髯。

𦣞　顄也。金文作[glyph]、同頤𦣝。

手　拳也。象指掌擘也。

又　手也。三指者、手之列多略、不過三也。通作右。

ナ　左手也。朱駿聲曰「从反又」案通作左。

叒　金文作[glyph]、[glyph]、龜甲文亦作[glyph]、象人擧手跽足、諾時巽順之狀。古諾若為一字也。說文叒古作[glyph]、从口卩、即其明證。榑桑若木者、託名標記字、非本義也。

爪　丮也。覆手曰爪。朱駿聲曰「俗作抓」。案今俗謂尋物曰找、找亦俗字也。

爫　亦丮也。从反爪。漢書楊雄傳注云「古掌字」。朱駿聲曰「手心為掌、仰手丮物為爪」是蓋

且　案即古俎字。金文作、又有作者、从二肉在俎上。肉不當在足間、則且形正象俎載肉一面、非从几下著地也。

豆　古食肉器也。朱駿聲曰「象器、上一象幎巾、口象骹、下一象丌」。

𣅀　古文豆。象器中有實。

鼎　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案說文云「象析木以炊」、謂下象析木形、非也。亦猶其說烏从匕矣。金文有作者、甚肖三足兩耳。有作者、已不肖。篆更整齊之、而愈不肖耳。

亯　獻也。案金文作。金文壺字有作者、與亯字上半相似、則亯字當象薦食之祭器、非从高省也。

享　篆文亯。象祭器對列之形。說文以為从二高字省、亦非。隸變作享、又變作亨、俗作烹。享、許兩切。亨、許庚切。烹、普庚切。音讀各異。

皀　穀之馨香也。案金文皀作、𣪘作、亦作、則皀當即亯之異文。

㐄　跨步也。从反夊。案金文有作□者、即此字。

心　人心也。在身之中。象形。

呂　脊骨也。象脊椎形。

冎　剔人肉、置其骨也。象形。

冃　小兒及蠻夷頭衣也。金文作□、正象帽形。今字作帽。

冃　重覆也。案冃冃當為同字、冃以雙聲音轉、讀若苺耳。

衣　上衣也。上象首弁、中象兩袖、下象衣㐺之形。

衰　古文衰。朱駿聲曰「上象笠、中象人面形、下象衰形。」

求　古文裘。象形。

因　案即茵之古文。象茵褥之形、中象縫綫文理。

絲　蠶所吐也。案與竹造字同例。

壬　案即古文縢字。禮記戴勝鳥、爾雅釋鳥作戴鵀。勝即縢、亦即壬也。

爵　古文爵。朱駿聲據爵字偏旁補謂古文雀字、非也。據龜甲古文、當仍為爵古文。

鬲　鼎屬。實五觳、斗二升曰觳。象腹交文、三足。

鬻　古文鬲。兩旁著（）、象孰飪五味气上出也。

玉　石之美者。象三玉之連、丨其貫也。

𤣩　古文玉、兩旁象綬。

環　金文環字。

丯　案即古契字、古時契券刻於木、丨象契形、彡象所刻之齒也。

冊　符命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

卜　灼剝龜也。案古文作𠁽、金文又有作𠁽者、或謂龜兆坼文者是也。坼文縱横無恆、造字特不能全肖耳。

卜　古文卜。

兆　古文𠧞。灼龜坼也。案與卜同意、兆則更於坼文之中、定所吉凶、故坼文多也。

鬯　用秬釀鬱艸、使芬芳以降神也。案金文作者、象米在器中、則鬯字从凵从匕、亦後起之變形矣。

皿　飯食之用器也。

缶　瓦器。所以盛酒漿者。

甾　東楚名缶曰甾。象形。或曰、即由字讀側詞切者、後世音訛也。

甾　古文甾。

酉　案即古酒字。象釀器形。中有實。字亦作卣、與丣字迥別。

壺　昆吾圜器也。象形。大象其蓋也。案昆吾之合音曰壺。昆吾故國、在今新疆哈密。

良　案即古量字、金文作、象嘉量形、非從亡聲也。或說、象藏穀之處。

斗　十升也。象形、有柄。

豋　酒器也。同鐙。

爵　古文爵、象酒器形。

干　犯也。案即竿本字。竿、竹梃也。詩云「孑孑干旄」、禮記檀弓云「寢苫枕干」、皆即竿字、梃也。說文云「从反入、入一為干、入二為𢆉」、曲說難通。

戈　平頭戟也。金文作[glyph]、象形較肖。

矛　酋矛也。建于兵車、長二丈。字亦作鉾、作錄、即今俗所謂錨子、矛錨一聲之轉也。

戊　案戊戉當即一字、以雙聲音變分而為二。朱駿聲說「戊即矛之古文」、未確。

戉　大斧也。同鉞。金文作[glyph]形甚肖。

癸　兵也。金文作[glyph]、即戣之古文。籀文作癸。

刀　兵也。字亦變作刁。

㫃　旌旗之游、㫃蹇之貌。讀若偃。

互　所以糾繩也。象形。中象人手所推握。同笠。

𠀠　簸也。象形。同其箕。

网　庖犧所結繩、以佃以漁者也。案象網形、不从冂。龜甲古文有作[glyph]形者、可證。

彡　彡　毛飾畫文也。象形。案多不過三，猶又之手指，止之足指，列多，略不過三也。

几　几　坐所以凭几也。案古者席地而坐，正如今之日本。日本語曰「次苦歐」，即所凭之机也。

珡　珡　弦樂也。今字作琴。

樂　樂　五聲八音之總名。象鼓鞞，木虡也。案金文作[illegible]、[illegible]，則下非从木，乃象虡形也。

業　業　大版也。所以覆縣鐘鼓之栒，捷業如鋸齒，上象其鉏鋙相承也。案說文云「从丵」，亦就字形說之耳。實則草之丵，嶽業之鉏鋙，絕不相蒙。如禺、鬼同頭，而各有所肖，即其比也。朱駿聲曰「此字皆象形，非會意。其版如鋸齒，令其相銜不脫，工緻堅實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古文業。案即業之繁文，金文有[illegible]，不省。或說上从二口，業从古文省，并廿即古文口，加‖則重文之記號也。未確。

斤　斤　斫木斧也。

弓　弓　兵也。所以發矢。

矢　矢　弓弩所發矢也。象鏑括羽之形。

[illegible]者、則弁其中之貯物而象之矣。

丌　丌

下基也。薦物之丌、象形。讀若箕同。王筠曰「今謂之架。」朱駿聲曰「丌者上平而有足。」案金文亦作亓、猶酉亦作𠧧之例。

幵　幵

平也。象二干對構、上平也。案幵栞古今字、猶求裘豈鎧之例也。說文云「栞、槎識也。从木。㚘闕。」夏書曰「隨山栞木。」今史記夏本紀作「行山表木。」栞、篆文作栞。可知幵即象斫木表道之物。

㚘　㚘

古文幵。朱駿聲據栞下說解補。

冓　冓

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朱駿聲曰「以木相加也。」古算經壤生冓、冓生澗、用以紀數。古觚算、亦取橫直交加之象。

祘　祘

明視以算之也。讀若筭。朱駿聲曰「四橫六直、象觚之形。」實即筭之古文。古筭用竹、徑一分、長六寸。」

乂　乂

芟艸也。象兩刀交割。說文或體从刀、作刈、即其證。一說、乂刀如今之剪刀、今俗曰軋、

网 四　籀文网案亦象形上下兩旁乃其綱維也。

華 華　箕屬所以推糞之器也北潘切。

帚 帚　糞也金文作[glyph]、蓋象帚及度也按以巾為帚以萑芀黍梨者為埽今俗船家用之拖帚、猶以敗布為之。

叀 叀　草器也同蕢䕩按貴遺等字偏旁亦作[glyph]、人象所繫以儋何者若今筐筥之提梁也金文又作[glyph]、同。

午 午　或說即杵之古文舂秦字从此可證案午貫字蓋借為乂古文五象縱橫貫之也或謂午从丁毋一者非。

臼 臼　古者掘地為臼其後穿木石象形中米也。

丁 丁　鐕也金文作●、今俗作釘。

主 主　鐙中火主也朱駿聲曰「𡈼象鐙、●象火炎上其形同、實非、字俗字作炷」。

宁 宁　辨積物也金文作[glyph]、亦作[glyph]、一橫而填實書之一縱而空白書之也又有作

也。

瓦 瓦 土器已燒之總名。古謂其未燒者曰坯、燒之之竈曰窯。案今俗惟謂覆屋者曰瓦、而日本尚謂已燒之總名曰錬瓦也。

門 門 聞也。案象形、非从二戶也。

囱 囱 在牆曰牖、在屋曰囱。或作窗。案今俗無言牖者。囱又誤作匆。

囧 囧 古文囱。

囧 囧 窗牖麗廔闓明也。象形。

丼 井 古者八家一井、外象構韓形。中•象井穴也。

田 田 樹穀曰田、外象四圍、中象阡陌。說文云「从口从十」、非也。或謂十字从田省、故訓東南西北也、此說亦非。

乚 乚 水小流也。象形。古文作甽、誤作𤰝、篆作畎。

巜 巜 水流澮澮也。象形。案巜澮古今字。

即乂之古音也。

舟　船也。舟船雙聲、一語之轉。

車　輿輪之總名、橫視之、殊肖也。

[illegible]　籀文車。案金文有作[illegible]、象車有轅及兩輪形者。龜甲古文亦有之。說者謂[illegible]乃由[illegible]而譌為戔、是也。

𩫏　外城也。象城郭之重、兩亭相對、金文作[illegible]。經傳通作郭。

高　崇也。案象臺觀層疊崇高形。

亩　穀所振入倉亩也。象屋形。中有戶牖、或作廩。

田　古文亩。據啚古文从亩、補。

襾　案即厦古文。象大殿形、中央高而四方下也。

宀　交覆深屋也。

广　因厂為屋、讀若儼。案說文據字形為說、非必从厂。王筠曰「此堂皇之形、前面無牆」是

之形。

𠁴 𠁴　古文龜。

黽 黽　鼃黽也。象形。

𪓕 𪓕　籀文黽。加収象前兩足。或謂从収者、亦就字形說之耳。實非从収也。

卵 卵　凡物之無乳者卵生。蓋象鱗虫大腹內孕衆卵、如黽之大腹也。

卝 卝　古文卵。象形略省。周禮卝人、借卝為礦字。

貝 貝　海介蟲也。金文作□、形更肖。案今雲南謂貝曰海𧵳、猶存古音。

朋 朋　或說古者貨貝、五貝為朋。詩「錫我百朋」、是也。

易 易　蜥易、蝘蜓守宮也。案本當作□、象形。朱駿聲曰「在壁為蝘蜓、守宮也。俗謂之壁虎。在草為蜥易、蠑蚖也。俗謂之四脚蛇。蛇醫即蜥易之轉語」。

萬 萬　萬蟲也。金文作□。案即蠆蠆字之古文。今俗曰蠍子。

禹 禹　禹蟲也。字亦作蝺。玉篇曰「蠁、禹蟲也」。則禹即蠁矣。

巛　巛　貫穿通流水也。朱駿聲曰「象水直達之形」。案〈〈〈川以遞增象形、與𠂤阜同例。

𤰜　𤰜　同疇。耕治之田也。朱駿聲曰「象起土成稜之形、上下有界、今隸作疇。」

行　行　步趨也。案金文作ㄦ𠃊。中空處、象四達之通衢。篆變作行、故不可解矣。

厽　厽　絫坺土為牆壁。象形。朱駿聲曰「如今蘇俗築墳所用之草皮泥」。

右近取諸身

虫　虫　蛇之總名。朱駿聲曰「其類有蝮有虺。蝮者長四尺許、首尾相等、俗謂之土骨蛇、甚毒。虺者蜥蜴之屬、以注鳴、俗謂之馬蛇子。」案蟲類字多从虫、蓋䖵之省。或謂凡䖵皆有毒、虫最毒、故从之也。

它　它　同蛇。似虫而長、象冤曲垂尾形。虫小蛇大也。

巴　巴　巴蟲也。或曰食象蛇、長千尋。案巴蟒對轉、巴即蟒蛇也。

魚　魚、水蟲也。象形。魚尾與燕尾相似。

龜　龜　外骨內肉者也。它頭與龜頭同。天地之性、廣肩無雄、龜鼈之類、以蛇為雄。象足甲尾

禸 厹 獸足蹂地也。案即禽离字下體之省也。如禹萬等字、皆然。或作蹂。

九 九 究也。案即尻本字、亦禽离下體之省也。凡數字、自四至九、皆非本字。

氏 氏 案古金文作[illegible]、即金文[illegible]之省也。故古謂伏羲氏神農氏諸王、皆曰先民、即氏民形近通叚之證。

屮 屮 艸木初生也。讀若徹。案从艸省、猶个从竹省之例。惟卉从三屮、猶从三艸、而字無从三个者則不能齊矣。

个 个 或說箇个古今字、史記貨殖傳索隱从半竹、是也。

不 不 古文巘。从木無頭。巘、伐木餘也。案字形、日實月闕、亦皆有意。故不從木無頭、自屬象形字。

片 片 判木也。从半木。

朩 朩 分枲皮莖也。讀若髕。朱駿聲曰、今蘇俗音轉曰劈。王筠說从杭省、是也。

凵 凵 張口也。象形。王筠曰、人之張口、下唇獨侈、省其上唇以見意。

禽　古文禹。

禼　禼蟲也。象形。讀與偰同。

萬　古文禼。上象髮形。篆變作禼、與長亦上象髮形古文變作尢、同例。則禼非蟲矣。然朱駿聲以為鷽古文、蓋未可據。

右遠取諸物

二、半體者

夕　莫也。从月半見。案金文月夕恆通用、叚借也。

卂　疾飛也。从飛而羽不見。

非　違也。从飛下翄、取其相背也。案字當作𩙿。李登云「析朱為非」、謂即緋字、則異說矣。

𦍌　羊角也。象形。讀若乖。

彑　豕之頭也。象其銳而上見形。讀若罽。

虍　虎文也。象形。

彳　小步也。案从行省。彳亍皆从行省。

亍　步止也。从反彳。讀若畜。

第二、雜象形（合體象形）

一、全體兼會意

(1)象形兼指事

云　古文雲。从古文上、作二、與作一同也。象回轉形。

雨　水從雲下也。一指上天。冂指密雲四合。水霝其間也。案雨時。天雲皆大。不可為象。則為之表識而已。故於六書為指事。

𠕲　古文雨。亦象天雲四合水霝其間。

土　地之吐生萬物者也。案盂鼎作[illegible]。正象土塊在地上之形。

乇　艸葉也。象𠂹穗上貫一。下有根。一者地也。

齊　禾麥吐穗上平也。朱駿聲曰「二象地。其中、高地之禾。左右、下地之禾也」。

由　由　鬼頭也。象形。案鬼、形聲象形字、而由爲鬼頭、亦省文象形者、知造字之初、六書並舉、非有先後矣。

孑　孑　無右臂也。象形。案从子省。孑孓蓋如後世打拳者之勢、今俗謂孑孓蟲曰打拳蛆、亦此意也。

孓　孓　無左臂也。象形。案从子省。

了　了　尥也。从子無臂形。朱駿聲曰「猶交也。手之攣曰了、脛之綮曰尥。」

歺　歺　骨之殘也。从半冎。

糸　糸　細絲也。案半絲爲糸。

糹　糹　古文糸形稍省。

幺　幺　小也。朱駿聲曰「此字當从半糸、糸者絲之半、幺者糸之半、細小幽隱之誼。」

戶　戶　所以謹護閉塞也。案正反不分、故說文云「半門曰戶」、謂从門省也。凡个糸朩戶等字、與又屮止少等字不同例者、此僅以半體成形、而彼可各自成文也。

雹 䨣 陰陽激燿也。从雨。案申雹古今字。

䨣 䨣 古文雹。从雨。象形。

右仰觀象於天

彤 彤 古文丹。从彡。丹所以飾之也。

岳 岳 古文嶽。从山。象高形。

石 石 山石也。在厂之下。口象形。案象形而作口者、蓋已鄰於指事。金文多作 ⊌、非口舌之口也。

屵 屵 岸上見也。从厂。屮象上出之形、與㞢同意。讀若躍。

㠯 㠯 危高也。从𠂤。朱駿聲曰「屮象高形、與㞢同意」是也。

鹵 鹵 西方鹹地也。从籀文西。⺀象鹽形。

𡿺 𡿺 籀文邕。从川。〇象形。

右俯法於地

尗　尗　豆也。象尗豆生之形。一、地也。下、其根也。

韭　韭　菜名。一種而久生者、故謂之韭。象形、在一之上、一、地也。

𦣻　𦣻　古文自加一者、蓋指面也。

而　而　頰毛也。一指頰下、象毛形。

𢪅　𢪅　古文手。疑象手文。一指腕處、猶寸之一、指寸口也。

𠦬　𠦬　背呂也。朱駿聲曰「𠂆象背脊、居中而直、仌象兩旁肉形、一為要」。

勺　勺　挹取也。象形。中有實。

②象形兼會意

霝　霝　雨零也。㗊象零形。

靁　靁　陰陽薄動雷雨生物者也。从雨、畾象回轉形。今隸省作雷。

𩆸　𩆸　古文雷。从雨、象回轉形。

𩇓　𩇓　籀文雷。从雨、象形。

為　母猴也。好爪。从爪。象母猴形。案金文作[illegible]。或說从象。會意。存參。

右鳥獸之文

物　古文𠂹。从毛。案勿、即古文𠂹也。我妥皆从此。象形。或謂即旗勿之勿、非也。

朵　樹木𠂹朵朵也。从木。象形。案後世詩家用䙴、廣韻云「䙴、垂下貌」、蓋即朵字矣。

果　木實也。从木、田象形。

危　科危、木節。从卩。朱駿聲曰「厂象木皮裹蓋之形」。

朿　木芒也。从木。象形。讀若刺。

[illegible]　古文本。从木。朱駿聲曰「據六書故引唐本古文作[illegible]、从象根形、當訂正」。

桼　木汁可以髹桼物。从木、象形。桼如水滴而下、从水。

秀　不榮而實曰秀。从禾下象秀實之形。段玉裁說从人、朱駿聲說从九、皆非。石鼓有秀、下非人非九可證。

秫　从古文、加禾、朮古文秫。

鵬 古文鳳象形。又从鳥。

鳦 乙或作鳦。

萑 鴟屬。从隹頭有毛角。朱駿聲曰「蓋今貓頭鷹之小者」。

巢 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从木象形。

昔 乾肉也。象殘肉日以晞之。案與俎从半肉者稍殊。

皮 剝取獸革者謂之皮。从又象形。不从為省聲也。

𥫶 古文皮象形有角。

㞋 籀文皮亦象形。

牢 閑養牛馬圈也。案从牛、外象閑形。金文作[seal-script form]可證。說文謂从冬省、非。

𠙹 古文柙。案从牛省、外象柙形。

夒 神魖也。如龍、一足、人面。案从夒、夒同猱、上象其角、即山魈也。

蜀 葵中蠶也。从虫、上象目形、下象其身。

欠　張口气悟也从古文人彡象气從人上出之形案[篆]从反欠而古文作[古文]則欠之古文亦當有[古文]字蓋从儿側口即象張口悟氣也龜甲古文有[古文]字當即此字。

亢　人頸也从大省象頸脈形。

頏　亢或又从頁字亦作吭。

𦬪　籀文嗌案金文口多作廿可知从口下象頸脈理形。

眉　目上毛也从目象眉形及頟理。

頤　篆文𦣝古文作𦣝。

𩠐　籀文𦣝。

肩　髆也从肉象形。

肩　俗从戶省非从戶也。

厷　臂上也从又㇄古文象形。

肱　或又从肉。

右地之宜

皃 皃 頌儀也。从人。白象人面形。

兒 兒 孺子也。从儿。象小兒頭囟未合。案鼠好嚙、鵲好噪、兒好鬬、故象形同首歟。

𡥈 𡥈 籀文子。象人面有髮、臂、脛、坐在几上、非从囟从北也。字亦誤作崽。

母 母 牧也。从女。中有兩點、象人乳形。乳子為母也。

巤 巤 毛巤也。从𡿺、囟象毛巤巤之形。案巤鬣古今字。左昭七年傳云「使長鬣者相」則須亦稱巤矣。

㚇 㚇 𡿺蓋也。象皮包覆腦、下有兩臂、而夊在下。

頁 頁 頭也。古文䭫首之百。从人、象目及髮。

𩑋 𩑋 籀文頁。據偏旁補。

面 面 顏前也。从百、外象人面形。

𤘗 𤘗 古文牙。从古文齒。

先　首笄也。从古文人。匕象簪、與夫同意。俗作簪。

舁　籀文覍。从収。象形。

弁　覍、或作弁。亦从収、象形。案字亦變作卞。

黹　針縷所紩衣。从㡀、象刺文也。

帶　紳也。上象繫佩之形。佩必有巾、从重巾。

青　幬帳之象。从冂。㞢、其飾也。朱駿聲曰「今音讀如腔」案俗亦寫作壳、腔壳一聲之轉。

衰　艸雨衣也。从衣。𠂈象形。字亦作蓑。

裘　皮衣也。从衣。象形。與衰同意。

豐　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讀若禮。案豊禮古今字。今俗猶有曰禮盒者。其形如此字之象形矣。

器　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案老子曰「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故凡有所盛者曰器、無所盛者曰械。又左成三年傳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故从犬守之、亦猶

寅 寅 夾脊肉也。案从臼、與要从臼同意。金文有 [illegible] [illegible] 諸字、象人形、而中象夾脊、篆變作寅字耳、非从宀也。易艮卦云「裂其夤」上从夕、夕即肉字。鄭本作䏰、是其證。由夾脊肉之義、引申之而有敬惕之義。又說文有胂字、亦訓夾脊肉也、當爲寅之或體。

[illegible] [illegible] 古文寅。案从二臼、中亦象夾脊、特中斷之耳。徐灝曰「从土乃大之譌、集古錄大夫始鼎有[illegible]字、下从大、可證」。

要 要 身中也。象人要自臼之形。案从臼者臼而可知也。隸从古文、作要。今字又作腰。

足 足 人之足也。从止、即趾也。口象郄形、非口齒字。足爲郄下至跖之總名。故舉郄與止以該脛也。

足 足 足也。上象腓腸、下从止。案腓腸、今蘇俗名之曰胖肚。人行則胖肚顫動、足脚蓋古今字。

胃 胃 穀府也。从肉、象形。

肊 肊 胸肉也。从肉。朱駿聲曰「乙者胸旁骨、象形」。

榘　或又从木矢。

冊　古文冊又从竹。

兆　灼龜坼也从卜古文兆象形。

鼓　革樂也朱駿聲曰「从壴从又手擊之也屮象垂飾如崇牙樹羽之屬與肯支同意俗字作鼔與从攴之鼓別」。

殸　籀文磬。

磬　樂石也从石。声象磬及縣虡之形。殳擊之也。

壴　陳樂立而上見也从豆。豆者豎也侸也屮象崇牙樹羽之屬上見者。

夬　分決也从又。朱駿聲曰「引弦彄也コ象彄丨象弦今俗謂之扳指字亦作觖」。

叏　朱駿聲說「手飾也从又屮其飾也與肯同意」。

射　金文石鼓文射字如此篆變从身即張弓注矢形之譌也。

弓　汗簡引說文彈字从弓持丸。

獄从二犬之意矣（古以刑名相連）

卑 圓榼也。朱駿聲曰「此字即椑之古文、酒器、象形。ナ持之、如今偏提、一手可携者。」

鋞 酒器也。从金。古文巠。象形。

斝 玉爵也。朱駿聲曰「从斗、吅冂象形、是也。」羅振玉説龜甲古文斝字作𤉲、上象兩柱。吅冂即由𠦝而譌、當亦可信。

爵 禮器也。从鬯。又持之。𠆤即象器也。朱駿聲以為即古文雀。羅振玉説「𠆤即龜甲古文𠆤之轉寫而譌。上象冠毛以為柱。」羅説是也。

甗 鬲或从瓦。

爨 齊謂之炊爨。𦥑象甑、𦥑持之。冂為竈口。廾推林内火。甑與竈口皆象形。

𤍽 籀文爨。竈口象形。

巨 規巨也。从工、象手持之、巨即在其中矣。

巨 古文巨。亦从工、象手持之。

軎　軎　車軸耑也。从車。口象形。或作轊。案軎、隸亦寫作軎。

倉　倉　穀藏也。从食省。口象倉形。

向　向　北出牖也。从宀。朱駿聲曰「口象牖形。」

穴　穴　土室也。从宀。朱駿聲曰「象嵌空之形。」

屋　屋　居也。从至。朱駿聲曰「象屋重覆形。」

屋　屋　籀文屋。又从厂。

臺　臺　古文屋。上象甍高出之形。

閉　閉　闔門也。从門。才所以距門也。象形。

窗　窗　囱或从穴。

[illegible]　[illegible]　篆文[illegible]。

右近取諸身

蛇　蛇　它或又从虫。

矦 矦 射矦也象張布形矢集其中。

戟 戟 古文矛从戈象形。

盾 盾 瞂也所以扞身蔽目从目象形案象盾蓋及手所持處之作十字架者。

庚 庚 絡絲柎也干象柎形屮又手絡之會意。

笠 笠 互又从竹。

畁 畁 古文箕从収象形。

彗 彗 埽竹也从又象形或說丰古文丰字亦象彗形。

篲 篲 彗或又从竹。

弋 弋 橜也象折衺銳者之形从丿有物挂之也。

棥 棥 藩也从林爻象交午之形今俗曰籬笆。

苿 苿 兩刃臿也从木象形。

刈 刈 又或从刀。

盇盇　覆也。从皿。朱駿聲曰「大象覆蓋形。一者、皿中物也」是也。今隸作盍、俗又作盒。

(十)象形兼諧聲

厈厈　籀文厂。从干聲。

禽禽　走獸總名。象形。頭尾與禼全同。今聲。

𣎳𣎳　艸木盛𣎳𣎳然也。象形。八聲。

舜舜　舜艸也。蔓地連華。象形。舛聲。

鬼鬼　人所歸為鬼。案鬼者、歸人也。凡死人是也。死人面目先變。故由象鬼頭矣。厶聲。或說鬼夔同字。

齒齒　口齗骨也。象口齒之形。止聲。

圅圅　舌也。象形。𢎘聲。朱駿聲曰「𢎘象舌文理。今隸誤作函」。

豐豐　古文豐。从𡴀聲。案說文無𡴀字、而有从𡴀聲之字、猶無誩字、而有从誩之競字矣。

矣矣　古文矢字。朱駿聲據𨙸篆說解、補字亦作𡰪。尸聲。

蠆 毒蟲也。从虫。象形。案即萬之或體。隸作蠆、不省。

蠤 蠆、或又从䖵。

右遠取諸物

③象形兼指事會意

雲 山川气也。篆本古文云、又从雨。

身 躳也。案金文有作[illegible]者、可證从人、象身有孕。下一者、所以限之。猶乖乖字有一之例矣。篆變作[illegible]也。

[illegible] 西 舌皃。从谷省。象形。上一、蓋指口、猶丂之一也。

㐁 古文西。亦从谷省。

長 上也。从儿。朱駿聲曰「字當訓髮、人毛之最長者也。𠂆象長髮緜延之形、一以束之、从匕、久而色變也。與老同意」是也。或說从兀、亦通。

镸 古文長省匕。

能飛、故亦可讀飛歟。蓋亦叚借之一例矣。一字數讀例

能 熊屬。足似鹿。从肉。㠯聲。

荊 古文荊。攴象形。从艸。形省聲。

貌 籀文皃。又从豹省聲。

𥚚 古文鬼。又从示。

網 网或又从糸。亡聲。

履 足所依也。舟象履形。从彳从夊。會意。尸聲。

[illegible] 米舌也。入象形。从木。朋聲。字亦作欏、作櫂。

[illegible] 籀文其。又从籀文匚。

二、半體兼會意

谷 泉出通川為谷。从水半見、出于口。

㕣 山間陷泥地。从口。象水敗皃。案亦同谷字例、从水省。

於　旌旗杠貌丨象形。㫃聲。

其　籀文𠀠。又从丌聲。今隸从籀作其、稍省。

罔　网或从亡聲。

㒺　古文网。亦象网形、省非从冂亡聲。

⿸厂囟　古文席。象形。石省聲。

(5)象形兼會意諧聲

金　五色金也。从土。左右注、象金在土中形。今聲。

金　古文金三注。

巂　周燕也。从隹。屮象其冠也。冏聲。周曰燕。越曰巂。朱駿聲曰「玄鳥古所重、特製燕乙巂三字、皆象形。」

龍　鱗蟲之長也。从肉。⿱卜己象形。童省聲。或說⿱卜己古飛字、亦作巴、故肥配皆从巴得聲。案金文龍部鐘作（古文）、旁象龍。餘如偏旁从龍字、大都象龍形。然則⿱卜己巴本象龍形。以其

段借字也。止戈為武、左宣十二年 反正為之、左宣十五年 此皆指為某字某字之例徵也。又漢世俗說屈中為虫、亦實指為之例徵。漢人去古未遠、六書之義法未瑩、其說虫字固謬、而所用以為說之義法未謬。然晉唐以還、多不了此、故如衛恆賈公彥之徒、皆止膚述許慎之說而已。徐鍇朱駿聲以反文成字為指事、戴侗周伯琦則以為轉注、而王筠又以禾夨夭交尢勹之類、屈曲成字者為指事、此皆故例尚不之知、更何論其能知會意亦即圖畫之變哉。劉師培曰

說文之釋會意也、謂比類合意、以見指撝、武信是也。吾謂兩形並列之字、亦出於古代圖畫。例如武字从止从戈、在上古時、必畫一人作止戈之形。信字从人从言、在上古時、必畫一人作欲語之形。又如儛字从人从舞、即畫一人而加以舞蹈形也。位字从人从立、即畫一人直立之形。伐字从人从戈、即畫一人荷戈之形。男字从力从田、即畫一人耕田之形。婦字从女从帚、即畫一女持帚之形。苗字从草从田、即畫草生於田之形。焚字从林从火、即畫以火燒林之形。鳴字从口从鳥、即畫羽族發聲之形。吠字从口从犬、即畫犬屬發聲之形。嵩字从山从高、即畫山峯最高之形。由是言之、則會意者兩形並列之謂也。亦即古代之圖畫也。故會意出於象形。又如祭字从又从示肉、

梟 不孝鳥也。日至，捕梟磔之。从鳥頭在木上。

慶 行賀人也。从心从夊。吉禮以鹿皮為之，故从鹿省。

俎 禮俎也。从半肉在且上。

支 去竹之枝也。从手持半竹。

𦰏 糞也。王筠曰「从艸，象其蕪穢也。从胃省者，已自胃而出也」。字亦作屎。史傳皆以矢為之。

酋 繹酒也。从酉，水半見於上。

以上論列象形純雜二大例，頗涉繁賾，未敢盡以為當也。

第四節 會意通論

會意者，班曰象意，其義一也。亦圖畫之變，而類物之情，（象形類物之狀）近於發凡起例。故曰「比類合誼，以見指撝」。蓋比物醜類，（禮記學記文）而合於誼，亦猶之言擬於其倫矣。指撝者指為也。（為作撝者，承上指字而增加手旁，古書多有此例。指為者猶今法家言視為，言作為言認為也。）左氏傳曰「人三為衆，（周語。案即㐺字，衆乃後起字。）女三為粲，（周語。案即姦字，後以姦為惡意而別造姣，為美意字。粲則

劉君此解、洵為創見、雖有不盡諦、而大致可取。今益以左氏傳及漢人之說會意字諸古例、昭灼不昧、故會意之諸例明、而六書之中堅已攻破也。其與轉注、形聲合體象形、合體指事、斷然不能強同者、則彼四者皆以機械之關係而成字、而會意則以化合之關係而成字者也。然有化合兩體以上而成字者、此會意之正例也。有化合一體、或其一部分而成字者、此會意之變例也。試分論如次。

第一、會意正例

一、同母會意

(甲)同母同字

(1)竝文例

屾　二山也。或說同山。

沝　二水也。或說同水。

丰丰　金文有此字、或說同丰。亦作丰

丯丯　說文無丯丯字、而兢字上从之、或說同丯。

即古人祭神以手持肉之圖也。丈字从又从十、即古人以手持丈之圖也。集字从木从鳥、即鳥在木之圖也。牢字从宀从牛、即牛在屋下之圖也。此皆會意之正例、餘可類推。故說文列會意各字、約分二類、例如天从一大、皇从自王、周从用口、閏从王在門中、仁从人二、吏从一史、諸字、王筠以順遞為義之字釋之。案此類文字之中、有出於象形者、亦有出於指事者、然以出於象形為正例。又如祝从示从人口、咠从口从耳、咸从口从戌、启从戶从口、正从一从止、竟从音从人、癸从癶从矢、諸字、王氏筠曰此對峙為意之字也。此類之字、不能以所从之兩體三體連貫而直捷言之、由其用意多委曲也。凡兩言从者皆是。要而論之、會意雖以意為主、然每字之義、皆起於字形。故說文所列會意之字、有以字形發明字義者、如莫日且冥也、从日在茻中、益水在皿上、益之意也、杲明也、从日在木上、之出也、从屮从一、一地也、圂廁也、从豕在囗中、光从火在人上、坐从二人在土上、或古域字、从口从戈以守一、輦从夫在車前引之、諸字、是與順遞為義者為一類、然字義即見於字形、則亦古圖畫之變形也。又如雈鴟屬、从隹从𠂇、有毛角也、夔似人、故从頁巳、止夊其手足也、氐木本也、从氐从一、其貫於一下者、根在地下也、三字、皆會意而兼象形者也。又如葬从死在茻中、一則薦之之物之形、父从又舉杖、匘从囟从匕、相匕著也、巛象髮、三字、皆於會意外、另加一形者也。舉此數証觀之、則會意一體、即象形中複雜之字也。國粹學報乙巳第十二號、小學發微、並附原注、

或說集雧同字則雔隹亦同字也」然非也、嚴古文作嚴、不能謂二口與三口同字、夫物固有不齊者。

(乙)同母異字

(丁)並文例

(三並)

多 古文多。从並夕。

雔 雙鳥也。从二隹。讀若醻。

㹜 兩犬相齧也。从二犬。

豩 二豕也。或說豳从此為聲。伯貧切。

𧰲 希屬。从二希。會意。

虤 虎怒也。兩虎鬥也。五閑切。

林 平土有叢木曰林。从二木。

槑 槑 古文某。重某。从口、與从甘、一也。

𣘹 𣘹 二東。曹从此。或說同東。

兟 兟 進也。从二先。或說同先。

⿰入入 ⿰入入 二入也。或說同入。

玆 玆 黑也。从二玄。或說同玄。與草玆益之玆、迥別。

2 疊文例

(二疊)

叅 叅 二余也。讀與余同。朱駿聲曰「叅即余之籀文」。

(三疊)

⿱卤⿰卤卤 ⿱卤⿰卤卤 籀文卤。从三卤。

⿱共⿰共共 ⿱共⿰共共 籀文共。从三共。

⿱乃⿰乃乃 ⿱乃⿰乃乃 籀文乃。重三見意。

聑 安也。从二耳。丁帖切。

䀠 左右視也。从二目。讀若拘。又讀若良士瞿瞿。

覞 竝視也。从二見。弋笑切。

𢪒 収、楊雄从兩手。

誩 競言也。从二言。

辡 辠人相與訟也。从二辛。

兟 𣌭𣌭、銳意也。从二先。俗字作尖。

𢆶 微也。从二幺。

玨 二玉相合為一玨。或作瑴。

斦 二斤也。朱駿聲曰「此字當讀如質、即椹櫍之櫍也」。

弜 彊也。从二弓。

皕 二百也。讀若祕。

棘 棘　小棗叢生者。从竝束。

秝 秝　稀疏適秝也。从二禾。讀若歷。

㼌 㼌　本不勝末、微弱也。从二瓜。讀若庾。

甡 甡　衆生竝立之皃。从二生。

从 从　相聽也。从二人。

𠨍 𠨍　二卪也。从二卪。

㚘 㚘　竝行也。从二夫。讀若伴。

竝 竝　併也。从二立。今隸作並。

臸 臸　到也。从二至。人質切。

奻 奻　訟也。从二女。

頁頁 頁頁　選具也。从二頁。朱駿聲曰。此字實即𠨍字之異體。

吅 吅　驚嘑也。从二口。

(2)疊文例

(三疊)

𠈌 多 重也。从重夕。

𤆎 炎 火光上也。从重火。

圭 圭 瑞玉也。从重土。

棗 棗 羊棗也。从重朿。

弜 弜 艸木弓盛也。从二弓。

友 友 同志為友。从二又相交友也。

𠬞 𠬞 古文共从重𠬞。而上𠬞形稍變。

哥 哥 聲也。从二哥。朱駿聲曰「發聲之語。如可而平。今以為倆兄之詞」。

八 八 分也。从重八。段玉裁說即兆字。大誤。

戔 戔 賊也。从二戈。朱駿聲曰「即殘之古文」。

丽 丽

古文麗。从二万而形變。說文無万字。實即丙之異體。章炳麟曰、說文旁字古文作𣃦、丅即万字、從一。篆作丙者、古文一、後世多作重畫、如丌之作亓、其來舊矣。万、盈數也。故旁從万、訓溥。又麗古文作丽、篆文作丽、丆即万、亓即万、筆勢稍異耳。二万為麗、猶二百為皕、故麗亦訓數。」小數問答 章猶未知万即丙字也。

丽 丽

篆文麗。

赫 赫

火赤皃。从二赤字。亦作赩、作焃。

㸚 㸚

二爻也。朱駿聲曰「象交文麗爾之形。實即古文爾字」。

䖵 䖵

蟲之總名也。从二虫。

賏 賏

頸飾也。从二貝。朱駿聲曰「駢貝為飾、實即嬰之古文」。

龖 龖

飛龍也。从二龍。讀若沓。

（三並）

㐺 㐺

衆立也。从三人。讀若欽崟。衆从此。案實即古文衆字。

麤　行超遠也。从三鹿。俗作麄、作麁。

毳　獸細毛也。从三毛。朱駿聲曰「今蘇俗謂之底絨」。

卉　艸之總名也。从屮从艸。會意、有大有小也。朱駿聲曰「三屮亦衆多意」。

森　木多皃。从木从林。案从三木、亦通。

孨　謹也。从三子。讀若翦。

姦　私也。从三女。或說从女从奻。

品　衆庶也。从三口。

聶　附耳私語也。从三耳。

惢　心疑也。从三心。讀若易旅瑣瑣。

劦　同力也。从三力。胡頰切。

譶　疾言也。从三言。讀若沓。

嚞　古文哲。从三吉。字亦作喆。

畕 比田也。从二田。段玉裁曰「當即陳陳相因之陳」。

䲆 二魚也。朱駿聲曰「易剝貫魚。蓋連行之意」。

（三疊）

皛 顯也。从三白。讀若皎。

垚 土高也。从三土。

磊 衆石也。从三石。字亦作磥作礧作礌。

灥 三泉也。从三泉。

焱 火華也。从三火。與炎略同。

雥 羣鳥也。从三隹。

驫 衆馬也。从三馬。甫虯切。

羴 羊臭也。从三羊。或作羶。

猋 犬走皃。从三犬。

収　竦手也从𠂇从又。朱駿聲曰「與拲略同與拱別」。

舁　共舉也从臼从収。案象兩人相向、四手對舉也。

鬥　爭也从丮斤相持。

歰　不滑也从四止。誼與濇同字亦作澀。

(午)背文例

北　乖也。从二人相背。二人相比為从、二人相違為北。

𨛜　鄰道也。从邑从𨙨。巷鄉字皆从此。

臦　乖也。从二臣相違。讀若誑。案从二臣者、亦古文正反不分之例也。

癶　足刺癶也。从止𣥂。讀若撥。案足刺癶者、今俗語曰「立別」是也。

步　行也。从止𣥂相隨背。

舛　對卧也。从夊𡕒相背。或作踳。字亦作僢。

夅　服也。从夊𡕒相承、不敢並也。

奰　奰　壯大也。从三大三目會意。案當从三⿱罒大、蓋古有⿱罒大字而佚矣。奰字亦誤作贔。

轟　轟　羣車聲也。从三車。字亦作輷、作⿰車旬、作⿰車勻。

蟲　蟲　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从三虫。

鱻　鱻　新魚鯖也。从三魚。

四疊

茻　茻　衆艸也。从四屮。或說从二艸。案以茻例之、似从四屮為較當。

㗊　㗊　衆口也。从四口。讀若戢、又讀若呶。

㠭　㠭　極巧視之也。从四工。字亦作搌。

(3)對文例

𨺅　𨺅　兩阜之間也。从二阜。案从二阜者、古文雖反文別為字、又往往正反不分也。——玉篇讀如阜。或曰即今隧字。存參。

𠨍　𠨍　事之制也。从卩卪。案金文龜甲古文皆作兩人相向形。卿字从此。今卯亦讀如卿。

二「邋二員游」。員即云也。當讀為君子云獵云獵云遊。〔金文曾伯霥簠亦有此句法〕是也。而亦施之於造字、則仁𡰥夳諸字是也。劉心源曰「謙卦篆人道」之人作[illegible]、碧落文「誼越人倫」之人作[illegible]、汗簡引學岳碑人作[illegible]、皆从叅人不省。章炳麟亦謂「金文人字有作人人者、重人為仌、以小畫二代重文、則為仁。」〔檢論五正名雜義〕皆可證仌同仁字。而仁从二者、即重文之記號、以代其重一人字者也。或說「仌者取人人之義、平等之謂也。」或說「人而又人、形而上之名詞也。」均通。若古以仁人通用、如論語「為仁之本」、「井有仁焉」、皆即人字。夷仁通用、則如夷羿山海經作仁羿是也。此皆不特同聲通叚、亦有相近之義可通矣。

[illegible] 𡰥

古文仁。朱駿聲謂「[illegible]即橫人字」是也。案尸人雙聲、陰陽聲轉、古實一字。尸下二畫、亦重文之記號也。劉心源據宿[illegible]鬲謂「[illegible]即妃之左右互易、𡰥本字實作[illegible]、寫者省下體為二、故成𡰥。」〔奇觚室吉金文述卷八〕其說甚塙。又說文䧃下云「𡰥古文夷字」〔孝經釋文蓋本此〕。遲重文亦从𡰥、而夷下失收此字。然𡰥夷當為同音通叚、非一字矣。

(5)合文例

廿 廿 二十并也。讀若入。案古金文作廿。

卄 卄 古文廿省。據說文說解、補。

卅 卅 三十并也。讀若蔌。案古金文作卅。

卅 卅 古文卅省。據說文說解、補。

卌 卌 二廿并也。讀若卅。案古金文作卌。

卌 卌 古文卌。據說文說解、補。

州 州 水中可居曰州。从重川。案州島古今字。二川繞流中空處、即島也。與古金文行字作八巛、中空處象十字大道同意。然州从二川會意、又與行象形不同也。

州 州 古文州省。

(6)重文例

仁 仁 親也。从人从二。案二者、重文之記號也。古刻有此重文之記號者、如石鼓云「君子員

二、異母會意　此類字多、但每例摘舉數字。

(甲)二母成字

(1)順下例

走 走　趨也。从夭止。案吾家南原隸辨訂從犬止、世多從其說、非也。

美 美　甘也。从羊从大。

同 同　合會也。从冃从口。案金文石鼓文俱作𠔀、冃古文凡字。

甚 甚　尤安樂也。从甘匹。朱駿聲曰「甘者飲食、匹者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說、甘者飲食、匹者衣服、衣食人所大安樂也」。

(2)逆上例

武 武　伐也。左氏春秋宣十二年曰「止戈為武」。

臭 臭　大白澤也。从大从白。古老切。

分 分　別也。从刀从八。八、別也。以劈分之也。

太

古文泰。或說从大从水省、非。又或謂从大从古文上、亦非。或謂「古人於連用重出字、下一字多省作二、明二即上一字也。」故二即古文上字、其說較通。然因謂太从大从古文上、而為太上之義、則非也。下从二者、亦重文之記號也。金文叔弓鎛「無泰無巳」之泰作[illegible]、毛公鼎「敃天泰威」之泰作[illegible]、汗簡引古老子作[illegible]、皆从絫大不省、可證。蓋大而又大之為太、與人而又人之為仁、同例矣。實與从水訓滑之泰不同字。古特通叚、故說文以為太即古文泰耳。今隸書作太、則更為太之省。

孖

見金文陳孖匜、陳公子孖叔盧。

孖

見金文孖商盤。二畫在上在下、一也。說文孴、籀文作孴、从孖、則孖亦孴字矣。

奻

見井𡰥奻鍾。同奻。女還切。

差

籀文差。从𠂇。𠂢聲。當重之、故亦下作二、為重文之記號。

同𥂕。見金文拍盤。

尼

近也。案劉心源曰「古刻重體亦有作二者、守敦㒳夷字作重二重二、宋槧重文亦有作二者。」以此知尼即𡰥、後分為二是也。日本書漢字、重文作々、亦頗類此。

闖　闖　馬出門也。从馬在門中。讀若郴。

匃　匃　乞也。亡人為匃。誤作丐。

興　興　舉也。从同从舁。同力舁之則舉也。

寇　寇　暴也。从攴完會意。與敗賊同義。

(6)外包例

困　困　故廬也。从口木。案與束从口木殊者、此口謂廬舍也。

安　安　静也。从宀下女。案女正位乎内之意。

軍　軍　圜圍也。从勹車。

㔷　㔷　側逃也。朱駿聲曰「當从匸从内會意。說文各本从匸从丙、誤多一橫」是也。匸者藏匿也。

(7)穿合例

折　折　斷也。从斤斷艸。

悉 悉　詳盡也。从心从釆。釆辨古今字。悉即心已辨識也。

(3)左行例

相 相　省視也。从目从木。

縣 縣　繫也。从系持県。

取 取　捕取也。从又从耳。周禮、獲者取左耳。案俘馘也。

孰 孰　食飪也。从丮𦎫。物𦎫可丮而食之也。

(4)右行例

信 信　誠也。从人从言。

夗 夗　夗轉卧也。从夕从卩。卧有卩也。

躳 躳　身也。从身从呂。朱駿聲曰「身曲則呂見」。

尟 尟　是少也。从是少。字亦作尠。

(5)中發例

𡉣 舌 舂去麥皮也。从臼。干所以舌之。字亦作𦥑。案舂字从午、舌字从干、可證午干同為象形字。

贏 贏 賈有餘利也。从貝从𣎆。𣎆、多肉獸也。或曰即螺本字。

(乙)三母成字

(1)順下例

善 善 古文苟。从羊。祥也善也。从勹、猶密裹也。勹口、慎言之意。篆作苟。

畟 畟 治稼畟畟進也。从田从人从夊。

直 直 正見也。从十目視乚。無可匿也。

突 突 竈突也。从穴有火。又即有省也。朱駿聲曰「本訓當是竈窗。讀若禫。秦漢以來、相承誤作突。突突形近、禫突聲轉、此致誤之由。」

(2)逆上例

棄 棄 籀文𢍏。从廾推𠦒棄之。从𠫓。𠫓、逆子也。

芻　芻　刈艸也。案金文有作[illegible]者。古陶文騶字从芻作[illegible]。說者謂从又持斷艸、篆譌而為芻、非从二勹也。

支　支　古文支从斷竹。或說从二巾、非也。

龠　龠　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也。从品侖。

柬　柬　分別擇之也。从束从八。

秉　秉　禾束也。从又持禾。手持一禾為秉、持兩禾為兼。

弔　弔　淑也。从人持弓。案即叔之本字、男子之美稱也。自用叔而弔廢矣。詩曰「昊天不弔」、則段為淑字。

央　央　中央也。从大在冂内。大者人也。

爽　爽　明也。从㸚从大。

[illegible]　[illegible]　快也。从言从中。於力切。

䜌　䜌　亂也。从言从絲。呂圓切。

㡭 際見之白。从白、上下小皃。

兼 并也。从又持二禾。

夾 持也。从大挾二人會意。

⑹以二守一例

獄 訟也。从二犬守言。言、訟者也。所謂犴獄也。

坐 古文堊。从二人對坐土上。

㦰 絕也。从二人持戈。

⑺離合例

解 判也。从刀判牛角。

灋 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从去。

染 以繒為色也。朱駿聲曰「當从水从木从九會意。木者梔茜橡斗之屬、所以染也。染之數、究于九、故从九」。

僉　皆也。从亼从吅。亼。吅讙、亼集、皆古今字。古無投票代表之法、從大衆歡聲所集者、爲僉同也。

㫬　古文慎。从日火屮。屮者徹也。日於晝、火於夜、朝夕惕厲之意。

婁　空也。从女中毋。毋者空也。章炳麟說「中空者欿然不足、歆羨相求之誼。」（小斅答問）案離婁雙聲連語、離中虛、故婁亦取中空義、虛中以待也。

(3)中發例

老　考也。七十曰老。从人毛匕、言須髮變白也。

丞　翊也。从廾从卩从山。山高奉承。案山以喻高也。

(4)外包例

胤　子孫相承續也。从八幺肉。八、分祖父之遺體也。幺、如絲之繼續也。

(5)以一兼二例

簋　黍稷方器也。从竹从皿从皀。案竹皿以皀之意。皀古饗字。

晝　晝　明也。日之出入、與夜為介。从日、从畫省。

⿰圥圥　⿰圥圥　古文堯、从二土、二兀省。

兜　兜　兜鍪首鎧也。从𠑹、从皃省。

⿸耂易　⿸耂易　行才相逮也。从老省、易省。讀若樹。朱駿聲曰「老人行遲、且依牆傍物、步小、兩足才相及、故以蜥易之緣壁譬之」。案象老人傴僂形、非从易省、亦通。

再　再　一舉而二也。从一、从冓省。案冓加也、就所加者而舉之、則為一舉而再也。對偶之詞曰二、重疊之詞曰再。

爯　爯　并舉也。从爪、从冓省。案亦取木交加為冓、故會一手舉二之意。王筠曰「以冓字摺疊合兩為一、故一舉其中為再、爪舉其中為爯」。說太纖巧。

⿰耑攵　⿰耑攵　秒也。从耑、从攸省。

攸　攸　行水也。从攴、从人、从水省。

茍　茍　自急敕也。从羊省、从勹、从口。陳立說、訓誠訓假訓且之茍字、皆為自急敕之引申義。

筋　肉之力也。从肉力、如竹。竹物之多筋者也。

祭　祀也。从示、神也。从又持肉以祭。

對　譍無方也。从口从丵从寸。寸、法度也。

(丙)四母成字

㬥　晞也。从日出廾米。

夒　貪獸也。一名母猴。似人、从頁巳。止、其足也。夊者行也。案母猴、沐猴、獮猴、皆一語之轉。字亦作猱。

寒　凍也。从人在宀下。以茻薦覆之。下有仌。

廛　二畝半、一家之居也。从厂里八土。八者、别也。在里曰廛、在野曰廬。字亦作㢆作鄽。

(丁)五母成字

鬱　芳艸也。十葉為貫。百廿貫、築以煮之、為鬱。从臼缶冖鬯。彡、其飾也。

(戊)省形成字　此類字多、略舉數字以見例。

匕 匕 變也。从倒人。倒子為𠫓、生也。倒人為匕、死也。經傳皆以化為之。案人形倒置、非必化死之義、可證匕乃會意、而非象形。下列諸字、俱可類推。

匕 匕 相與比敘也。从反人。案金文以為考妣字。

从 比 密也。二人為从。反从為比。

丸 丸 圜也。傾側而轉者。从反仄。朱駿聲說从鳥省、非是。

㐆 㐆 歸也。从反身。朱駿聲曰「釋氏書有皈依字。皈字疑當从反身作躯、即㐆之俗。」存參。

𠨍 𠨍 卪也。朱駿聲曰「从反卪、今讀如奏、或用以為節奏字。」

𨛜 𨛜 从反邑。音闕。𨚍字从此。案此亦如反戶反臣之類、實當為正反同字。

𢑏 抑 按也。从反印。用印必向下按之、俗从手从𢑏、今誤作抑。

旡 旡 飲食气屰不得息曰旡。从反欠。居𣪘切。

旡 旡 古文从反旡。

司 司 臣司事於外者。从反后。后、君也。君道無為、臣道有為、故相反也。司反后為向君、𠫓倒

醯 醯　酸也。作醯以鬻[案即鬻粥字]以酒、从鬻酒竝省。从皿。皿、器也。字亦作醓。

(巳)亦聲成字　案諧聲所从得聲之字、聲亦有意。故實諧聲字、而古人往往以為會意亦聲之字。如說文云「吏从一从史、史亦聲」、「祏从示从石、石亦聲」、「禬从示从會、會亦聲」之類、即其例也。茲以古有此例、坿目於此、而其字則概定為形聲字焉。

第二、會意變例

一、反毋會意

(甲)反倒同字　此例如古巳㠯二字、同讀混用、即其一證、造字中亦往往見之、如云門象二戶、𦣞象二臣之類、是也。而金文尤多反書之例、抑亦同形通借之由。不然、則原始用字、不妨混同故也。今略述於此、不復臚論。

(乙)反倒異字　象形指事皆有反文、形聲僅徐鉉說文新坿一叵字。然各視其所主、主在象形、則象形、主在指事、則指事、惟主在反倒取譬、以喻意者、斯真會意字耳。故此為形聲所不得而有、象形指事所不得而混。

帀 帀 周也。从反㞢。案曰反曰到、一也。字亦作迊。俗作匝。

𢇍 𢇍 反㡭為繼。案𢇍當即繼之古文。

𣏟 𣏟 古文比。案从二倒干。書稱「比爾干」、及古人名比干者、从此。

㫗 㫗 厚也。从反亯。案到亯也。及於不亯者、則厚矣。

丣 丣 門兩扉開也。案从反門。取門之二戶而反之、未必即為開門形。惟取以喻開門之意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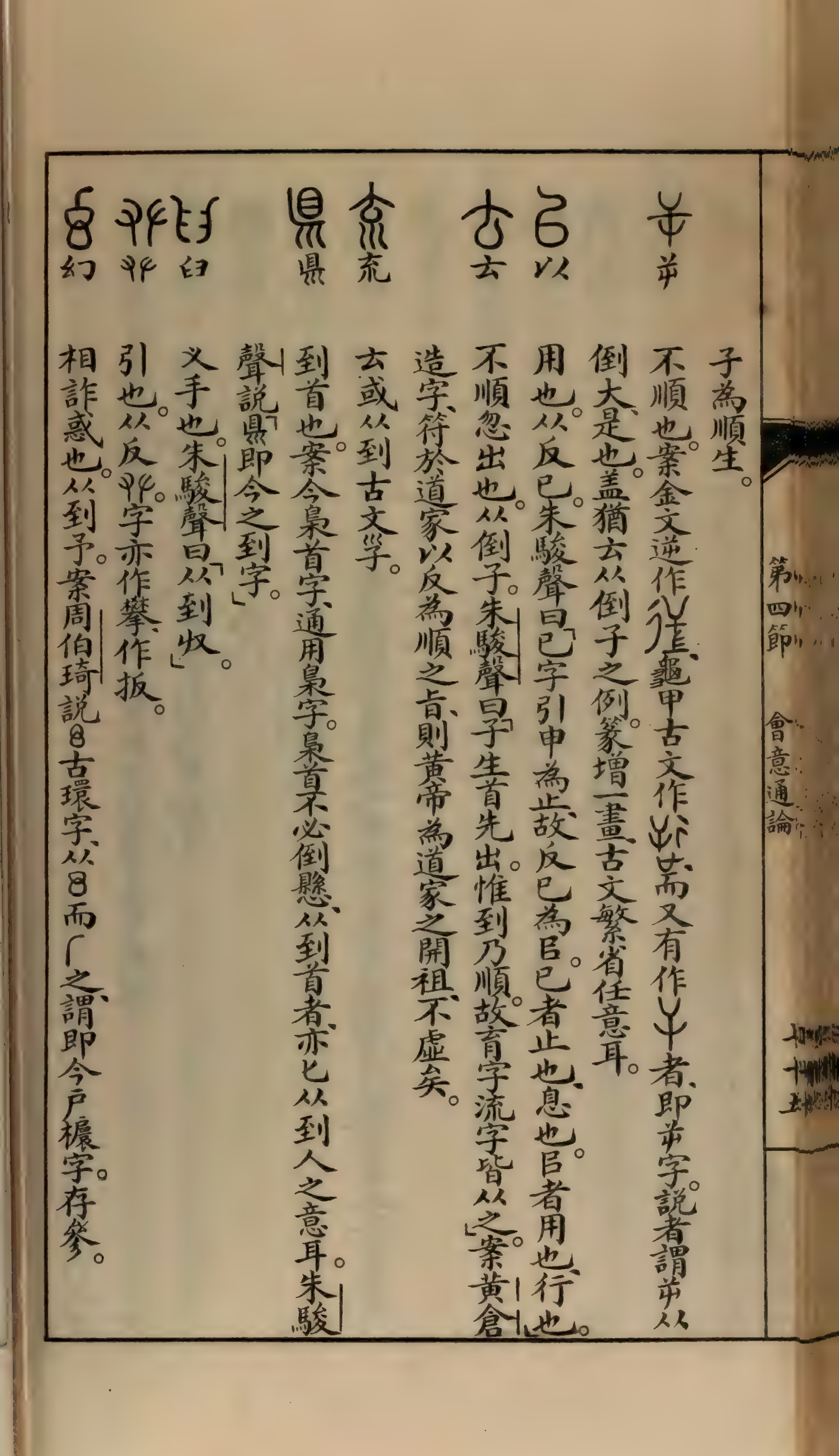
𠁥 古文卯。案即丣字、而故詭其書勢者。

𠀀 𠀀 反丂也。讀若訶。

乏 乏 容也。从反正。左氏宣公十五年傳云「反正為乏」。案正、金文作•止、从•聲、•古文丁字、是形聲字。受矢者為正、避矢者為乏。

叵 叵 不可也。从反可。字出三倉、而徐鉉新附字采之。

二、屈母會意



子為順生。

屰　不順也。案金文逆作[glyph]、龜甲古文作[glyph][glyph]又有作[glyph]者、即屰字。說者謂屰从倒大、是也。蓋猶𠫓从倒子之例。篆增一畫、古文繁省任意耳。

㠯　用也。从反巳。朱駿聲曰「巳字引申為止、故反巳為㠯。巳者止也、息也。㠯者用也、行也。」

𠫓　不順忽出也。从倒子。朱駿聲曰「子生首先出、惟到乃順。故育字流字皆从之。」案黃倉造字、符於道家以反為順之旨、則黃帝為道家之開祖、不虛矣。

㐬　𠫓或从到古文子。

県　到首也。案今梟首字、通用梟字。梟首不必倒懸、从到首者、亦匕从到人之意耳。朱駿聲說「県即今之到字」。

𦥑　叉手也。朱駿聲曰「从到収」。

𠬜　引也。从反𠬜。𠬜字亦作攀、作扳。

幻　相詐惑也。从到予。案周伯琦說8古環字、从8而𠃊之、謂即今戶檈字。存參。

𡯂尣　尪曲脛也。从大象偏曲之形。案曲其一脛也。或作尪。隸亦作尢、作尫。

无无　古文奇字無。說文引王育說「天屈西北為无」。案莊子庚桑楚篇云「天門者无有也」。蓋无从天字而屈曲之。或謂「无尣陰陽一聲之轉。无亦尣字、特古借為無字耳」。存參。若說文又云「无通於元」。以為从元、上引通之而成无字、例以元兀同字、此說必不可通。

三、引母會意　此例古未有此目、大類屈母會意諸字、故次此論之。

（甲）引曳同字　此例如共从二収作[篆]、弟古文作[篆]而篆作[篆]、皆不以引長、或引合其筆畫為異字、然亦鮮矣。

（乙）引曳異字

[篆]氐　木本。从氏大於末。讀若厥。案从氏、篆作[篆]、引長其下垂、則為氐也。說文於氏氐二字皆誤解、故於氐亦僅得其半解耳。莊子達生篇云「吾處也、若厥株拘」、厥即氐矣。

[篆]丰　艸盛丰丰也。从生。上下達。案謂引長中直也。然古金文作[篆]、象艸丰盛形。與[篆]象木老、枝葉重同意。則說文之解、非也。姑附此論之。

(甲)屈曲同字　此例如說文屯、从屮作屯。中、古文作中。䇂、从辛作䇂。皆不因屈曲其筆畫而見為異字。充類以至於繆篆而極矣。

(乙)屈曲異字

朩　朩　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从木而屈其上。玉篇以為即礙字。

尸　尸　神像也。象卧之形。凴几曰卧。案尸人古蓋一字、後分為二。故尸較人、稍變其形。

卩　卩　禮節也。从人。金文作卩、即屈卻為禮節也。今日本行鞠躬最敬禮、猶以手接於卻。說文謂象「瑞信相合之形」、非是。

勹　勹　裹也。象人曲形、有所包裹。案亦从人而大屈之。

臣　臣　臣服也。古金文作臣、即屈身為臣也。身、㐆古文正反不分。

夭　夭　屈也。从大而屈其首。

夨　夨　傾頭也。从大而傾其首。案夨側古今字。

交　交　交脛也。从大象交形。

第五節　轉注通論

轉注者、亦圖畫之變、而以類族辨物、竟是矣。蓋轉注正取義於轉輾注屬之謂。古注屬二字通段，檢說文通訓定聲注字說解自見故曰「建類一首、同意相受」。類者、部類也。說文五百四十部是也。首者、部首也。五百四十部首是也。同意相受者、同部中之字、皆承自一部首之意也。或有以部中之字、與部首絕不相蒙為疑者、不知說文據形系聯、舍形而專言義、則不通矣。說文據形為說者、如云「鳥足似匕、从匕」即其一例。而五百四十部首之說解、各有凡某之屬皆从某一語、自其屬而屬之、斯蓋注屬古今異語也。轉注之名定自古、而說文以屬解之然則轉注建類、使文字不散越、比諸象形依類會意比類、其帶有圖畫之色彩更偉。試例以水木二部、不已可見是二大類族者、幾有若滔天之水、欑天之木、極乎洋洋大觀也哉。觀第一章第五節引日本兒島獻吉郎支那文學史綱論江賦上林賦自見。惟古今為轉注之說者、多未瞭此。

衛恆曰、轉注、考老是也。以老為壽考也。

賈公彥曰、轉注者、老考之類、是也。建類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注、故名轉注。

徐鍇曰轉注屬類成字、而復於邊旁加訓。博諭近譬、故為轉注。人毛匕為老、壽耆耋亦老、故以老字注之。受意於老、轉相傳注、故謂之轉注。義近形聲、而有異焉。形聲江河不同、灘濕各異、轉注考

耴 耴 耳垂也。从耳下垂。案即引長其一筆、而見下垂之意、亦可為象形字。

曶 曶 出气詞也。从曰。象气出形。案亦引長其筆畫以見意。或說象笏形。朱駿聲謂象佩玉、存參。字亦作曶。

𡆤 籀文从口。

夂 夂 行遲曳夂夂、象人兩脛有所躧也。案夂與讀若黹之夂、均倒止之變。夂金文作[glyph]、則夂特引長其畫、當作[glyph]、以見行遲曳夂夂之意耳。

世 世 三十年為一世。从卅而曳長之。

丣 丣 古文酉。案丣本字、酉借用字。朱駿聲說「酉丣截然兩字、闢戶為卯、閉戶為丣、丣从卯而關其上」是也。丣正即从卯之上橫引合之以見意耳。或曰卯从卩、傍坐二人、故埀以丣。

廴 廴 長行也。从彳而長之。

以上論列會意正變二大例、頗涉繁蹟、未敢盡以為當也。

發疑夏炘六書轉注說孫詒讓名原皆主以說文五百四十部為建類始一終亥五百四十部之首為一首凡某之屬皆从某為同意相受其立論為最當乎。蓋明乎此則戴段諸家互訓之說其同部互訓者、亦可歸納於是也。又最近章炳麟國故論衡特解建類一首之類謂即聲類也。首、謂即語基也。而其弟子朱宗萊文字學形義篇因之。則不知聲類一名、雖見於鄭玄周禮序及秋官序官注然非此說文所云之類也。說文叙所云之類、乃形也、非聲也。衛恆曰「以類為形」可知此漢晉舊義也。豈可斷章取義、貿然釋之曰聲類語基也哉。

總之、諸為轉注之說者甚衆大別之為主形轉、主聲轉、主義轉、三派、而以主形轉者為近是。或謂五百四十部、分自許慎、何與於倉頡造字乎。不知倉頡造字、而史篇傳其遺緒。急就篇云「分別部居不雜厠」是分部者、不巳由史篇早開其端緒哉。故說文五百四十部、雖謂之述而不作、可也。茲試錄江許張孫四家之說、如左。

江聲曰轉注統于意。轉注者、轉其意也。如挹彼注茲之注。故立老字以為部首、即所謂建類一首。考與老同意、故受老字而從老省。考字之外、如耆耋壽耇之類凡與老同意者、皆从老省而屬老。

老實同、妙好無隔。此其分也。

又曰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謂老之別名、有耆有耋有壽有耄。又孝子養老是也。一首者、謂此考等諸字、皆取類於老、則皆從老轉注之言。若水之出源、分歧別派、各受其名、而本同主於一水也。而今之俗說、乃謂左回為考、右回為老、此乃委巷之言。且又考老之字、不皆从丂、丂音考、老從匕、音化也。散言之曰形聲、總言之曰轉注。謂耆耋耄壽皆老也、凡五字。試、依爾雅之類言之、耆耋壽、老也。又老壽耋耄耆可同謂之老、老亦可同謂之耆、往來皆通。故曰轉注、總而言之也。

衛氏墨守許慎之說。賈氏與裴務齊同時、其說左右相注、亦略同裴氏謂考字左回老字右轉之謬矣。徐氏之說頗明、而不曉注屬通叚字、斯其蔽也。此外如宋張有毛晃鄭樵、元楊桓劉泰戴侗周伯琦、明趙古則楊慎王應電朱謀㙔張位吳元滿焦竑甘雨趙宧光方以智諸家、造說尤多踳駁、清世、吾家亭林音學五書猶言之得失互混。吳善述六書約言略同元之戴周、曹仁虎轉注古義攷亦類明之楊趙、戴震六書論倡轉注即互訓之說、而段玉裁許翰王筠張度諸家用之、然誤也。若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以叚借為轉注、其謬更不待言。無已、則惟江聲六書說許宗彥轉注說張行孚說文

則可以轉移而無強造之病。有轉注、則有所依坿而無虛造之患。今之言轉注者、不求之於偏旁字體、而求之於詁訓字義釋轉注為互訓、謂如爾雅之釋詁。不知詁訓出於後來、若造字時、欲造一字、而先有一字以釋之、則此字可不造。造字至簡、雖必不可闕之字、而其體無從生、則不得已而假借為之。豈有以數十字而當一字之用者乎。三代以後、字體遞變、古今語異、譌字漸多、施之於文、不可遽曉、於是而有訓詁、非制字時所預有也。東漢以前、釋古人之書者、曰解曰說曰傳曰故曰章句曰解故曰說義、無曰注者。自鄭氏始有箋注之名、以後乃多作注、而欲以此當六書之轉注、恐非篤論。注字之本義明、而後轉注可得而言。（鑑止水齋集）

張行孚曰六書義例、惟轉注一門、最多歧說。自唐以來、言轉注者、以左回為考、右轉為老、當之、今固共知其非矣。即近時言轉注者、或以全書互訓當之、如「底下也、下底也」段氏玉裁以為轉注、「亶衺也、衺亶也」王氏筠以為轉注、是也。或以一部中互訓當之、如「祥祉福也、福祐也」孫氏星衍以為轉注、「考老也、老考也」鈕氏樹玉以為轉注、是也。（案鈕氏轉注雖主江艮庭、其實未達艮庭之意）雖其說小有不同、要皆以互相訓釋為主。然愚嘗聞許氏宗彥之言、以為「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皆指造字之始言之。

是取一字之義、以概數字、所謂同意相受。叔重但言考者、舉一以例其餘爾。由此推之、則說文解字一書、凡分五百四十部、其始一終亥五百四十部之首、即所謂一首也。下云凡某之屬皆從某、即同意相受也。六書說

許宗彥曰、六書之來古矣、指事、象形、形聲、會意、皆指造字之始言之、則假借、轉注、亦出於造字之始可知也。或分事形聲意為體、假借轉注為用者、非也。假借者、假此字為彼字、假其體也。轉注者、由一字為數字、由數字為數十百字、從偏旁轉相注、亦言體也。小學家言轉注者、尤多歧說。考之說文、則所言極明白易曉。而學說文者、求深而反失之。祭酒曰、「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後叙曰、「其建首也、立一為端。」即建類一首之謂也。如示為部首、從示之偏旁、注為神祇等字。從神祇、注為祠祀祭祝等字。從祠祀祭祝、復注為祓禧禠祜等字。展轉相注、皆同意為一類。其偏旁悉從示、故示為建類之首。許君舉考老以見例、是已。注本言水相輸灌、通流字之从一首相注、亦猶水之從一原相注。爾所謂同意相受、蓋如水之受水也。他如左傳言跗注、言又注、爾雅言注旄首、皆以相屬為義。轉注之字、亦有屬於部首之義矣。是故事形聲意四者、字之所由造。有假借、

派、為江為漢、各受其名、而本同注於一水也」。江氏之言、以為「轉注如挹彼注茲之注。立老字以為部首、所謂建類一首、考與老同意、故受老字而从老省。考字之外、如耆耋壽耇之類、凡與老同意者、皆从老省而屬老、是取一字之意、以概數字、所謂同意相受。叔重但言考者、舉一以例其餘爾。由此推之、則說文解字一書、凡分五百四十部、其始一終亥五百四十部之首、即所謂一首也。下云凡某之屬皆從某、即同意相受也」。許氏之言、以為「轉注者如示為部首、從示之偏旁、注為神祇等字、從神祇注為祠祀祭祝等字、從祠祀祭祝等字、復注為祓禧福祐等字、展轉同意為一類、其偏旁悉從示、故示為建類之首。許君舉考老以見例、是也。蓋說文注訓灌也、注本言水相灌輸通流、字之從一首相注、亦猶水之從一原相注、所謂同意相受、蓋如水之受水也」。之三說者、各不相謀、而若合符節。其於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之指、可謂精究無遺、而無絲毫背畔矣。蓋造字之初、苦難孳乳、每類立一首字、而其餘同類之字、依首字意展轉增之、（如因其聲增之、則為形聲字、因其意增之、則為會意字、）則生生而不窮矣。此轉注所以為六書一大綱也。許君舉考老二字以見例者、蓋考亦訓老、同意相受之意最明、而又以首受考老為韻也。（凡上文物詘日月、名成江河皆為疊韻、）乃徐江許三家之說、精晰如此、而王氏

案段氏謂倉頡造字、止有指事象形二者而已、其後文與文相合、而為形聲、為會意、謂之字。愚案黃字从田炗為形聲字、天字从一大為會意字、即古文黃作㚇、从夊炗、亦為形聲字、果如段氏所言、則黃帝之黃、天地之天、倉頡時果為何字乎、知其說難通矣。而訓詁出於後來、若造字時、欲造一字而先有一字以釋之、則此字不可造矣。古人造字至簡、雖必不可缺之字、而其體無從生、猶將假借以通之。豈有以數字而當一字之用者乎。惟三代以後、字體遞變、古今語異、不可盡曉、於是而有訓詁、非制字時所有也」。詳味其言、洞見古人造字根源、以互相訓釋為轉注者、真無從置喙矣。且彼主互相訓釋者、謂許氏所云「建類一首」、猶如爾雅初哉首基肇祖元胎等字、皆可同謂之始。然果如其說、則必爾雅以始為首、而後以初哉首基肇祖元胎諸字釋之、方合建首之義。若如今之爾雅、以諸字居上、而以始字在下釋之、謂之建類一足、則可、豈得謂之建類一首乎。乃王氏筠欲自申其全書互訓之說、轉謂雖非建類一首、猶是同意相受。是顯與許氏相悖、其說之游移無當、不待言矣。愚嘗由許氏本文推之、竊謂轉注之說、莫堅塙於徐氏鍇、而後人之能申明者、則江氏聲及許氏宗彥也。徐氏之言、以為「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者、謂老之別名、有耆有耋有壽有耄、又孝子養老。而此諸字皆取類於老、則皆從老。若松柏等皆木之別名、皆同受意於木、故皆從木。蓋轉注者、若水之出原、分歧別

見者、以明達例由是推之、凡古金石刻文字、奇詭不見於字書者、或為此例所賅、固亡足異矣。原名此四家之說、惟孫氏言沽注文傍偏於形聲一端、不若訓注為屬之賅備、要其歸一也。然今欲就說文五百四十部、而臚列其轉輾注屬文字之方、亦幾繁不勝舉矣、姑就形言形、究不過形聲二字。

一、於形而坿益以形者、則會意字之與部首轉輾注屬也。

一、於形而坿益以聲者、則形聲字之與部首轉輾注屬也。

二者盡矣、蓋轉注即象形文字之字書編纂法也。造字後而欲得文字之孳乳日多、文明大啟、是法豈可少哉。

雖然、主聲轉、主義轉、二者、古說誠多謬、但充類言之、字書編纂法亦非無主義主聲二者之可言也。故復坿論之。

一、以義轉注者、爾雅是也。雖張行孚有建類一足之誚、然如云

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

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

嗚盛反讖江氏以全書為轉注。王氏筠則且謂部首本無深意、祇是有從之者、便為部首。夫以全書為轉注果非、則假借為全書之通例、亦將以為非乎。部首果無深意、則部中諸字何以皆從部首孳乳乎。二王生徐許諸家之後、而猶雜出歧說、所謂大道以多歧亡羊者也。（說文發疑）孫詒讓曰、許君之說轉注云「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徐楚金繫傳以說文部首說解凡某之屬皆从某釋之、其義最塙。蓋倉沮制字之初、為數尚尟。凡形名之屬、未有專字者、則依其聲義、於其文傍、沾注以明之。（說文晶部說曐字云、古〇復注中、故與日同、又金部說金字云、左右注、象金在土中、即注字之義。）其後遞相沿襲、遂成正字。此孳乳浸多之所由來也。自來凡形聲駢合文、無不兼轉注。（如江河為諧聲字、亦即注水於工可之旁以成字也。）後世儻作新名、凡有特別異訓者、則亦可用茲例。按其義類、權注文以相揭示。蓋轉注以形著義、與叚借以聲通讀、其例皆廣無畔岸。故古文偏傍、多任意變易、如宮縣之樂、謂之牆鐘磬之縣、半為堵、全為肆。而因鐘為金樂、則作鏞、作鍺、作銉。（簋罍）着鑄金刻木、則作鏣（宋姞簋、金文通例簋皆作須）、通作梄（鄭井叔簋）以盛黍稷、則又从米作盨（史免簋）是也。或增益偏旁、如眛爽之爽、借喪為之、則注日作㬐。（宂敦）戓止事執俘省从爪、則注戈作戓（虢季子白盤、曩戈）是也。若斯之類、不可殫舉。既非倉沮舊文字、書固無由盡載。今舉其罕

而後變如象形者。如◆本為有所絕止、◆而識之、乃以象火形、主字从之、回亦作回、象回轉形、雷字从之、是也。有原始象形、而後變為指事者、如本古文作[古文字形]、而篆變作[篆文字形]、君古文作[古文字形]、从収或說象形而篆變作[篆文字形]、血龜甲古文作[古文字形]、而篆變作[篆文字形]、是也。然而要歸之指事、則未有不僅僅足為表識而已者。晉唐以下、解者多不了此。

衛恆曰、指事、上下是也。在上為上、在下為下。

賈公彥曰、處事者、上下之類、是也。人在一上為上、人在一下為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故名處事也。

徐鍇曰、指事無形可載、有勢可見、則為指事、上下之別、起於互對、有下而上、上名所以立、有上而下、下名所以生、無定物也。故立一而上下引之、以見指歸。

此三家之說、專就上下二字為言、非探本之談也。賈氏謂人在一上為上、在一下為下、則又誤於篆形之過也。他若鄭樵張有戴侗楊桓劉泰趙古則趙宧光及清世王筠朱駿聲之說、亦得失不一。張行孚說文發疑、雖極論指事字、縱包兩體、必有一體非字。然未能斥言其即為符號之變也。又呂[illegible]

其所謂始也君也者、皆可謂之倒首也。審是則戴段互訓之說、其有異部互訓者、及今之翻譯外國語字典、皆可列此類矣。

二、以聲轉注者、宋王聖美清黃承吉皆倡右聲之說、而爾後說文聲類諸書無慮數十家、皆可列此類矣。

右二類者、為書各具體例、非可互混。然若章炳麟之聲類說、與其所為文始一書、則又略兼之矣。

第六節　指事通論

指事者、出自符號者也。班曰象事、鄭曰處事、其義一也。故指者指畫也、處者處理也、指畫處理其事者、不役於外形、而存其本質、庶分理之可相別異也。是所事者、在物之理也。故曰「視而可識、察而見意」。原作可見今從各本注家據漢書注改、可者僅辭、識者記也。讀如檀弓云「小子識之」之識也。自來解者蓋皆以為識知也不知既知之矣則下文不當再言察、故茲從「識記也」之訓、說文乚下云「鉤識也」、栞下云「槎識也」、尺下云「乙所識也」、卒下云「衣有題識也」、即皆此之所謂識也。而乚尺卒三字、尤指事文之例證也。蓋古曰表識、今曰符號、指事本即表識、從而僅可識之、故曰「視而可識」也。然表識雖簡、而意則深遠矣、故曰「察而見意」也。大抵造字有原始指事、

如[glyph]作[glyph]、是也。或易為縱畫、如・一一・作丄丅、是也。金文作尖錐形者、篆文或易為橫畫、如丁⊥作工土、是也。或易為十字、如⊥作土、丨作十、是也。而金文之作圜丸形也、又有空白書之、如[glyph]作[glyph]、木作[glyph]、●作〇、皆是也。然則●也一也丨也十也●也〇也口也、皆當為指事之表識乎？是又不然。如●者、金文丁字、古釘字也。明明象形、則象形指事不可一概而論也、明矣。

一　一　數之始也。說文云「惟初太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此以道體釋一也。此許慎見造字中、一可以象天地、亦可以象萬物、故為此說也。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蓋古史造字、即已寓此哲理於其中乎。或說一與 Aether 聲義類似、故體物而不可遺。要之指事之文、必有普徧性、而具普徧性之表識、必莫有適於一矣。

[glyph]　冂　覆也。古文雨字、以是象天雲之四合矣。說文云「从一下垂」、就字形說之耳。

囗　口　回也。象回帀之形。朱駿聲曰「圓匝也」。篆當作〇、古方圓字為匚〇、圍圓一聲之轉。案

鵬釋指事變文（丄丅彳亍又屮孑孓等字）單文（去乏巨鼎匕九等字）增文（叉𠀠足叉勹等字）省文（夕片歺凡等字）複文（珏艸多朋等字）變文（交尢棘等字）六例、（九經樸學報第二期）章炳麟頗稱許之、然實則踳駁殊甚、曷足道哉。

由今言之、惟有中說文叙所云確定指事為表識已耳。至其所以異於象形者、象形有特定之實物、且曲肖之。而指事則不必有特定之實物、（其象普指一切物、即妙萬物而為象者、）即有之亦不可為象、（如天地之大、恆作一橫以識之之類、）而作表識以示意、一也。象形之純者、往往僅以圖寫物能而止。而指事之純者不然、有兼備事能事所二體者。從而其雜者亦有或僅具事能者、或僅具事所者、二也。若夫象形表物、指事表意、終有不可分者、在乎心物之辨。譬諸動植物學者之分動植物、終有不可分者矣。茲臚論指事正變二大例、如次。

第一、純指事（獨體指事）

一、僅具事能者　其中有反文、以為表識、故異於象形會意之反文。

● ●　有所絕止、●而識之也。朱駿聲曰「今誦書、點其句讀、亦其一耑。案●即句讀之讀、亦作逗。杏从●聲、天口切、即其證。凡古金文筆畫中注、有作圜丸形者、篆文或易為橫畫、

ㄣ 古文曲。朱駿聲曰「今誦書用乚、當為古文曲字、所謂讀書止、輒乙其處、非乙乚字」是也。

乚 匿也。象迟曲隱蔽形。讀若隱。

厶 姦衺也。韓非曰「蒼頡作字、自營為厶」。（今韓非子五蠹篇作私）案古厶口同字。金文公作台、即其證。

乀 古文及字。蓋象由此及彼之意。

亦古文及、特多一折。

乃 曳詞之難也。象氣之出難。案此蓋亦象難意耳。乃難一聲之轉。張行孚曰「乃為難之本字」。

古文乃。又加曲折。

己 紀也。釋名曰「有定形可紀識也」。案己紀古今字。紀別絲也。別絲者、作表識以別之。乙即表識之象也。機匠織綢布、著色為記號、以別多少、曰若干紀、猶其遺語。

此亦妙萬物而為象、非象特定之物、故為指事。今俗語猶曰圍圓、二字連語、則朱說亦通。

回

轉也。案从古文回變、非从口象形。

回

古文回象回轉形。今隸或作回、即出古文。若㘣从回、則借回為洄字矣。

匚

受物之器。象形。讀若方。朱駿聲曰「○匚二文、即規榘也。當為圓方本字。缺右畔者、嫌于似口。據說文所說、是即匚之古文」。案○匚二字、表凡物圓方之意、不必專象規榘筐筥也。凡事之方者、必不能周。故○周而匚不周、造字即寓哲恉。朱說謂嫌於似口而作匚、亦非。

籒文匚。朱駿聲曰「作重榘形、小畫象弦隅也」。案朱說非也。曲字形同此、而側向為異、非象形、可證。籒文好繁複、故由匚而變為㔯耳。

曲

象器曲受物之形。案此亦無特定之物、實則象凡物之曲者耳。朱駿聲曰「字亦作凹、今讀如窅、音誤」。

識、謂亅曰罬、謂乚曰橜、與古讀適互易。

乚 乚

鉤識也。从反亅。讀若罬。朱駿聲曰「向左者亅、向右者乚。褚先生補滑稽列傳曰東方朔上書、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禮記內則魚去乙、皆即此乚字也。」案朱此引東方朔事未諦。且與其說曲字相左。蓋採異說而失檢者。

二 二

耦數之始也。或說从耦一會意。

八 八

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案借用為數字、朱駿聲曰「特製以紀數、」非也。

𠔁

金文有此字。案實即八之謬篆。

丩 丩

相糾繚也。一曰瓜瓠結丩起。案未必為瓜瓠之籐而專造字、後說非也。

乂 乂

古文五。解見五下。

十 七

古文七。案吉金龜甲古文數字十、俱作丨、無作十者。十即七字、蓋象縱橫一切之意、實即一切之切之本字、篆變作七耳。十象縱橫一切、猶金文凡象上下幷包之意。

十 十

古文甲。案吉金龜甲古文甲作十、數見不尠。而七字作十、則甚希見。蓋古異字

壬　古文紀。形稍奇詭。

丨　上下通也。引而上行、讀若囟。引而下行、讀若退。案囟退、即進退也。今讀古本切。金文數字十作丨、說見十下。

乙　艸木冤曲而出也。與丨同意。案古人以出訓乙、則乙即象抽出之意也。或說一靜象、乙動象。經典太一亦作太乙。今俗寫一數字、或作乙、則皆以形聲相近通叚矣。

丿　右戾也。象左引之形。案今書家謂之曰撆。說文云「篆、引書也」是丨丿諸字、概為名篆書之引筆而設。或謂丿乀二字、咸从八省、而各為八之半體、非也。

乀　左戾也。从反丿。讀與弗同。案今書家謂之曰磔。俗曰捺。

𠂆　抴也。象抴引之形。朱駿聲曰「與曳抴略同」案𠃊乁所象、蓋亦與丿乀同意、特其引之不同耳。

乁　流也。从反𠂆。讀若移。案今俗謂液體徐溢曰沿、移沿一聲之轉。

亅　鉤逆者謂之亅。象形。讀若橜。案亅非象形、𠄌讀若罬。亅𠄌皆鉤識也。今俗讀書用鉤

次而言、故亞亦訓次也。局背之訓、當為傴之叚用字。或說[illegible]字、隸變作壺、據此、亞即囧字中从八八、即行字。今官衙公文署行、猶古意也。

叕　綴聯也。象形。案亦表象聯綴之意。

二、兼具事能事所者　如丄丅之丨、能上之下之、為事能、而丨則事所也。

丄　丄　高也。此古文上指事也。

丅　丅　底也。指事。案丄丅字見說文及古金文、其造字兼備事能事所二體、故說文舉為指事之例。

𠄞　𠄞　亦古文上。

𠄟　𠄟　亦古文下。案𠄞𠄟字亦見說文及古金文。凡字之形體構造有一畫在上者、或輒作二、如正作[illegible]、天作兲、不作[illegible]之類、不勝枚舉。其一畫在下而作二者、則亦有齊字。惟篆書二畫相齊、稍異耳。然則可證𠄞𠄟字、皆從一畫分出、故說文曰「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天地、𠄞𠄟是也。

同形之例者與十空白書之即亞字。

三 三

三數也。莊子齊物論云「二與一為三」蓋記數之詞非必即說三於造字為會意。

工 工

巧飾也。朱駿聲曰「橫即句豎即股凡工之事一規矩盡之圓出於方方出於榘榘之法一句股盡之故巨字从此」朱說未諦工乃象丈尺所度而為徽墨之標記兩端又有界截之標記非象句股形也或曰「象攻金之用具」

小 小

物之微也。金文作小象積衆小形篆變作小从八丨見而八分之非也。

冂 冂

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冂象遠界也。案一無邊界而冂有之亦與口月同意故為指事。

文 文

遺畫也。象交文或曰象人形非象交文。

爻 爻

交也。象易六爻頭交也。案金文有作爻者正即象六爻頭交矣爻不必从二乂猶二不必从一之例。

亞 亞

次也。案說文部目作亞金文同即古文甲作十之空白書之實即押字以甲乙比

丂 气舒欲出、丂上礙於一也。案丂亏實一字、後分為二者。王筠說丂即乃字、未確。

㐄 反丂。讀若訶。

第二、雜指事（合體指事）

一、指事兼象形

西 鳥在巢上。象形。案下⊠象巢形、上㇅象鳥形。然通言之鳥、從無如是狀者、不類極矣、故為指事。

卤 古文西。

卤 籀文西。案古籀文象鳥形、變類似隸書之上下字、可為象形變指事之證。

丏 不見也。賓从丏聲。金文作㝉、丏作丆、即万字。是象人在一下、不可見。篆變一為丅、即與平示等字、亦从丄作辛作示之類、一例也。

四 息也。喙也。案即呬本字。口象舌形、與西函字同意。八指氣息、與只、下、象氣下引同意。曹籀謂即涕泗滂沱之泗、非是。

丄 二 亦古文上。

丅 亍 亦古文下。案丄丅見汗簡引王庶子碑及華岳碑。

中 中 正也。案作中作中一也。石倉字下作口、亦作ㄩ、即其證。或分中中為二字、非也。上下中即上下申之省變、別詳後論。

示 示 古文示。

示 示 天垂象、現吉凶所以示人也。案古文作示、上一象天。篆多一橫畫者、一也。三垂指日月星。

五 五 陰陽在天地交午也。案五即交互本字。自借為數字、而本義晦矣。

〇 五 古文五。據悟字偏旁補。

凡 凡 最括也。案金文作凡、（奇觚室吉金文述卷一）二象上下、八象最括之意。篆文屈曲其一垂、故作凡。說文謂从乃、乃古文及、非也。金文〇字从此、而篆變作〇、古文或作〇、然或謂丂即凡字、則非也。丂當即丙字之異體。

㕚 叉　手指相錯也。从又。、指叉手。

刃 刃　刀鋻也。从刀。、以指之。案指刀之銳利處也。今俗曰刀口。

办 办　傷也。从刃从一。徐鍇曰「一、刃所傷、指事也。」案非从一、作、作一、無異耳。字亦作創作瘡。或曰「从人、指切斷其手足、創傷之意也。」

馵 馵　馬後左足白也。从馬。二其足。讀若注。指事。案字當作[illegible]。

叉 叉　手足甲也。从又。ミ指甲形。通作爪蚤。

𢆯 𢆯　古文玄从古文糸中二注者、老子所謂「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者、非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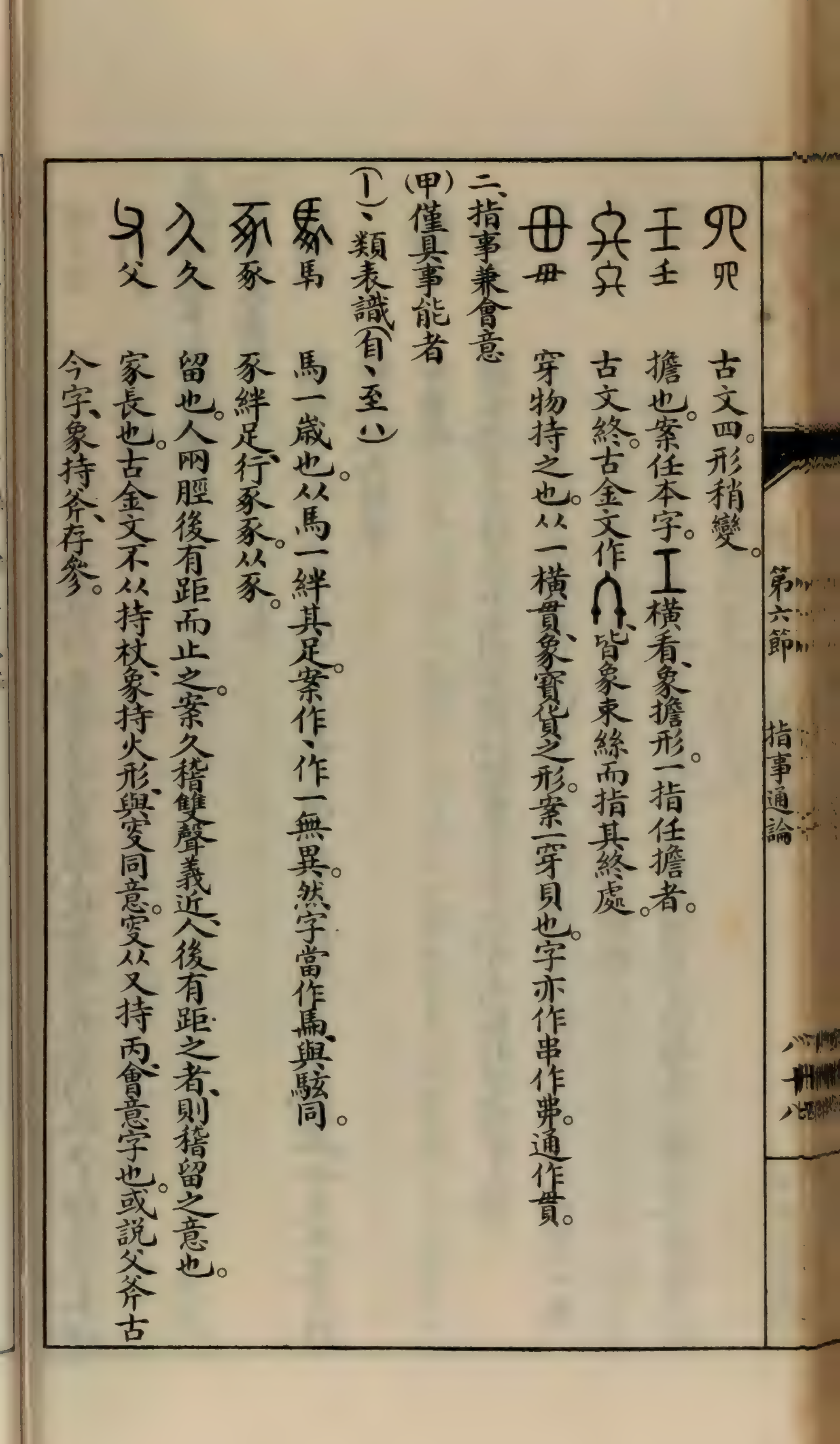
(2)一類表識(一二三上)

丄 上　篆文丄。隸作上。

丅 下　篆文丅。隸作下。徐鍇曰「篆文屈曲象陽氣也。」說詳电字下。

隼 隼　鵻或作隼。朱駿聲說即鶽字。

血 血　祭所薦牲血也。从皿。一指血。案金文龜甲古文本象血塊形。篆作一、已見前論。



[illegible] [illegible] 古文四形稍變。

壬 壬 擔也。案任本字。工橫看、象擔形。一指任擔者。

𠔾 𠔾 古文終。古金文作∩、皆象束絲而指其終處。

毌 毌 穿物持之也。从一橫貫、象寶貨之形。案一穿貝也。字亦作串作弗。通作貫。

二、指事兼會意

(甲)僅具事能者

(丨)、類表識（自丶至八）

[illegible] [illegible] 馬一歲也。从馬一、絆其足。案作丶作一無異。然字當作馬、與駭同。

豖 豖 豕絆足行豖豖。从豕。

久 久 留也。人兩脛後有距而止之。案久稽雙聲義近。人後有距之者、則稽留之意也。

父 父 家長也。古金文不从持杖、象持火形、與叟同意。叟从又持丙、會意字也。或說父斧古今字、象持斧、存參。

毋 毋 止之也。从女有奸之者、一以止之。案毋毋一字而分為二也。

甘 甘 美也。从口含一。朱駿聲曰「甘者、五味之美、一者味也」。

音 音 生於心、有節於外、謂之音。樂記曰「禽獸知聲而不知音」。案即西文之所謂 Consonant 也。惟能言之人類有之、故从言含一。

平 平 語平舒也。朱駿聲曰「字當从兮、从一指事、一者其氣平也」。

寸 寸 十分也。人手卻一寸動𧖴、謂之寸口。从又一指事。

寽 寽 五指持也。从受。朱駿聲曰「一指事」是也。

乍 乍 止也。案金刻石鼓文及繹山碑、作字偏旁俱作乍、移一畫於上、蓋無他意。朱駿聲曰「止乍詞也、从乍一以礙之指事、與丂以礙勹、𡿧以邕川、毋以止姦、朱以止朱同意」是也。

匸 匸 衺徯有所夾藏也。从乚上有一覆之指事。讀與徯同。

疒 疒 倚也。人有疾病、象倚著之形。案从牀省、一指人倚牀。

𣎵 𣎵　止也。从𣎵盛而一橫止之也。

本 本　木下曰本。從木。一在其下。徐鍇曰「一記其處也、與末同義指事也」。案古文本作[illegible]、下象根形。篆作本、乃象形之變、已見前論。

末 末　本上曰末。從木。一在其下也。徐鍇曰「指事也」。

朱 朱　赤心木、松柏屬。從木。一在其中。徐鍇曰「一者記其心、此亦與本末同義指事」。

兀 兀　高而上平也。从一在人上。案兀元同字、軏髡亦作転髡、皆其證。說文分二字、非也。

天 天　顛也。从大。大猶人也。案天顛古今字。易睽「其人天且劓」、馬融注云「刻鑿其額曰天」、即其證。今俗猶曰天靈蓋。故天當从●聲、●古文丁字。後世行頂字、而不知天頂同从丁聲也。與正古文作●正、亦从●聲、同為形聲字。然天金文有作[illegible]、正古文亦作[illegible]者、則形聲變為指事矣。

亢 亢　人頸也。象頸脈形。案从籀文大、一指其吭。

夫 夫　丈夫也。从大。一以象簪。案一象簪、頗肖、故亦可為象形。

玉 玉 古文王與金文王字同。

元 元 首也。从古文儿。案與兀同字。已見前。其上作一作二。猶正𤴓平𠂠之例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故元本義當訓首。

弌 式 古文二。从弋。

弍 弎 古文三。从弋。

畺 畺 界也。从二田。三其界畫也。或作疆。

𠑷 兂 古文長。案其上蓋亦象形。而形變如隸書上字也。帛皀㔾奥禼諸字皆當一例。

(3)冂類表識(冂凵𠃊⊂)

疐 疐 礙不行也。从叀。引而止之。冂與牽同意。

凷 凷 墣也。从土。一屈象形。或作塊。

出 出 進也。案金文作𡳿。从止。指事。吳大澂說「反从倒出。古禮。出則納屨。反則解屨。乚象屨也」。

市　爽　聿　兵　羊　戌　弌　溙　閞　王

市　韠也。祭服曰市。上古衣獸皮、先知蔽前、繼知蔽後。市象前蔽、以存古。从巾、一象連帶之形。或說三㡀、象㡀帶形、非从巾。

爽　古文瑟。从珡加一、以指別之。

聿　所以書也。案秦以後作筆。从聿一、指筆也。案聿聿實同字。

兵　籀文兵。从廾斤中从一。蓋以象凡兵械之屬也。

羊　撥也。案从干一指其刺之字亦作揕。

戌　滅也。从戊一指事。識所殺滅也。

弌　古文一。从弋一以記其數。

溙　古文梁。从水从二木一以指橋梁也。

閞　古文開。从門从廾一者關也。廾拔關開之也。

王　往也。孔子曰「一貫三為王」。案此亦古假借說字之法、非本義也。金文作王。吳大澂說、从古文火是也。王者煌也。火旺本字。从山、古文火字。二畫指其火之旺也。

曰 曰 詞也。从口。案上亦象口氣。

礼 礼 古文禮。徐鍇曰「乚者所以記識也、又表著也」。案太一亦作太乙、一乙皆表識也。

尺 尺 尺所以指尺（古尺斥通）規矩事也。從尸從乙。乙所識也。案識者表識也。

(6)丨類表識

白 白 日光也。案金文如是、从日上象日出之光。今俗言青天白日。又謂曙光曰發白。皆古遺語。說文从入二會意、曲說難通。或曰「白象月魄形」。

半 半 羊鳴也。從羊气上出、與牟同意。案牟上作厶、半上作丨、此亦指事之表識、無定形之一證也。

丑 丑 紐也。从又而縶之。古金文作[篆]、篆變其形、與[篆]同例。

巾 巾 佩巾也。从冂。丨象系也。

引 引 開弓也。从弓。丨象引之。

京 京 人為絕高丘也。从高省。丨象高形。

兆　靡蔽也。从古文人象左右皆蔽形。

(4)口類表識(口○𠃊)

申　籀文中。案即金文龜甲文作[illegible]之變形。从[illegible]古文於字。此變作[illegible]於在左在右。可任意也。申从古文於者。猶易字从勿。皆象太陽光氣也。申又變為中為中。見古鉢及龜甲文以此推之。則上下字當亦皆从古文於。一截其上而為上字。一截其下而為下字。○圍其中而為申字。申者中氣也。更省而為上下中字。則純指事矣。其詳尚待別論。

馵　絆馬也。从馬。○其足。或作縶。

牟　牛鳴也。𠃊象其聲氣從口出。

(5)乚類表識(乚乚)

亥　豕也。案亥豥古今字。馵者馬後左足白。於文二其足。亥者四蹢皆白。故亦乚其足。今蘇俗猶謂猪白蹄白尾者曰咳喪猪。蓋猶古遺語。

只 只 語已詞也从口象气下引之形。

兮 兮 語所稽也从丂八象氣越亏也。

尒 尒 詞之必然也孔廣居曰「丨、楷作丁所以固器物者。丁寧亦詞之必然也八象口鼻出氣形與余只等字同意」。

(9)其他表識(ㄓ丿冂)

喦 喦 多言也从品相連讀若聶與山喦字迥別與囁略同。

𢇍 𢇍 古文絕象不連體絕二絲。

畫 畫 界也从田从聿聿即筆也所以畫冂為田之四界。

(乙)僅具事所者

旦 旦 明也从日見一上一地也。

氐 氐 本也从氏下箸一一地也。案氐柢古今字。

屯 屯 難也从屮貫一而尾曲一地也案古金文尾不曲。

(7)ノ類表識

犮 犮　剌犮也。從犬而ノ之、曳其足。徐鍇曰「指事。」

乎 乎　語之餘也。从兮。ノ象聲上揚越之意。

尹 尹　治也。从又ノ。握事者也。案古金文作尹、从丨、與从ノ同也。

爭 爭　引也。从𠬪。徐鍇曰「ノ所爭也。」指事。

卒 卒　隸人給事者為卒、衣有題識。案ノ即題識、於文則指事也。

升 升　十龠也。从斗。ノ指事。案與古文瑟、从琴、加一指事、同例。

(8)八類表識

覍 覍　冠也。从皃。八指事。或作弁。

亦 亦　人之臂亦也。从大。八指其處。字俗作腋。

夾 夾　盜竊懷物也。从亦。八象兩腋所持。

𤓽 𤓽　古文保。从子。八象緥抱形。

亟 亟　敏疾也。从人从口从又。又、手也。二、天地也。人生天地間、手口並作、敏疾成事也。

亘 亘　求亘也。从回。二、上下也。朱駿聲曰「宛轉經營之意。」或曰「亘象牆垣形、即垣之本字。」

亙 亙　竟也。案古金文不从舟、而从夕。夕月古金文通用也。則二不象兩岸、而指東西矣。

𡿺 𡿺　古文淵。中爲橫水字、旁象兩岸字。亦作㘝、則川與口俱爲指事明矣。今姑止錄𡿺字於此。

三、指事兼形聲

溼 溼　幽溼也。从水。一、所以覆也。覆土而有水、故溼矣。㬎省聲。

牽 牽　引前也。从牛。玄聲。冂象引牛之縻也。

葬 葬　臧也。从死在茻中。茻亦聲。一盖以指所葬者。

吏 吏　治人者也。史聲。一者道也。吏有道也。案古史吏同字、王者亦稱天吏。又古金文事吏同用。盖通叚字。

巠 巠　水脈也。一象地。从川在地下。壬省聲。

丘　土之高、非人所爲也。从北、猶从背、人所背依也。一、地也。案亞洲北部皆爲高原、故丘从北。

㘳　古文丘、又从土。

立　住也。从大立一之上。大、人也。一、地也。

至　到也。劉心源說「从倒矢。父癸鼎有[glyph]、父癸爵有[glyph]、皆即[glyph][glyph]」、其說是也。說文云「鳥飛從高下至地」、未塙。

之　往也。案古金文及龜甲古文均作[glyph]、从止。止、足趾所之之地、故訓往也。說文誤。

或　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案或域國古今字、後各別爲三字耳。

域　或或又从土。

冤　屈也。从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案冂指兔被屈曲之處所。蓋兔避人、祇竄頭於穴、而不自掩其後也。

辛　大辠也。从𢆉二。二、古文上字。案不必即爲古文上、作一作二、無異也。或曰辛象形。

衛恆曰、假借、令長是也。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

賈公彥曰、假借者、令長之類是也。一字兩用、故曰假借也。

徐鍇曰、五者不足、則假借之。古人簡易之意也。出令去聲所以使令平聲、或長平聲於德、或長上聲於年、皆可為長。故因而假之。若衣平聲在體為衣去聲、巾平聲車為巾去聲之類也。此聖人制字之大倫、而中古之後、師有愚智、學有工拙、智者據義而借、令長之類是也。淺者遠而假之、若山海經以俊為舜、列子以進為盡也。又有本字湮沒、假借獨行、若春秋莅盟本當作埭、今則為莅。省者減㛭之字、本當从女、今之㛭字、世所不行。

此皆本承古義、然未有發揮、蓋已昧古人言文一致之旨矣。宋元明諸家之說、得不勝失。清世較勝矣。大抵許慎曰「本無其字」、鄭玄曰「倉卒無其字」、待詳後論。而許曰「依聲託事」、鄭曰「同言異字、同字異言」、依聲、則同言異字見矣。託事、則同字異言見矣。此二者、清儒類能言之鑿鑿。

王引之經義述聞序謂「詁訓之指、存乎聲音。字之聲同聲近者、經傳往往假借。學者以聲求義、破其假借之字、而讀以本字、則渙然冰釋。如其假借之字、而強為之解、則詰鞫為病矣。」故毛公詩傳

㫄旁　溥也。古文作㫄。从一从二無異。冂象兩旁。方聲。案此實純形聲字。从丙、冂即丙字。說見前凡字下。茲姑坿於此。

以上論列指事純雜二大例。頗涉繁賾。未敢盡以為當也。

第七節　叚借通論

叚借者。亦符號之變。而僅借已成之文字為表識。非如指事之特造形體。是其異也。且主依語言之聲音。而所事在物之名。名亦聲也。故曰「本無其字。依聲託事。」蓋許慎推原文字有窮。而語音無窮。故立叚借以盡其變。此蓋原始造字之叚借也。若鄭玄之釋諸經異文曰「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比方叚借為之。趣於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鄉。同言異字。同字異言。於茲遂生矣。」（經典釋文叙錄）此蓋後起用字之叚借也。凡論造字。必探其原。故許曰「本無其字。」論用字。但詳其流。故鄭曰「猝無其字。」二家異說而皆通。至鄭謂其後人用其鄉。同言異字。同字異言。則古代印刷術未行。書以口授而資筆錄。文隨言殊。此爾雅方言之所由作。而六書之最奧衍者。亦莫叚借若也。豈若後世語言文字各不相謀。遂不知叚借為何物哉。

證」又區在虞韻、丘在尤韻、非疊韻也。惠氏棟曰「禮不諱嫌名」注云「嫌名、謂聲相近、若雨與禹、丘與區也」。古丘字皆讀區、故鄭云「聲相近」。荀卿子曰「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漢書儒林傳作「丘蓋」。夫斯與鮮、丘與區、皆非疊韻、而古人通借者、蓋斯與鮮為雙聲、丘與區為雙聲、則惠氏以雙聲為可假借、其證一也。昕在欣韻、軒在元韻、非疊韻也。錢氏大昕曰「禮記疏昕讀曰軒」、軒昕雙聲、漢儒所謂聲相近也。古書聲相近之字、即可假借通用、如詩「吉蠲為饎」、或作「吉圭」、「有覺德行」、或作「有梏」、春秋季孫意如、或作隱如、罕虎或作軒虎、此類甚多」。又眉在脂韻、亹在魂韻、非疊韻也。錢氏大昕曰「古鐘鼎文眉壽多作亹、或作釁、楊南仲謂亹眉古同文、眉轉為門、詩「鳧鷖在亹」是也」。夫亹得借為眉者、蓋亹有門音、與眉雙聲、亦猶昕借為軒之雙聲也、則錢氏以雙聲為可假借、其證二也。欒在桓韻、倫在諄韻、非疊韻也。汪氏中曰「後漢書光武紀南欒注云、左傳齊國夏伐晉、取欒、即其地也、其後南徙、故加南、今俗謂之倫城、聲之轉」。按欒倫為雙聲、而古韻諄文與寒桓合韻最近、此固知音有以雙聲取協者」。非在微韻、分在文韻、非疊韻也。汪氏中曰「周禮匪頒之式、匪頒即分頒也、分匪語之轉」。夫匪得借為分者、亦猶倫借為欒、俱雙聲也、則汪氏以雙聲為可假借、其證三也。周在

多易假借之字、而訓以本字、已開叚讀之先。至康成箋詩注禮、婁云某讀為某、而假借之例大明。後人或病康成破字者、不知古字之多假借也。」

焦循易話論易經叚借之例最詳。復作易通釋、謂「古者命名辨物、近其聲即通其義。如豹礿為同聲、與虎連類而言、則借礿為豹。與祭連類而言、則借豹為礿。羊祥為同聲、則借羊為祥。大壯失道不吉、則借祥為羊。借狗為拘、拘狗皆句聲。借碩為鼫、碩鼫皆石聲。借蚌為邦、蚌邦皆丰聲也。」約舉原書

阮元釋矢云「从隹从矢之字曰雉、雉與豸豸同音、每相假借。」釋門云「凡事物有間可進、進而靡已者、其音皆讀若門。或轉若免、若每、若敏、若孟、而其義皆同。其字則展轉相假、或假之於同部之疊韻、或假之於同紐之雙聲。」揅經室文集

朱駿聲叚借說云「叚借之理、疊韻易知、雙聲難知。」說文通訓定聲

張行孚假借說云「雙聲叚借者甚多、無可疑也。」今試以數證明之。鮮在仙韻、斯在支韻、非疊韻也。惠氏棟曰、「匏葉云『有兔斯首』、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爾雅釋詁云「鮮、善也。」釋文云『本或作誓、沈旋曰古斯字。』又說文雨部云、『霹从雨、鮮聲、讀若斯。』此鮮與斯聲近之

書懋哉懋哉」即勉哉勉哉」夫懋勉疊韻孟敏散見諸韻而其字皆得通假者以其字皆雙聲也則阮氏以雙聲為可假借其證五也雙聲假借之說、確可依據如此。

黃承吉義府後序云「夫凡字同聲者、即同綱義。綱之統同者云何、曲直通之聲義象是也。綱之分別者云何、逐事逐物、由曲而直而通之聲義象是也。而義象一皆繫屬於聲。大抵曲聲之字、不能與直象之聲通轉、尤必不能與通聲之字通轉、而曲聲之部分為最廣。凡詩之見為協韻者、皆同聲也。凡古書之用為通假者、皆同聲也。惟聲同故義象同、惟聲義象皆同故可通借。」此曲直通三聲綱詳所著經說文說之中、而書不傳。攷諸字詁義府兩書之案語、黃氏以「今韻支微齊魚虞尤真文先元寒蕭豪歌麻屋沃為曲象之聲、陽庚青蒸為直象之聲、東冬為通象之聲」又謂「庚青收字甚雜、中多有曲聲者、由於分韻部者不知曲直通之故。蒸韻亦然」然章炳麟已譏其東侯不能對轉矣。而劉師培正名隅論盛稱黃氏之說、然劉自言「之部支部脂部蒸部耕部真類元類之字均含直象、侯類幽類宵類之字均含曲義、歌類魚類之字義近于侈、陽部東部之字義近於大侈、義同張大義同放、均有通象、談類之字則與通象相反」是與黃說不盡符也。

此皆足申許說「依聲」鄭說「同言異字」之義者也。不外聲同聲近二者、亦即不外疊韻雙聲二者。語言聲氣之不齊、所以有同言而用字之異。黃承吉乃欲破除雙聲疊韻以言聲、說雖卓特、而義有未密。然要可見「依聲」之道、亦廣大矣哉。昔人謂古今載籍、書本字者什二三、而用借字者什七八、非過言

尤韻、終在東韻、非疊韻也。王氏念孫曰、「終周一聲之轉、故大戴記盛德篇「終而復始」、後漢武紀注引終作「周」、史記高祖紀贊「終而復始」、漢紀作「周」。平在耕韻、辨便在銑仙韻、非疊韻也。尚書「平章百姓」、史記作「便章」、大傳作「辨章」。「平秩東作」、大傳作「便」、鄭注作「辨」、王氏引之曰「平與便辨、古音皆通、故易彖傳屢以為韻、大戴禮少閒篇「天政曰正、地政曰生、人政曰辨」、辨與正生為韻、尤其證也。」儀在支韻、獻在願韻、非疊韻也。尚書「民獻有十夫」、大傳漢書作「民儀」、「萬邦黎獻」、漢田君孔宙費鳳三碑作「黎儀」、王氏引之曰「古音儀與獻通、周官司尊彝「鬱齊獻酌」、鄭司農讀獻為犧、郭璞爾雅音曰「犧音儀」、說文曰「轙从車、義聲、或作钀从金、獻聲」。周官司尊彝、鄭司農讀獻為犧、案此處原文似誤、皆其證也」。夫周可借為終、獻可借為儀、而平與便辨、不但可通借、且可用為韻、此可見今人所謂雙聲、即古人所謂同部也。則王氏以雙聲為可假借、其證四也。門亹在魂韻、孟在映韻、敏在軫韻、懋在候韻、皆非疊韻也。阮氏元曰「凡事物有閒可進、進而靡已者、皆讀若門、或轉若敏若孟、而其義皆同、其字則展轉相借、或借之於同部之疊韻、或假之以同紐之雙聲、亹从釁得韻、釁門同部也、因而釁又隸變為亹、為亹為釁、詩「亹亹文王」、即勉勉文王、勉亹同也。爾雅「孟勉也」、孟亦同也、孟又轉為懋、

譯外國文之譯音、不能甚肖本音、明矣。即義近者、雖出引伸之義、亦聲隨義轉。故同一字也、其在引伸之義、必與本義、古人或有長言短言之別、後世別以四聲之讀破、即其證也。易曰「比者比也、蒙者蒙也」、恆言「春風風人、夏雨雨人」、第二比蒙風雨字、音讀有抑揚之殊、不能不作為別一字論也。（此可證朱駿聲以為轉注之非。）若在他國用拼音字者、可變易其語尾、而中國不能也。是則叚借者、以今外國八部文法部勒之、而自精析也。吾故曰叚借者、文典之活用法也。

以上同言異字、同字異言、實非二事、祇以在依聲無定之數字、則見為同言異字、在託事既定之一字、則見為同字異言。故求之一字數義之間、而字之叚借與否、自見也。何以知其本義、則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之事也。何以知其叚義、則本義之外、皆是也。許瀚曰「後世有字亦叚借、乃其變例。是以本無其字而叚借者為正例、既有其字而叚借者為變例也」、其說良是。今略舉叚借正變二大例、如次。

第一、叚借正例　本無其字、則不能見為聲同聲近通假也。故論如左。

(甲)無意義之叚借(義遠者)　此類字多、略舉例言之。

矣。

戴震六書論謂「一字具數用者、依於義以引伸、依於聲而旁寄、假此以施於彼、曰假借。」

江聲六書說云「凡一字而兼兩誼三誼、除本誼之外、皆段借也。」

段玉裁說文注云「異義同字曰段借。」又云「有假借而一字可數義也。」又云「令之本義發號也、長之本義久遠也、縣令縣長本無字、而由發號久遠之義、引申展轉而為之、是為假借。」

張行孚段借說云「蓋造字之初、一字雖止一音、而字之疊韻雙聲、一轉即變。此處讀鮮音、彼處必有讀斯音者。此處讀丘音、彼處必有讀區音者。此處讀軒音、彼處必有讀昕音者。逮其後、彼處所讀之音、流傳於此處、則雖此一處、而一字亦有兩音矣。推之一切雙聲字皆然、此正古今方俗語音之變易。王氏筠所謂字音隨義而分、故有一字而數音數義者是也。然古今方俗語音雖有變易、要不出雙聲疊韻二者、此古今音韻假借所以莫非雙聲疊韻之字也。」

此皆足伸許說「託事」鄭說「同字異言」之義者也。惟鄭曰「同字異言」、故衛恆亦曰「同字聲異」、而孫詒讓乃謂「古代一字數義無異音」、(周禮正義)豈其然哉。要知段借論義、有義近義遠二者。義遠之甚者、有若翻

(乙)有意義之假借(義近者即引伸之義)　此類尤多不勝舉許慎舉令長二字為例引伸之義猶為段借則其餘可知故許定說極嚴蓋凡文字愈趨於文明其勢必有一義而為造一字故引伸本義之字往往別加偏旁成形聲字此譬猶他國文字之同語根而變其語尾以別成字矣然終不能如假借字之多也舉說文所說引伸之義諸字為例證。

朋　古文鳳鳳飛羣鳥隨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案倗即此義之後起形聲字也。

烏　孝鳥也孔子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為烏呼字案嗚即此義之後起形聲字也。

來　來麰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朱駿聲說「來麥三代以還承用互易」案麥从來聲亦後起字而承用互易者西文 l m 相連即來麥聲近之證。

韋　相背也獸皮之韋可以束枉戾相違背故借以為皮韋案熟曰韋生曰革此皮韋字終古不造本字者。

能　熊屬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彊壯稱能傑也案態傩二字即此義之後起形聲字也。

州　水中可居曰州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案州即島也古者大地初出

一、標名字
(1)人名　神農黃帝之氏、堯舜禹湯之謚、孔丘孟軻之姓名、皆是也。
(2)地名　昆侖之山、雲夢之澤、唐虞夏商之朝、齊魯宋衛之國、皆是也。
(3)物名　鳥名夫不、獸名窮奇、草名車前、木名辛夷、蟲名知了、皆是也。
(4)代名　兄弟、爾汝、彼此、是也。
二、形況字
(1)單詞　如率爾之率、皤然之皤、是也。
(2)重言　如雞聲朱朱、鳥鳴關關、是也。
(3)連語　如叢脞旁溥之為雙聲連語、磈磧蒙戎之為疊韻連語、是也。
三、語助字
(1)動助字　如能為之假獸名、是也。
(2)靜助字　如於焉之假鳥名、是也。

2同聲類　如利為穎、咎為對、是也。

以上正變二例、包有終古不造本字及後來或造本字者、故又可分之為四。

一、不造本字之叚借　如上述人地物代諸名、及凡引伸之義諸字、往往終古不造本字、是也。

二、後造本字之叚借　如爰古為車轅、而後有車轅字、洒古為灑、而後有灑掃字、是也。

三、偶用他字之叚借　如古以堲為疾、莧為營、是蓋即所謂倉猝書之也。

四、沿用不改之叚借　如古來用草為艸、用容為頌、類皆、𡜋字廢而別字行。蓋亦人事匆遽、不暇審辨、遂習用而不廢也。

前二者、本無其字也。後二者、倉猝無其字也。雖然、叚借之中、又實有書作別字者。

來麥　三代以還、形聲俱近、互易。

疋足　古文形聲俱近、通用。

鼎貝　古籀文形近、通用。

士土　先秦古籍形近、通用。

水面、偏爲羣島、或三或九、約數之耳、不自堯始。然後世大陸亦號九州、則不別造本字矣。

[篆文] 西　鳥在巢上日在西方而鳥棲故因以爲東西之西。案此名方位之西、亦終古不造本字者。

第二段借變例　既有其字、而猶通叚、則叚字與本字之間、不出聲同聲近之依聲作用也。說者且謂其尤以雙聲居什八九、而疊韻居什一二焉。然其字繁、不勝舉、故論如左。

一、疊韻通叚　此類字、除合音字外、雖後世視之、若聲不同、而古必聲同者。

(1)同聲母　如德爲悳、服爲艮、是也。

(2)同韻部　如氷爲掤、馮爲淜、是也。

(3)合音字　如茺蔚爲蓷、不律爲筆、是也。

二、雙聲通叚　此類字、古人亦本聲近而不同聲、然在方言、聲轉讀之、或同聲者。

(1)同聲母　如叒爲桑、乃爲仍、是也。

西之西」、鞶下云「或以為首鞶」、止下云「故以止為足」是也。而嗇之為嗇夫、能之為能傑、州之為九州、以及子之借以偁人、勿之借以偁遽、不肖之借以偁不似其先、視此也。有言「書以為」「古文以為」「籀文以為」者、凡以明夫借此為彼之淵源自古也。如𣪊下云「周書以為討」、屮下云「古文以為艸字、足下云「古文以為詩大雅字、亦以為足字」、詖下云「古文以為頗字」、臤下云「古文以為賢字」、㗊下云「古文以為靦字」、丂下云「古文以為亏字、又以為巧字」、哥下云「古文以為謌字」、㬎下云「古文以為顯字」、𣄼下云「古文旅、古文以為魯衛之魯」、完下云「古文以為寬字」、𠈇下云「古文以為訓字」、臭下云「古文以為澤字」、汓下云「古文或以為沒字」、洒下云「古文以為灑埽字」、丌下云「古文且、又以為几字」、𦍒下云「廿古文以為疾字」、鼎下云「古文以貝為鼎、籀文以鼎為貝」、爰下云「籀文以為車轅字」是也。而古文豕之即為古文亥、篆文㕣之即為古文沇、篆文羑之即為古文𦍩、篆文𩫖之即為古文墉、篆文㝵之即為古文得、篆文禼之即為古文偰、篆文孌之即為籀文嬻、以及周書之伯臩為古文冏、商書之甹巘、古文作由枿、視此也。有言「史篇以為」「杜林以為」「楊雄以為」「賈侍中以為」者、凡以明夫借此為彼之傳授有人也。如姚下云「史篇以為姚易也」、𣪠下云「杜林以為麒麟字」、構下云「杜林以為

穾突　秦漢以來、形聲俱近、誤用。

灾烖　說文誤以為一字。

此僅略舉數字為證、尚有古金文以人尸通用、毋女通用、夫大通用、才甲通用、成戌通用、有右通用、卣逌通用、高啚通用、印抑通用、此亦皆古以字形相近者通叚之證也。尤以金文往往變體、或全字、或偏旁、變而涉於他字之形者、幾不可以道理論。然則此類文字、其於六書為叚借歟、抑訛誤歟、有未可猝定矣。

叚借奥博、非說不明。茲復坿錄孫|張|二家之文、雖其說稍有誤處、然小疵無害大醇也。如次。

說文解字假借攷　孫經世

六書之有假借也、本無其字、而依聲託事。後聖所為、濟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之窮、而通其用於不窮者、蓋舍是無由。故今長一證、許氏特偶舉以見例、其實此例散見於說文諸部、固指不勝屈焉。今攷諸部解語、有言「故為」「故以為」「或以為」者、凡以明夫此之可借為彼也。如舄下云「故以為朋黨字」烏下云「故以為烏呼」來下云「故為行來之來」韋下云「故借以為皮韋」卥下云「故因以為東

下云「一曰伊洛而南雉五采皆備曰翬」是也。而他凡本義後別出一義、視此也。有言「一曰」而後引經傳以實之者、凡以明夫某之借義當屬之某、而非可概為施也。如假下云「一曰至也」、而引虞書「假于上下」、竘下云「一曰匠也」、而引逸周書「竘匠」、滑下云「一曰露皃」、而引詩「零露滑兮」、鎛下云「一曰田器」、而引詩序「乃錢鎛」、麓下云「一曰林屬於山為麓」、而引春秋傳「沙麓崩」、婐下云「一曰女侍曰婐」、而引孟子「舜為天子、二女婐」是也。而附婁之婁之為小土山、而證以春秋傳「附婁無松柏」、視此也。有別引經傳而特申其說為某者、凡以明夫某之見某、乃其借義、而無容與本義混也。如堲下引「虞書龍朕堲讒說殄行」、而云「堲、疾惡也」、桔下引「虞書惟箘簬桔」、而云「桔、木名也」、圛下引「商書曰圛」、而云「圛者、升雲半有半無」、搯下引「周書師乃搯」、而云「搯者、搯兵刃以習擊刺也」、貔下引詩「獻其貔皮」、周書「如虎如貔」、而云「貔猛獸」、忿下引「周書有疾不忿」、而云「忿、喜也」、莧下引「周書布重莧席」、而云「纖蒻席也」、戔下引「周書戔戔」、而云「巧言」、斁下引詩「服之無斁」、而云「斁猒也」、庮下引「周禮牛夜鳴則庮」、而云「臭如朽木」、褘下引「周禮王后之服褘衣」、而云「謂畫袍」、皋下引「周禮詔來鼓皋舞」、而云「皋、告之也」、麗下引「禮麗皮納聘」、而云「蓋鹿皮也」、趡下引「春秋傳盟于趡」、而云「趡、地名」、梠下引「春秋傳歲在

椽桷字」、㝵下云「杜林以為貶損之貶」、𦥷下云「杜林以為竹筥、揚雄以為蒲器」、斡下云「揚雄杜林皆以為軺車輪斡」、危下云「賈侍中以為危裏也」、亞下云「賈侍中以為次第也」是也。而娸為醜、董為蕅根、檹為椅、隉為法度、蹢躅為足垢、稽𥡴𥠀為木名之各本諸杜賈、以及禼為猛獸之出自歐陽喬、豦為封豕之屬之出自司馬相如、視此也。有言「亦如是」「亦如此」者、凡以明夫彼之義不同此、而亦借此以為之也。如堋下云「虞書堋淫于家亦如是」、鎬下云「武王所都、在長安西上林苑中、字亦如此」、壚下云「關壚亦如此」是也。而虞書耄字之即借目少精之眊、丹朱字之即借純赤之絑、視此也。有言「或說」「一說」「或曰」「一曰」者、凡以明夫借此為彼之自成一義也。如皀下云「或說一粒也」、我下云「或說頃頓也」、𠙴下云「或說𧌒薄也」、澥下云「一說即澥谷也」、㬎下云「或曰拳勇字」、䝱下云「或曰古貨字」、䨘下云「或曰早霜也」、巴下云「或曰食象它」、娃下云「或曰吳楚之間謂好娃」、䍮下云「或曰羠羊百斤𠂇又為䍮」、雈下云「一曰鵗字」、解下云「一曰解廌獸也」、奇下云「一曰不耦」、虓下云「一曰師子」、袤下云「一曰南北曰袤」、猶下云「一曰隴西謂犬子為猶」、意下云「一曰十萬曰意」、[illegible]下云「一曰半[illegible]也」、沾下云「一曰益也」、潛下云「一曰漢為潛」、嫯下云「一曰虞書雉嫯」、鮞下云「一曰魚之美者、東海之鮞」、翬

「譣、問也」、而引周書「勿以譣人」、則以譣憸聲同而借之也。「宗、臧也」、而引周書「陳宗赤刀」、則以宗寶聲同而借之也。「䋤、旄絲也」、而引周書「維䋤有稽」、則以䋤貌聲同而借之也。「俒、完也」、而引逸周書「以俒伯父」、則以俒溷聲同而借之也。「芼、艸覆蔓也」、而引詩「左右芼之」、則以芼覒聲同而借之也。「夃、市買多得也」、而引詩「我夃酌彼金罍」、則以夃姑聲同而借之也。「晤、明也」、而引詩「晤辟有摽」、則以晤寤聲同而借之也。「矆、目相戲也」、而引詩「矆婉之求」、則以矆晏聲同而借之也。「耽、耳大垂也」、而引詩「士之耽兮」、則以媅耽聲同而借之也。「瞏、目驚視也」、而引詩「獨行瞏瞏」、則以瞏䠯聲同而借之也。「嬒、含怒也」、而引詩「碩大且嬒」、則以嬒儼聲同而借之也。「俁、大也」、而引詩「伾伾俁俁」、則以俁騤聲同而借之也。「暱、殘薉田也」、而引詩「天方薦暱」、則以暱瘥聲同而借之也。「㷭、乾皃也」、而引詩「我孔㷭矣」、則以㷭戁聲同而借之也。「侗、大皃也」、而引詩「神罔時侗」、則以侗恫聲同而借之也。「矉、恨張目也」、而引詩「國步斯矉」、則以矉頻聲同而借之也。「伎、與也」、而引詩「鞫人伎忒」、則以伎忮聲同而借之也。「戳、滅也」、而引詩「實始戳商」、則以戳翦聲同而借之也。「㩁、束也」、而引詩「百祿是㩁」、則以㩁揫聲同而借之也。「坺、一臿土也」、而引詩「武王載坺」、則以坺旆聲同而借之也。「鱢、鮏臭也」、而引周禮「膳膏鱢」、則以鱢臊聲

元枵」而云「枵、虛也」、嫣下引「春秋傳嫣馬百駟」、而云「畫馬也」、斛下引「爾雅斛謂之疀」、而云「古田器也」、嬃下引「楚詞女嬃之嬋媛」、而云「賈侍中說楚人謂姊為嬃」、是也。而易「突如其來如」之即為𠫓、周禮「柔皮之工鮑氏」之即為鞄、以及「虎竊毛為虦苗」之竊之義取諸淺視此也。凡此皆明言假借也。抑有不明言假借、而可彼此參互而得之者、如「忼、忼慨也」、而引易「忼龍有悔」、則以忼亢聲同而借之也。「黷、握持垢也」、而引「易再三黷」、則以黷嬻聲同而借之也。「緆、希屬也」、而引「虞書緆類于上帝」、則以緆肆聲同而借之也。「殛、殊也」、而引「虞書殛鯀于羽山」、則以殛極聲同而借之也。「繪、會五采繡也」、而引「虞書山龍華蟲作繪」、論語繪事後素」、則以繪繢聲同而借之也。「戚、戉也」、而引「商書率籲衆戚」、則以戚慽聲同而借之也。「炪、火光也」、而引「商書予亦炪謀」、則以炪拙聲同而借之也。「𢻮、人姓也」、而引「商書無有作𢻮」、則以𢻮好聲同而借之也。「狟、犬行也」、而引「周書尚狟狟」、則以狟桓聲同而借之也「𢍏、治也」、而引「周書我之不𢍏」、則以𢍏避聲同而借之也。「㜸、婦人妊身也」、而引「周書至于㜸婦」、則以㜸屬聲同而借之也。「喦、暫喦也」、而引「周書畏于民喦」、則以喦僭聲同而借之也。「䁐、氐目視也」、而引「周書武王惟䁐」、則以䁐冒聲同而借之也。「敀、迮也」、而引「周書常敀常任」、則以敀伯聲同而借之也

即僊之借也。𡕒下引「詩𡕒兮達兮」，達下復引作挑，則以知挑即𡕒之借也。慝下引「詩慝彼淮夷」，瞿下復引作穬，則以知穬即慝之借也。艴下引「論語色艴如也」，孛下復引作孛，則以知孛即艴之借也。嬛下引「春秋傳嬛嬛在疚」，宊下復引作宊，忼下引「春秋傳忼歲而濊日」，翫下復引作翫作愒，則以知宊即疚之借，翫與愒即忼與濊之借也。𩏂下引「商書西伯戡𩏂」，𢦔下復引作黎，犨下引「虞書鳥獸毴髦」，氄下復引作氄作毛，逑下引「虞書旁逑孱功」，僝下復引作救作僝，則以知黎即𩏂之借，氄即毴之借，救即逑之借，而髦與孱又即毛與僝之借也。是則以前後文互勘焉而可得者也。又如「匪，似竹匧器也」，而媾下引「易匪寇婚媾」，則以知匪之可借為非也。「棔，㯱也」，而杶下引「夏書杶榦棔柏」，則以知棔之可借為檜也。「鬃，馬髦飾也」，而蘨下引「商書庶艸繇蘨」，則以知繇之可借為蕃也。「后，繼體君也」，而詷下引「周書在后之詷」，則以知后之可借為後也。「宿，止也」，而詫下引「周書王三宿三祭三詫」，則以知宿之可借為肅也。「猗，犗犬也」，而郘下引「周書郘郘猗」，則以知猗之可借為兮也。「㐺，凡也」，而豲下引「逸周書豲有㐺」，則以知㐺之可借為叉也。「輖，重也」，而惄下引「詩惄如輖飢」，則以知輖之可借為輈也。「兩，二十四銖也」，而髮下引「詩紞彼兩髮」，則以知兩之可借為㒳也。「施，旗皃也」，

同而借之也。「幦、髤布也」、而引「周禮駹車犬幦」、則以幦幭聲同而借之也。「藃、艸皃也」、而引「周禮轂雖敝不藃」、則以藃槁聲同而借之也。「僟、精謹也」、而引「明堂月令數將僟終」、則以僟幾聲同而借之也。「䵒、黏也」、而引「春秋傳不義不䵒」、則以䵒暱聲同而借之也。「迋、往也」、而引「春秋傳子無我迋」、則以迋誑聲同而借之也。「既、小食也」、而引「論語不使勝食既」、則以既气聲同而借之也。「袉、裾也」、而引「論語朝服袉紳」、則以袉拕聲同而借之也。「謜、徐語也」、而引「孟子故謜謜而來」、則以謜原聲同而借之也。「徥、行皃也」、而引「爾雅徥則也」、則以徥是聲同而借之也。是則以上下文互推馬而可得者也。又如吝下引「易以往吝」、遴下復引作遴、則以知遴即吝之借也。欜下引「易重門擊欜」、𣝘下復引作𣝘、則以知𣝘即欜之借也。馰下引「易為馰顙」、旳下復引作旳、則以知旳即馰之借也。枖下引「詩桃之夭夭」、𡝩下復引作𡝩、則以知𡝩即枖之借也。汜下引「詩江有汜」、洍下復引作洍、則以知洍即汜之借也。𡜊下引「詩靜女其𡜊」、袾下復引作袾、則以知袾即𡜊之借也。褻下引「詩是褻袢也」、紲下復引作紲、則以知紲即褻之借也。薈下引「詩薈兮蔚兮」、嬒下復引作嬒、則以知嬒即薈之借也。躓下引「詩載躓其尾」、疐下復引作疐、則以知疐即躓之借也。僛下引「詩屢舞僛僛」、姕下復引作姕、則以知姕

乎、」則以知博之可借為篿也。荷、扶渠葉也、而莜下引「論語以杖荷莜」則以知荷之可借為何也。俾、益也、而𢻱下引「虞書有能俾𢻱」則以知俾之可借言使也。條、小枝也、而紊下引「商書有條而不紊」則以知條之可借言理也。獻、宗廟以犬肥者獻也、而劼下引「周書劼毖殷獻臣」則以知獻之可借以言賢也。相、省視也、而勱下引「周書勱相我國家」則以知相之可借以言治也。實、富也、而匪下引「逸周書實玄黃于匪」則以知實之可借以言盛也。此、止也、而𪓐下引「詩得此𪓐鼀」則以知此之可借以言是也。瑟、庖犧所作弦樂也、而僩下引「詩瑟兮僩兮」則以知瑟之可借以言莊也。如、從隨也、而蕣下引「詩顏如蕣華」則以知如之可借以言似也。盧、飯器也、而獜下引「詩盧獜獜」則以知盧之可借以言犬也。孔、通也、而驖下引「詩四驖孔阜」則以知孔之可借以言甚也。又、手也、而斨下引「詩又缺我斨」則以知又之可借以言復也。佗、負何也、而厝下引「詩佗山之石」則以知佗之可借以言彼也。胡、牛顄垂也、而虺下引「詩胡為虺蜥」則以知胡之可借以言何也。祇、帛丹黃色也、而攪下引「詩祇攪我心」則以知祇之可借以言適也。觱、羌人所歛角屠觱也、而濫下引「詩觱沸濫泉」則以知觱之可借以言泉出也。濟、濟水也、而楷下引「詩榛楷濟濟」則以知濟之可借以言衆多也。莫、日且

而罛下引「詩施罛濊濊」則以知施之可借為歧也。渼、溉灌也、而軜下引「詩渼以觼軜」則以知渼之可借為鋈也。棘、小棗也、而臠下引「詩棘人臠臠」則以知棘之可借為亟也。納、絲溼納納也、而𠗲下引「詩納于𠗲陰」則以知納之可借為內也。視、瞻也、而佻下引「詩視民不佻」則以知視之可借為示也。夢、不明也、而牧下引「詩牧人乃夢」則以知夢之可借為㝱也。巨、規巨也、而業下引「詩巨業維樅」則以知巨之可借為虡也。革、獸皮去毛也、而瑲下引「詩鞗革有瑲」則以知革之可借為勒也。朱、赤心木也、而綅下引「詩貝冑朱綅」則以知朱之可借為絑也。咊、相應也、而鸞下引「詩亦有和鸞」則以知和之可借為盉也。萌、艸芽也、而耡下引「周禮以興耡利萌」則以知萌之可借為氓也。率、捕鳥畢也、而旗下引「周禮率都建旗」則以知率之可借為衛也。洗、洒足也、而觶下引「禮一人洗舉觶」則以知洗之可借為洒也。孽、庶子也、而薀下引「春秋傳薀利生孽」則以知孽之可借為蠥也。遂、亡也、而痁下引「春秋傳齊侯疥遂痁」則以知遂之可借為㒸也。燕、玄鳥也、而䁔下引「春秋傳私降䁔燕」則以知燕之可借為宴也。瀆、溝也、而𢷎下引「春秋傳𢷎瀆鬼神」則以知瀆之可借為嬻也。俠、俜也、而𢈈下引「春秋國語俠溝而𢈈我」則以知俠之可借為夾也。博、大通也、而弈下引「論語不有博弈者

所加也」、而薾下引「詩彼薾惟何」、則以知彼之借義為彼此也。「去、人相違也」、而蟘下引「詩去其螟蟘」、則以知去之借義為除去也。「終、絿絲也」、而俶下引「詩令終有俶」、則以知終之借義為終始也。「縣、繫也」、而旐下引「周禮縣鄙建旐」、則以知縣之借義為鄙縣也。「獲、獵所獲也」、而取下引「周禮獲者取左耳」、則以知獲之借義為捕獲也。「涂、涂水也」、而溠下引「春秋傳脩涂梁溠」、則以知涂之借義為涂路也。「亝、禾麥吐穗上平也」、而捷下引「春秋傳亝人來獻戎捷」、則以知亝之借義為亝魯也。「爾、麗爾也」、而茜下引「春秋傳爾貢包茅不入」、則以知爾之借義為爾汝也。「雝、雝鶅也」、而𡿧下引「春秋傳川雝為澤」、則以知雝之借義為雝塞也。「廣、殿之大屋也」、而敳下引「春秋傳晉人或以廣隊」、則以知廣之借義為廣車也。「甲、甲乙也」、而擐下引「春秋傳擐甲執兵」、則以知甲之借義為甲冑也。「盛、黍稷在器中也」、而襺下引「春秋傳盛夏重襺」、則以知盛之借義為壯盛也。「御、使馬也」、而珠下引「春秋國語珠足以御火災」、則以知御之借義為扞御也。「離、離黃也」、而𣅔下引「易日𣅔之離」、「仳下引「詩有女仳離」、䚐下引「爾雅䚐髳弗離」、則以知離之借義為離明、為離別、為彌離也。「方、併船也」、「將、帥也」、而圯下引「虞書方命圯族」、昌下引「詩東方昌矣」、娠下引「春秋傳后緡方娠」、娀下引「詩有娀方將」、彝下引「周禮

冥也」而藟下引「詩莫莫葛藟」則以知莫之可借以言茂盛也。「岐、岐山也」而嶷下引「詩克岐克嶷」則以知岐之可借以言有知也。「衰、衰衣也」而穮下引「春秋傳是穮是衰」則以知衰之可借以言雖本也。「榦、築牆耑木也」而楄下引「春秋傳楄部薦榦」則以知榦之可借以言骸骨也。「喙、口也」而餀下引「爾雅餀謂之喙」則以知喙之可借以言食臭也。「好、美也」「肉、胾肉也」而瑗下引「爾雅好倍肉謂之瑗」則以知好與肉之可借以言孔言邊也。「若、擇菜也」而⿰骨昜下引「易夕惕若厲」則以知若之借義為相若也。「或、邦也」而鞶下引「易或錫之鞶帶」則以知或之借義為或然也。「畜、田畜也」而牝下引「易畜牝牛吉」則以知畜之借義為畜養也。「節、竹約也」而卮下引「易君子節飲食」則以知節之借義為節制也。「參、曑參星也」而兩下引「易參天兩地」則以知參之借義為參兩也。「萬、蟲也」而暵下引「易燥萬物者莫熯乎火」則以知萬之借義為千萬也。「戲、三軍之偏也」而謔下引「詩善戲謔兮」則以知戲之借義為嬉戲也。「報、當辠人也」而瑤下引「詩報之以瓊瑤」則以知報之借義為施報也。「乾、上出也」而𤅩下引「詩𤅩其乾矣」則以知乾之借義為乾燥也。「獨、犬相得而鬥也」而踽下引「詩獨行踽踽」則以知獨之借義為孤獨也。「宛、屈艸自覆也」而坻下引「詩宛在水中坻」則以知宛之借義為宛然也。「彼、往有

即以見過度之「過」之又為「愆」也。於憎言惡、即以見過惡之「惡」之又為「憎」也。於諜言反閒、即以見閒隙之「閒」之又為「諜」也。於候言司望、即以見司事之「司」之又為「候」也。於略言經略、即以見織從絲之「經」之又為「略」也。於淺言不深、即以見深水之「深」之又為「不淺」也。於暫言不久、即以見從後灸之之「久」之又為「非暫」也。於忘言不識、即以見知識之「識」之又為「不忘」也。於假言非真、即以見僊人變形登天之「真」之又為「不假」也。於廷言翰中、於覲言秋翰、即以見翰夕之「翰」之又為「朝廷」為「朝覲」也。於艱言難治、於險言阻難、於䖘、於蹴言更易、言平易、即以見鷬鳥之鷬之又為艱為險、蜥易之易之又為更為平也。於遹、於般、皆言辟、於任、於堨、皆言保、於撥、於討、皆言治、於儀、於擬、於過、皆言度、即以見訓法之「辟」之又為「遹」為「般」、訓養之「保」之又為「任」為「堨」、治水之「治」之又為「撥」為「討」、法制之「度」之又為「儀」為「擬」為「過」也。凡若此類、亦皆以本文與旁見之文、互證焉、而可得者也。是又得之引經傳外也。要而論之、假借則一、而其例有正有變。無其字而借、而所借皆同聲之字、是則為正。有其字而借、及所借非同聲之字、是則為變。說文於引古及襲用成語、往往正變錯出。至自為注義則概從其正、閒或偶涉於變。如釁下云「酉所以祭也」、借酉為酒、會下云「曾、益也」、借曾為增、匕下云「匕、合

以待裸將之禮」撿下引「春秋傳賓將撿」則以知方之借義爲方棄、爲方位、爲方然、將之借義爲將
大、爲將送、爲將然也。是則以本文與旁見之文、互證焉、而可得者也。凡此、皆得之所引經傳也。引
經傳而外、其借義多坿他字訓釋中、如於順言理、即以見治玉之「理」之又爲「順」也。於恆言常、即以
見下帬之「常」之又爲「恆」也。於喜言樂、即以見音「樂」之又爲「喜」也。於通言達、即以見行不相遇之「達」
之又爲「通」也。於親言至、即以見鳥飛從高下至地之「至」之又爲「親」也。於尃言布、即以見枲織之「布」
之又爲「尃」也。於儉言約、即以見約束之「約」之又爲「儉」也。於可言肎、即以見骨肉閒肎肎箸之「肎」之
又爲「可」也。於計言會、即以見會合之「會」之又爲「計」也。於詒言遺、即以見遺亡之「遺」之又爲「詒」也。於
速言疾、即以見疾病之「疾」之又爲「速」也。於俗言習、即以見數飛之「習」之又爲「俗」也。於代言更、即以
見更改之「更」之又爲「代」也。於償言還、即以見還返之「還」之又爲「償」也。於偭言鄉、即以見鄉黨之「鄉」
之又爲「偭」也。於賃言庸、即以見訓用之「庸」之又爲「賃」也。於緣言純、即以見訓絲之「純」之又爲「緣」也。
於瓢言蠡、即以見蟲齧木中之「蠡」之又爲「瓢」也。於枱言臿、即以見舂去麥皮之「臿」之又爲「耜」也。於
尗言豆、即以見古食肉器之「豆」之又爲「尗」也。於注言灌、即以見灌水之「灌」之又爲「注」也。於愆言過、

例有二，有音義相通而讀若通者，有音同義異而讀若通行，莫非假借字者。如辛讀若愆，「辛，辠也」；「愆，過也」，音義俱近，而詩式禮莫愆箋「愆，過也」，左傳昭二十六年「王愆於厥身」，注「愆，惡疾也」，今本皆作愆，不作辛。亼讀若集，「亼，三合也」；「集，羣鳥在木上也」，音義俱近，而書「辰弗集于房」，傳「集，合也」，孟子「是集義所生者」，注「集，雜也」，文選東京賦「總集瑞命」，注「集，聚也」，今本皆作集，不作亼。奡讀若傲，「奡，慢也」；「傲，倨也」，音義俱近，而左傳文九年「執幣傲」，注「傲，不敬」，荀子勸學「不問而告謂之傲」，注「傲，喧噪也」，今本皆作傲，不作奡。以上錢氏所引。譶讀若沓，「譶，疾言也」；「沓，語多沓沓也」，音義俱近，而詩「噂沓背憎」，毛傳「沓猶沓沓」，漢書禮樂志「騎沓沓」，顏注「沓沓，疾行也」，今本皆作沓，不作譶。𪗄讀若疏，「𪗄，門戶疏窻也」；「疏，通也」，音義俱近，而孟子「禹疏九河」，趙注「疏，通也」，荀子禮論「疏房」，楊注「疏房，通明之房也」，文選西京賦「交綺豁以疏寮」，薛注「疏，刻穿之也」，今本皆作疏，不作𪗄。䢘讀若駐，「䢘，不行也」；「駐，立也」，音義俱近，而漢書韓延壽傳「明府久駐未出」，文選東征賦「悵容與而久駐兮」，注引蒼頡篇「駐，主也」。按衆經音義引蒼頡篇作「駐，止也」，主當是止之譌，或改主作住，恐非。今本皆作駐，不作䢘。按今本說文若駐作若住，譌字也。據壴部尌訓立，而曰讀若駐，則住為後人所改明矣。改者蓋以䢘字屬人，故改從人，而不知在人曰䢘，在馬曰駐，在陳樂曰尌，形異而音義皆同也。𢻲讀與撫同，「𢻲，撫也」；「撫，安也」，音義俱近，而周禮大行

也。借匕為比。兟下云「先、進也」。借先為兟。寡下云「頒、分也」。借頒為班。望下云「壬、朝廷也」。借壬為廷。孫下云「系、續也」。借系為繼。此例要亦寥寥無幾焉。誠以變之可參、不若正之可守也。讀說文者、於諸部解語、別其字之孰為借、復別其所借之孰為正、孰為變、而引而伸之、貫而通之、則於六書之學、思過半矣。

說文讀若例一 錄其一、并錄原注、

張行孚

說文讀若之例、段氏說文注謂「止擬其音」、蓋謂說文多明本義、爾雅方言多明假借也。然攷說文「勼讀若鳩」、「𠢕讀若豪」、其鳩字豪字、經典皆假借為勼聚豪傑、而非僅擬勼字𠢕字之音、則說文讀若、實可為經典假借之例、與經典讀如、僅擬其音者不同。錢氏大昕所謂「許氏所云讀若、所云讀與同、皆古書假借之例、不特寓其音、即可通其字、音同而義亦隨之」。王氏筠所謂「說文讀若、有專明其音者、有兼明假借者」是也。蓋古人小學之書、雖為文字而作、實以證明經典。故於經典之用假借字者、每於本字下申明之。說文之某讀若某、玉篇之某今作某、皆此例也。今試即錢氏王氏之說而推廣之、說文讀若、强半後世通行之字、而其本字、强半後世所不行者。且同一讀若而其

「愸、思也」、方言「愸、傷也」、汝謂之愸、今本皆作愸、不作𢡟。𢡟讀若瀆、「𢡟、通溝也」、「瀆、溝也」、音義俱近、而周禮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鄭注「溝瀆澮、田間通水者也」、管子地員「瀆田悉徙」、房注「瀆田、謂穿溝而溉田」、荀子脩身「開其瀆」、楊注「瀆、水竇也」、今本皆作瀆、不作𢡟。兆讀若瞽、「兆、廱蔽也」、「瞽、目但有眹也」、音義俱近、而書「瞽子」傳「無目曰瞽」、荀子勸學「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楊注「瞽者不識人之顏色」、今本皆作瞽、不作兆。脜讀若柔、「脜、面和也」、「柔、木曲直也」、音義俱近、按木能曲直、因其性和柔也、是柔有和義。而詩「爰求柔桑」、鄭箋「柔桑、穉桑也」、禮記「柔色以溫之」、鄭注「承尊者必和顏色」、文選洛神賦「柔情綽態」、李注「柔、弱也」、今本皆作柔、不作脜。叁讀若糞、「叁、埽除也」、「糞、棄除也」、音義俱近、而禮記「凡為長者糞之禮」、周禮「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今本皆作糞、不作叁。按周禮注「埽席前曰拚」、儀禮「既拚以俟矣」、注「拚謂灑埽也」、拚皆叁之譌變。說文「拚、拊手也」、無埽除義。是古本糞亦有作叁者、但今本無此字尔。以上王氏所引。祘讀若筭、「祘、明視以筭之」、「算、長六寸、計厤數者」、音義俱近、而儀禮「無筭爵」、鄭注「筭、數也」、爾雅釋詁「筭、數也」、釋文「算字又作筭」、今本皆作筭、不作祘。屮讀若徹、「屮、艸木初生也、象丨出形、有枝莖也」、「徹、通也」、音義俱近。而論語「盍徹乎」、集解「徹、通也」、魯語「焚煙徹於上」、韋注「徹、通也」、按說文云「熏、火煙上出也」、从屮是屮出徹義皆通。今本皆作徹、不作屮。夢讀若萌、「夢、灌渝也」、「萌、艸芽也」、音義

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鄭注「撫猶安也」左傳定四年「若以君靈撫之」杜注「撫存恤也」今本皆作撫不作故。丫讀若乖。「丫、羊角也」「乖、戾也」音義俱近。按羊角分披最易乖戾故乖字從丫是丫乖義近。而楚辭怨世「吾獨乖剌而無當兮」王注「乖、差也」文選西征賦「人度量之乖舛」李注「乖舛、不齊也」今本皆作乖不作丫。廣韻云乖同乖。𤔔讀若亂同。「𤔔、治也」「亂、治也」音義俱近。而書「亂而敬」傳「亂、治也」論語「予有亂臣十人」集解「乚、亂理也」按理當本作治唐人避諱而改。今本皆作亂不作𤔔。𩫖讀若庸。「𩫖、用也」「庸、用也」音義俱近。而書「疇咨若時登庸」傳「庸、用也」詩「尚無庸」傳「庸、用也」今本皆作庸不作𩫖。𢎘讀若含。「𢎘、嘾也、艸木之華未發圅然」「含、嗛也」音義俱近。按嗛口有所銜也。物在口曰含、華在包曰𢎘、舌在口曰圅、玉在尸口中曰琀、勒在馬口中曰銜、五字形異而音義俱通。而文選南都賦「芙蓉含華」韓文進學解「含英咀華」今本皆作含不作𢎘。囧讀與明同。「囧、窻牖麗廔開明」按麗廔猶婁離、爽朗之意。「明、古文朙、照也」音義俱近。而詩「其德克明」毛傳「照臨四方曰明」淮南墬形訓「開明之門」高注「明者陽也」今本皆作明不作囧。侸讀若樹。「侸、立也」「樹、生植之總名」音義俱近。按樹是豎立之物是樹有立義。而禮記「地道敏樹」鄭注「樹、謂殖艸木也」左傳襄四年「樹之詐慝」杜注「樹、立也」國語「故聖王樹德於民」韋注「樹、立也」今本皆作樹不作侸。愵讀與惄同。「愵、憂皃」「惄、飢餓也、一曰憂也」音義俱近。而詩「惄焉如擣」傳

人」鄭箋「競、彊也」詩「職競用力」鄭箋「競、逐也」（按爭競者往往追逐、是逐即彊語之引申義也。）今本皆作競、不作誩。𦣞讀若誑、「𦣞、乖也」「誑、欺也」音義俱近、（按言與行違、謂之欺、誑是乖與欺義近、）而曲禮「幼子常視毋誑」釋文「誑、欺也」周語「以誑劉子」韋注「誑、惑也」今本皆作誑、不作𦣞。歺讀若殘、「歺、殘穿也」「殘、賊也」音義俱近、而詩「國無有殘」毛傳「殘、賊義曰殘」說文骨部「鳥獸殘骨曰骴」今本皆作殘、不作歺。辺讀與記同、「辺、古之遒人以木鐸記詩言」「記、疏也」（按廣雅「疏、識也」是疏與記識同義。）音義俱近、而禮記內則「有善則記之為惇史」漢書張敞傳「受記考事」今本皆作記、不作辺。𠀀讀若訶、（按訶、今本說文作呵、說文校議曰「當作讀若訶、說文無呵字。」愚按漢書食貨志下「縱而弗呵虖」注云「呵、責怒也」與說文訶字訓合。校議之說是也。）「𠀀、反丂也」「訶、大言而怒也」音義俱近、（按可字從丂、則反丂即不可之意、與訶字大言而怒義合。）而廣雅釋詁「訶、怒也」玉篇言部「詽、訶也」今本皆作訶、不作𠀀。（按誰何之何、苛罰之苛、其本字皆當作訶。史記秦始皇紀索隱云「何或為呵」周禮關人釋文云「苛本又作呵」其明證也。）甹讀若亭、「甹、定息也」「亭、民所安定也」音義俱近。而史記始皇紀「決河亭水」正義「亭、平也」文選謝靈運詩「止監流歸亭」李注「亭、定也」今本皆作亭、不作甹。皀又讀若香、（按鄉字從皀、則香為皀字正音。）「皀、穀之馨香也」「香、芳也」音義俱近、而詩「其香始升」鄭箋「其馨香始上行」呂覽仲冬紀「水泉必香」高注「香、美也」今本皆作香、不作皀。𧇡讀若盧同、「𧇡、𦉢也」「盧、飯器也」音義俱近。（按「𦉢、小口罌也」「罌、缶也」盧云飯器、蓋謂缶之盛飯者、是𧇡盧義近。）而漢

俱近。按說文「夢、灌渝也」、錢氏大昕謂「即爾雅釋草之『其萌蘿蘥』是也」。蘿之正字當作蘿、蘥之正字當作蒚。說文「蘿、弓曲也」、毛傳「蒚、茅之初生也」。蓋蘆葦之萌、蘿曲而生、故曰蘿蒚。爾雅當本作蘿渝、故說文本之。今說文作「灌渝」者、灌為蘿之譌變、渝為蒚之叚耤字也。蘿渝為茅葦初生之名、故毛傳爾雅皆云「權輿、始也」。而大戴禮「孟春百草權輿」、楊子太玄「百卉權輿」、權輿皆屬艸言、字作權輿、不作蘿蒚者、古文叚耤通用。據此、則夢與萌為一字明矣。爾雅郭注「其萌蘿」絕句、王氏筠謂其萌下更有夢字、皆未合古義。而禮記月令「萌者盡達」、鄭注「芒而直曰萌」、爾雅釋草「筍、竹萌」、孫注「竹初生曰萌」、今本皆作萌、不作夢。釆讀若辨。「釆、辨別也」、「辨、判也」、音義俱近、而周易「君子以慎辨物居方」、虞注「辨、別也」、論語「脩慝辨惑」、集解「辨、別也」、今本皆作辨、不作釆。吅讀若讙。「吅、驚嘑也」、「讙、譁也」、音義俱近、而荀子彊國篇「百姓讙敖」、楊注「讙、喧譁也」、按喧即讙之別體。後漢劉盆子傳「爭言讙呼」、李注「讙、譁也」、今本皆作讙、不作吅。按書禮言乃讙、叚耤讙為歡、非本義也。徲讀若遲。「徲、久也」、「遲、徐行也」、音義俱近、而易「遲歸有時」、釋文「遲、緩也」、詩「春日遲遲」、毛傳「遲遲、舒緩也」、今本皆作遲、不作徲。亍讀若畜。「亍、步止也」、「畜、田畜也」、音義俱近、按養之而不使散走為畜、是畜有留止義、故說文畜字次留字下。而周易「風行天上、小畜」、集解「今未下行、畜而未下」、「天在山中、大畜」、集解「能止大器、故名大畜」、今本皆作畜、不作亍。品又讀若呶。「品、眾口也」、「呶、讙聲也」、音義俱近。按眾口者、謂眾口讙譁也。是品與呶同義。而詩「載號載呶」、毛傳「號呶、號呼、讙呶也」、今本皆作呶、不作品。誩讀若競。「誩、競言也」、「競、彊語也、一曰逐也」、音義俱近、而詩「無競維

今本皆作移、不作乀。匸讀若方、「匸、受物之器、象形」、「方、併船也、象兩舟總頭形」、音義俱近。而爾雅「大夫方舟」、注「方舟、併兩船」、禮記「毀方而瓦合」、疏「方謂物之方正有圭角鋒鋩也」、今本皆作方、不作匸。乚讀若隱。「乚、匿也」、「隱、蔽也」、音義俱近。而齊語「隱五刃」、韋注「隱、藏也」、楚辭悲回風「隱岷山以清江」、王注「隱、伏也」、今本皆作隱、不作乚。範讀若犯同。「範、範軷也」、按將出祭神、樹茅以依神為軷、既祭、軷轢於牲而行、為範軷。「犯、侵也」、音義俱近。而周禮大馭「及犯軷」、杜注「軷謂祖道轢軷磔犬也」、今本皆作犯、不作範。按經典範圍刑範等範字、皆范之段耤字。亅讀若橜。「亅、鉤逆者謂之亅」、「橜、弋也」、音義俱近。按「弋、橜也、象折木衰銳著形、厂象物挂之也」、是橜即可鉤逆之物、與亅義近。而莊子馬蹄「前有橜飾之患」、釋文引司馬注「橛、銜也」、按橛即橜之變體、莊子達生釋文橜本或作橛、是也。史記相如傳「銜橜之變」、索隱「橜、騑馬口長銜也」、按銜橜者、馬口所銜之橜也、馬口所銜之橜或有鉤逆、則車或因之顛仆、故曰銜橜之變。索隱說尚未明憭。今本皆作橜、不作亅。

凡此皆音義俱通、而讀若之字通行者也。按以上八十四字、有音義通而本為一字、即王氏筠所謂異部重文者、如夏傲、嚞哲、䶜疏、故撫、艹[illegible]、𤔔亂、亯庸、隤瀆、叁龔、祘筭、夢萌、吅讙、徲遲、㗊呶、誩競、奴殘、丂訶、皀香、虐盧、乚弗、亅橜四十二字是也。有音義通、而各屬一事、不得遂謂之一字者、如亼集、𨘢駐、弓含、囧明、侸樹、惱愁、兆瞽、脜柔、屮徹、釆辨、言畜、[illegible]誑、甹亭、昆窈、倗陪、郛侈、夲滔、乀移、匸方、乚隱、範犯四十二字是也。然原其音義展轉相通之始、大氐由一事而推之事事、莫非一字孳生者、不可由此而得其會通乎。如𩰪讀若許、「𩰪、炎帝大嶽之胤、甫侯所封」、「許、聽也」、據此知詩「不與我戎許」、春秋「公及齊侯鄭伯伐許」、許本字皆

書相如傳「乃令文君當盧」集注「盧、酒盧」食貨志下「率開一盧以賣」集注「盧、酒瓮也」今本皆作鑪、不作盧。按盧本器名、而注家或云盧酒肆者、蓋因其地置盧而名之也。邑讀若窈窕之窈、「邑、望遠合也」「窈、深遠也」音義俱近。而詩「窈窕淑女」毛傳「窈窕、幽閒也」老子「窈兮冥兮」王注「窈冥、深遠之歎」今本皆作窈、不作邑。倗讀若陪位、「倗、輔也」「陪、重土也」音義俱近。按土與土重疊有比輔義。而論語「陪臣執國命」集解「陪、重也」漢書文帝紀「皆秉德以陪朕」文穎注「陪、輔也」今本皆作陪、不作倗。郊讀若侈、「郊、有大度也」「侈、掩脅也、一曰奢也」音義俱近。按奢字從大、則奢亦有大義。而左傳昭三年「於臣侈矣」杜注「侈、奢也」禮記襍記「其衰侈袂」鄭注「侈、猶大也」今本皆作侈、不作郊。夲讀若滔、「夲、進趣也、從大從十、猶兼十人也」「滔、水漫漫大皃」音義俱近。而書「象恭滔天」傳「滔、漫也」楚辭謬諫「年滔滔而日遠兮」注「滔滔、行貌」今本皆作滔、不作夲。按詩「武夫滔滔」毛傳雖云「滔滔、廣大貌」然此滔滔當是言其武勇兼人、則本字亦當作夲為近。乀讀與弗同、「乀、左戾也」「弗、矯也」音義俱近。而書「苗頑弗即功」禮記燕義「司馬弗正」按經典弗字、皆是人欲如此、而我矯之不如此之意、故說文云「弗、矯也」今本皆作弗、不作乀。按禮記「獻鳥者佛其首」注「佛、戾也」易「拂經于邱」頤釋文「拂、違也」佛拂二字、本字皆當作弗、蓋佛為仿佛之佛、拂為拔拂之拂、皆與矯戾義不洽。乀讀若移、「乀、流也」「移、禾相倚移也」音義俱近。按流言流動也、倚移猶言移徙也、是乀移義近。而晉語「弗能移也」韋注「移、動也」禮記「絕族無移服」釋文「移、猶傍也」按疏云「在旁而及曰移」

也詩釋文云「檝本又作戟」此其證也。戟本字皆當作丮、漢書注云「戟謂揭持之也、」說文云「揭、戟持也、」皆與說文丮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戟、不作丮。檷讀若柅、「檷、絡絲柎也、」「柅、木也、」據此、知易「繫于金柅、」柅本字當作檷、集解引虞翻曰「柅謂二也、巽為繩、故繫柅、」引王肅曰「柅、織績之物、婦人所用、」與說文檷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柅、不作檷。按或謂杘或體作柅、杘、籆柄也、籆、收絲者也、則柅即為絡絲柎之本字。愚按說文明有柅字訓木、安得又為杘之重文、今杘字下有柅字者、蓋後人見易經檷字訓絡絲器、與杘字形義俱近、因加柅于杘下、而未檢說文已有柅字訓木也。且柅果為杘重文、釋文當云柅說文本為杘訓籆柄矣、何以云柅、說文作檷訓絡絲趺也、此又明見唐以前說文杘下無柅、而為唐以後人所增也。勼讀若鳩、「勼、聚也、」「鳩、鶻鵃也、」鳥名據此、知書「方鳩僝功、」左傳「敢使魯無鳩乎、」「鳩藪澤、」鳩本字皆當作勼、書傳云「鳩、聚也、」左傳集解云「鳩、集也、」皆與說文勼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鳩、不作勼。按今惟說文引書作勼慴讀若疊、「慴、懼也、」「疊、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乃行之、」據此、知詩「莫不震疊、」疊本字當作慴、詩毛傳云「疊、懼也、」與說文慴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疊、不作慴。按今惟爾雅「慴、懼也、」莊子「是故遻物而不慴、」用本字。橾讀若藪、「橾、車轂中空也、」「藪、大澤也、」據此、知攷工記以其圍之防、捎其藪、」藪本字當作橾、攷工記鄭注云「藪讀為蜂藪之藪、藪者、眾輻之所趨也、」與說文橾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藪、不作橾。𡳐讀若僕、「𡳐、行𡳐𡳐也、」「僕、給事者、」據此、知孟子「使己僕僕爾亟

當作鄦。詩毛傳云「許、諸姜也」、春秋左傳云「夫許、大岳之胤也」、與說文鄦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許、不作鄦。鄚讀若薊。「鄚、周封黃帝之後於鄚也、上谷有鄚縣」。「薊、芺也」、按爾雅云「朮、山薊」、薊即今白朮也。據此、知禮記「封黃帝之後於薊」、兩漢地理郡國志、廣陽、薊縣、薊本字皆當作鄚、按兩志薊縣皆屬廣陽、而說文云上谷者、攷續漢書云「廣陽、世祖省幷上谷、永平八年復」、許君蓋據世祖時郡縣言之也。禮記漢書薊字、與說文鄚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薊、不作鄚。璹讀若淑。「璹、玉器也」、「淑、清湛也」、據此、知爾雅「璋大八寸謂之淑」、錢氏謂今作琡、琡即淑之譌。淑本字當作璹、爾雅淑字、與說文璹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淑、不作璹。珣讀若宣。「珣、周書所謂夷玉也、一曰玉器、宣、天子宣室也」、據此、知爾雅「璧大六寸謂之宣」、漢書「有司奉宣玉」、按今漢書作瑄、蓋不知叚藉宣者、因宣為玉名而加玉旁。本字皆當作珣、爾雅宣字、與說文珣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宣、不作珣。趨讀若煢。「趨、獨行也」、「煢、回疾也」、據此、知詩「獨行煢煢」、按今詩作睘、釋文云「睘本又作煢」、「煢煢在疚」、按今詩作嬛、漢書匡衡傳引作煢。煢本字皆當作趨、按睘、驚視也、嬛、材緊也、與獨行義亦不甚合、蓋亦假字。詩毛傳云「煢煢、無所依也」、又云「煢煢、孤特在憂病之中」、與說文趨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或作煢、不作趨。丮讀若戟。「丮、持也、象手有所丮據也」、「戟、有枝兵也」、據此、知春秋傳「公戟其手」、漢書五行志「戟高后掖」、詩毛傳「拮据、戟挶也」、按今漢書毛傳皆作撠、說文無撠字、撠乃戟之譌變、說文云「据、戟挶」

者」帗本字皆當作翇周禮樂師先鄭注云「帗舞者全羽」社稷以帗」鼓人後鄭注云「帗列五采繒為之有秉」皆與說文翇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帗不作翇。卟讀與稽同卟卜以問疑也」稽留止也」據此知尚書「七稽疑」曰若稽古」周禮宮正稽其功緒」大司馬「簡稽鄉民」稽本字皆當作卟按經典稽字凡訓考訓計者皆同。尚書梅傳「稽考也」周禮宮正鄭注「稽猶考也計也」按卜問皆以考索其是非計較其可否是卟與考計同義。皆與說文卟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稽不作卟。⿰也攴讀與施同」⿰也攴敷也」施旗貌」據此知論語「施於有政」禮記「施則行」大戴記「陽施而陰化也」施本字當作⿰也攴論語集解包注云「施行也」禮記鄭注云「施用也」大戴盧注云「施賦也」皆與說文⿰也攴字義合此其證也按行用皆敷布之意賦即敷之假借字也而今本作施不作⿰也攴。按施有借為弛者有借為㢮者非盡可作⿰也攴𤔌讀與隱同」𤔌所依據也」隱蔽也」據此知孟子「隱几而臥」莊子「隱几而坐」隱本字當作𤔌莊子釋文云「隱馮也」按馮亦假字本字當作凭與說文𤔌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隱不作𤔌。以上錢氏所引喌讀若祝喌呼鷄重言之」祝祭主贊詞者」據此知列仙傳「祝鷄翁」祝本字當作喌列仙傳祝字與說文喌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祝不作喌。⿺走眞讀若顛」⿺走眞走頓也」顛頂也」據此知尚書「顛越不恭」詩「顛沛之揭」論語「顛沛必於是」顛本字皆當作⿺走眞尚書傳云「顛隕也」詩毛傳云「顛

拜也」、僕本字當作㒒、孟子趙注云「僕僕、煩猥貌」、與說文㒒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僕、不作㒒。刅讀若創、「刱、造法刱業也」、「創、或體刅、傷也」、創傷之創、今別作瘡。據此、知論語「裨諶草創之」、孟子「君子創業垂統」、國語「以創制天下」、漢書敘傳「禮義是創」、創本字皆當作刱、論語釋文云「創、制也」、國語韋注云「創、造也」、漢書顏注云「創、始造之也」、皆與說文刱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創、不作刱。按今惟荀子禮論「創巨者其日久」、爲創字本義。羍讀若達、「羍、小羊也」、「達、行不相遇也」、據此、知詩「先生如達」、達本字當作羍、詩鄭箋云「達羊子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按毛傳云「達、生也」、乃約文詁義、故鄭氏申之。與說文羍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達、不作羍。翌讀若皇、「翌、樂舞、以羽翿自翳其首、以祀星辰也」、「皇、大也」、據此、知周禮掌次「設皇邸」、舞師「教皇舞」、樂師「有皇舞」、禮記王制「有虞氏皇而祭」、皇本字皆當作翌、周禮掌次先鄭注云「皇、羽覆上邸後版也」、舞師鄭注云「皇、析五采羽爲之」、書或爲翌、樂師先鄭注云「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故書作翌、禮記鄭注云「皇、冕屬也、畫羽飾焉」、釋文云「皇本又作翌」、皆與說文翌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皇、不作翌。翇讀若帗、按今說文帗作紱、說文無紱字、乃「帗」字之譌、蓋今周禮翇作帗可據也。「翇、樂舞、執全羽以祀社稷也」、「帗、一幅巾也」、據此、知周禮舞師「教帗舞」、樂師「有帗舞」、鼓人「鼓兵舞、帗舞

疏、皆云「篤、厚也」與說文筥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篤、不作筥。圛讀若驛、「圛、回行也、升雲半有半無」「驛、置騎也」據此、知尚書「曰蒙曰驛」驛本字當作圛、尚書疏云「圛即驛也、曰圛、兆氣落驛不連屬也」與說文圛字義合、此其證也、按王氏鳴盛謂洪範叶疑作稽疑、曰圛作曰驛、皆偽孔依說文而改、愚謂當時必有作驛之本、故偽孔依之、否則許君無緣豫知後人改經而作此讀若也。而今本作驛、不作圛。㫃讀若偃、「㫃、旌旗之游、㫃蹇之貌」「偃、仆也」據此、知論語「昔者偃也」左傳「晉荀偃」鄭「公子偃」偃本字皆當作㫃、論語言偃字子游、左傳荀偃字伯游、鄭公子偃字子游、皆與說文㫃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偃、不作㫃。按偃字訓仆、訓僵者、皆本字。禱讀若督、「禱、衣躬縫」「督、察也」據此、知莊子「緣督以為經」方言郭注「衣督脊也」醫經「督脈」督本字皆當作禱、莊子釋文云「督、中也」圖經云「任脈循背者謂之督」與說文禱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督、不作禱。𪚱讀若焦、「𪚱、灼龜不兆也」「𪚱或作焦、火所傷也」據此、知左傳哀二年「龜焦」焦本字當作𪚱、左傳杜注云「兆不成」與說文𪚱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焦、不作𪚱。潒讀若蕩、「潒、水潒瀁也」「蕩、水出河內蕩陰」據此、知禮記「天地相蕩」論語「今之狂也蕩」左傳「蕩公」蕩本字當作潒、禮記鄭注、論語皇疏皆云「蕩猶動也」左傳集解云「蕩、搖也」皆與說文潒字義合、按潒瀁水搖動皃、是潒有搖動義。而今本作蕩、不作潒。闟讀若闒、「闟、

仆也」論語集解馬注云「顛沛、僵仆也」皆與說文趙字義合、此其證也。按說文云「仆、頓也」知頓與仆同義。而今本作顛、不作趙。按詩「有馬白顛」國語「班序顛毛」為顛字本義。「𡗚讀若頒、𡗚賦事也」「頒、大頭也」據此、知周禮「頒絲於內外工以待時頒功而授齎」頒本字當作𡗚、周禮鄭注云「頒讀為班布之班」與說文𡗚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頒、不作𡗚。按「匪頒之式、以時頒其衣裘」頒本字當作班。𢾀讀若杜、「𢾀、閉也」「杜、甘棠也」據此、知尚書「杜乃擭」周禮「犯令陵政則杜之」漢書王陵傳「杜門不出朝請」杜本字皆當作𢾀、尚書王注云「杜、閉也」周禮鄭注云「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漢書顏注云「杜、塞也」本作𢾀、皆與說文𢾀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杜、不作𢾀。按惟詩「有杕之杜」爾雅「杜、甘棠」為杜字本義。肍讀若舊、「肍、孰肉醬也」廣韻引作「乾肉醬」、「舊、雖舊、舊留也」、按舊或作鵂、舊留、即鵂留也。據此、知尚書「舊勞于外」詩「告爾舊止」舊本字當作肍、說本俞太史尚書鄭注云「舊、猶久也」、詩鄭箋云「舊、久也」與說文肍字義合、此其證也。按乾肉醬、是醬之最久者、是肍有久義。而今本作舊、不作肍。按舊之本字亦可作久、說見後。𩁻讀若皇、「𩁻、華榮也」「皇、大也」據此、知詩「皇皇者華」爾雅「皇、華也」皇本字當作𩁻、詩毛傳、爾雅孫注、皆云「皇皇、猶煌煌也」與說文𩁻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皇、不作𩁻。𩫖讀若篤、「𩫖、厚也」、「篤、馬行遲也」據此、知詩「實大且篤」「篤生武王」論語「君子篤於親」篤本字皆當作𩫖、毛詩傳、論語皇

作慿、俗字。禮鄭注云「馮、謂扶持服膺」與說文凭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馮、或從俗作憑、不作凭。按馮河之馮、本字又當作淜。忓讀若吁、「忓、憂也」吁、驚詞也、據此、知詩「云何吁矣」吁本字當作忓、詩毛傳云「吁、憂也」與說文忓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吁、不作忓。勢讀若摯同、「勢、至也」摯、握持也、據此、知尚書「大命不摯」詩毛傳「摯而有別」摯本字當作勢、書傳云「摯、至也」詩鄭箋云「摯之言至」與說文勢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摯、不作勢。以上王氏所引嚨讀若尨、「嚨、嚨異之言、一曰襍語」尨、犬之多毛者、據此、知左傳「衣之尨服」狐裘尨茸」尨本字當作嚨、左傳杜注云「尨、襍色」又云「尨茸、亂貌」與說文嚨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尨、不作嚨。齭讀若楚、「齭、齒傷酢也」楚、叢木、一名荊也、據此、知後漢王允傳「不欲使更楚辱」文選陸士衡詩「慷慨含辛楚」楚本字皆當作齭、漢書注云「楚、苦痛」文選注云「楚、猶痛也」皆與說文齭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楚、不作齭。敳讀若豤、「敳、有所治也」豤、齧也、據此、知周語「豤田若蓺」今國語作墾、俗體。豤本字當作敳、廣雅釋詁云「豤、治也」今廣雅亦作墾與說文敳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豤、不作敳。敂讀若扣、「敂、擊也」扣、牽馬也、據此、知列子「扣石墾壤」論語「以杖扣其脛」今論語作叩、叩、扣之變體、集韻云「扣亦作叩」衆經音義引論語正作扣、是也、扣本字當作敂、列子釋文、論語皇疏、皆云「扣、擊也」與說文敂字義合、此

妟入宮掖也」、「闌門遮也」、據此、知漢書成帝紀「闌入尚方掖門」、汲黯傳「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闌本字當作𨶒、成帝紀注應邵云「無符籍、妟入宮曰闌」、汲黯傳注應邵云「闌、妟也」、臣瓚云「無符傳出入為闌也」、與說文𨶒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闌、不作𨶒。娿讀若阿、「娿、女師也」、「阿、大陵也、一曰曲阜也」、據此、知國策後漢書「長於阿保之手」、阿本字當作娿、後漢崔寔傳注云「阿保、謂傅母也」、與說文娿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阿、不作娿。戟讀若棘、「戟、有枝兵也」、「棘、小棗叢生者」、據此、知詩「如矢斯棘」、禮記「越棘大弓」、周禮為「壇壝宮棘門」、棘本字皆當作戟、詩鄭箋禮鄭注云「棘、戟也」、周禮先鄭注云「棘門、以戟為門」、與說文戟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棘、不作戟。按詩「圜有棘」、吹彼棘心」、周禮「左九棘」、為本字。

蚰讀若昆、「蚰、蟲之總名也」、「昆、同也」、據此、知禮記王制「昆蟲未蟄」、祭統「昆蟲之異」、夏小正「昆小蟲」、昆本字當作蚰、祭統鄭注云「昆蟲、謂温生寒死之蟲也」、王制鄭注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死」、小正傳云「昆者衆也」、與說文蚰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昆、不作蚰。按昆弟之昆、本字當作罤。凭讀若馮、「凭、依几也」、「馮、馬行疾也」、據此、知詩「有馮有翼」、書「馮玉几」、按憑俗字、詩卷阿釋文云「馮又作憑」是也、禮喪大記「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馮本字皆當作凭、詩毛傳云「道、可馮依、以為輔翼也」、書釋文云「馮、依几也」、按今釋文

云「矜、大也」、按此二解與「競、競也」義合、蓋自賢自大、皆有與人相競之意。論語集解引苞注云「矜、矜莊也」、大戴盧注云「矜、猶慎也」、孟子趙注云「矜、敬也」、按此三解、與「競、敬也」義合。皆與說文競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矜、不作競。餘詳逸字識誤篇。顝讀若魁、「顝、大頭也」、「魁、羹斗也」、據此、知尚書「殲厥渠魁」、史記留侯世家「計魁梧奇偉」、漢書江充傳「為人魁岸」、魁本字皆當作顝、書傳云「魁、帥也」、按軍中以帥為最大、故謂帥曰魁。史記集解云「魁梧、壯大之意」、漢書集注云「魁、大也」、皆與說文顝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魁、不作顝。○頍讀若規、「頍、小頭頍頍也」、「規、有法度也」、據此、知莊子庚桑「規規然若喪父母」、荀子非十二子「規規然」、今荀子作瞡、俗字、據注作規可證。規本字當作頍、莊子釋文云「規規、細小貌」、荀子楊注云「規規、小見之貌」、與說文頍字義合、此其證也、按張表碑、「頍渠未合」、規作頍、則規頍二字、古人通用可見。而今本作規、不作頍。𩴾讀若詩受福不儺、「𩴾、見鬼驚詞」、「儺、行有節也」、據此、知論語「鄉人儺」、呂覽仲秋紀「天子乃儺」、儺本字當作𩴾、論語集解云「儺、驅逐疫鬼也」、呂覽高注云「儺、逐疫除不祥也」、與說文𩴾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儺、不作𩴾。按周禮禮記儺作難。勢讀若豪、「勢、健也」、「豪、豕鬣如筆管者」、豪本作𧰨、俗讀若蒿、即俗所謂豪豬也。據此、知孟子「若夫豪傑之士」、楚辭大招「豪傑執政」、豪本字當作勢、楚辭王注云「千人才曰豪」、與說文勢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豪、不作勢。㙛讀若毒、「㙛、

其證也、而今本作扣、不作敂。按史記「扣馬而諫」、扣為本字、周禮「凡四方之賓客敂關」、敂為本字。受讀若詩「摽有梅」、「受、物落上下相付也」、「摽、擊也」、據此、知詩「摽有梅」摽本字當作受、詩毛傳云「摽、落也」、與說文受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摽、不作受。按經傳、殍莩苂三字皆受字之譌變。丯讀若介、「丯、艸蔡也」、「介、畫也」、據此、知左傳哀元年「以民為土介」、孟子「君之視臣如草介」、按今左傳孟子皆作芥、介之譌變。介本字當作丯、左傳杜注云「介、艸也」、孟子趙注云「介、艸介也」、與說文丯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介、不作丯。按芥、菜也、與訓艸不合、為介之譌變甚明。𢍏讀若鐙、「𢍏、禮器也」、「鐙、錠也」、按鐙、膏鐙也、徐氏曰「錠中置燭、故謂之鐙。」據此、知儀禮「大羹湆不和、實于鐙、宰右執鐙」、禮記「執醴授之執鐙」、鐙本字皆當作𢍏、儀禮鄭注云「瓦豆謂之鐙」、禮記鄭注云「鐙、豆下跗也」、按兩經注雖小異、然經文皆言執、其為一器可知。與說文𢍏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鐙、不作𢍏。按詩于豆于登、登為𢍏之譌變、蓋本字也。佁讀若騃、「佁、癡皃」、「騃、馬行仡仡也」、據此、知漢書息夫躬傳「內實騃、不曉政事」、輟耕錄「愚騃之人」、騃本字皆當作佁、漢書顏注云「騃、愚也」、廣韻云「騃、癡也」、玉篇云「騃、無知也」、與說文佁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騃、不作佁。兢讀若矜、「兢、兢也」、一曰「兢、敬也」、「矜、矛柄也」、據此、知尚書「汝惟不矜」、國語「矜其伐而恥其功」、論語「君子矜而不爭」、大戴禮「矜行以事君」、孟子「皆有所矜式」、矜本字皆當作兢、書傳云「自賢曰矜」、國語韋注

作東。𡍐讀若準、「𡍐、射臬也」「準、平也」、據此、知書康誥孔疏「臬爲準限之義」、淮南原道高注「質的、射者之準埶也」、準本字當作𡍐、按書傳準的皆作質的、荀子勸學篇「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淮南說林訓「質的張而弓矢集」是也。至𡍐字皆變作埻、大玄瞢首「師或導射、豚其埻」注「埻之尹切」范云「𡍐射的也」玉篇云「𡍐同埻」是也。說文云「臬、射準的也」廣韻云「埻、射的」周禮或作準、與說文𡍐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準、不作𡍐。扶讀若伴侶之伴、「扶、竝行也」「伴、大貌」、據此、知楚辭惜誦「又何以爲此伴也」悲回風「伴張弛之信期」、伴本字當作扶、楚辭王注云「伴、侶也、俱也」、按俱、偕也、竝行、二人偕行也、侶、旅之俗字、說文麗訓旅行、旅行即竝行也。與說文扶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伴、不作扶。按詩「伴奐爾游矣」伴爲本字。褫讀若拕、按拕今本說文作池、錢氏曰說文無池字、當作拕。「褫、奪衣也」「拕、曳也」、據此、知淮南人間訓「秦牛缺遇盜拕其衣被」、拕本字當作褫、淮南高注云「拕、奪也」、與說文褫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拕、不作褫。按王氏易「終朝三褫之」用本字。厱讀若藍、「厱、厱諸、治玉石也」「藍、染青艸也」、據此、知淮南說山訓「玉待藍諸而成器」、按今淮南子作礛、說文無礛字、知爲藍字之譌變也。藍本字當作厱、淮南高注云「藍諸、治玉之石、音藍」、與說文厱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藍、不作厱。凡此、皆音同義異、而讀若通行、莫非假借字者也。其餘復有讀若之字、與本字音義俱通、而兩字互見於經傳者、如「耎讀若畏偄」「耎、稍前大也」、按稍前而不能竟前、懦弱也。「偄、弱也」、音義俱通、而漢書說文云「𦢊、耎易破也」可證。

保也高土也」毒厚也害人之艸往往而生」據此知周易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老子「亭之毒之」莊子人間世「無門無毒」毒本字皆當作壔易莊子釋文皆云「毒治也」與說文壔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毒不作壔。按壔者累土為臺以傳信即呂氏春秋所謂為高葆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是也呂氏春秋禱當為壔之譌壔是保衛之所故借其義為保衛易經老莊三毒字正是此義廣雅所以有「毒安也」一訓觀老子毒與亭連言莊子毒與門連言則毒字本義與門亭為同類而為壔之叚借字無疑矣。啗讀與含同「啗食也」「含嗛也」據此知法言至孝篇「子有含菽縕絮」含本字當作啗法言范注云「含食也」與說文啗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含不作啗。秝讀若歷「秝稀疏適也」「歷過也」據此知周禮遂師鄭注云「磿者適歷執綍者名也」文選宋玉賦「歠脣歷齒」歷本字當作秝周禮疏云「稀疏得所名為適歷」文選注云「歷猶疏也」與說文秝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歷不作秝。按歷錄歷歷本字皆當作秝蠆讀若厲「蠆巍高也」「厲旱石也」據此知呂覽季冬紀「征鳥厲疾」恃君篇「而厲人主之節也」劉歆遂初賦「天烈烈以厲高兮」厲本字當作蠆呂覽高注廣雅釋詁皆云「厲高也」與說文蠆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厲不作蠆。朿讀若刺「朿木芒也」「刺直傷也」據此知爾雅釋草「萊刺」漢書霍光傳「若有芒刺在背」刺本字當作朿廣雅釋詁云「刺箴也」爾雅郭注云「刺草刺鍼也」與說文朿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刺不

若皎皛顯也，皎月之白也，音義俱通，而文選陶淵明詩「皛皛川上平」李注「皛，明也」廣雅釋器「皛，白也」字作皛。詩「月出皎兮」毛傳「皎月光也」廣雅釋詁「皎，明也」字作皎。盭讀若戾，盭弼也，戾，犬身曲戾也，音義俱通，而史記相如傳「盭夫為之垂涕」索隱「盭，古戾字」漢書賈誼傳又「苦𨂂盭」集注「盭古戾字」字作盭。詩「降此大戾」鄭注「戾，乖也」荀子榮辱篇「猛貪而戾」楊注「戾，乖背也」字作戾。嵒讀與巖同，嵒，暫石也，巖，岸也，音義俱通，而書「用顧畏于民嵒」疏「嵒即巖也」字作嵒。詩「維石巖巖」傳「巖巖，積石貌」字作巖。雁讀若鴈，雁，鳥也，鴈，䳘也，音義俱通。按鴈當指家䳘言，故曰䳘，雁當指野䳘言，故曰鳥，是雁鴈義通。而左傳襄十六年「賦鴻雁之卒章」杜注「大曰鴻，小曰雁」公羊傳莊二十二年「公如齊納聘」何注「凡婚禮皆用雁」字作雁。詩「鴻鴈于飛」毛傳「小曰鴈」周禮春官「大夫執鴈」鄭注「鴈取其候時而行」字作鴈。逌讀若攸，逌气行皃，攸，行水也，音義俱通，而漢書地理志「鄷水逌同」注「逌，古攸字」五行志「彝倫逌敘」注「逌，所也」字作逌。書「嘉言罔攸伏」傳「攸，所也」孟子「攸然而逝」注「攸然，迅走水趨深處也」字作攸。按所伐木聲，蓋謂伐木人之聲，非斧斤之聲也，攸行水聲也，逌行气聲也，故三字義皆通。雀讀與爵同，雀，依人小鳥也，爵，禮器也，象爵之形，取其鳴節節足足也，音義俱通，而周禮巾車「玕禩雀飾」鄭注「雀，黑多赤少之色韋也」詩文王疏「赤雀，鳳皇之雛」字作

劉輔傳注「耎、弱也」、王吉傳注「耎、柔也」、字作耎。廣雅釋詁「偄、弱也」、左傳僖二年釋文「偄、弱也」、字作偄。甏讀若耎。「甏、柔韋也」、「耎、稍前大也」、音義俱通、而考工記先鄭注「蒼頡篇有鞄甏」、俗作甏、考工記釋文「甏、柔革工」、字作甏。書堯典傳「耎毳細毛」、眾經音義五引三蒼「物柔曰耎」、字作耎。讋讀若慴。「讋、失氣言」、「慴、懼也」、按人有懼心、則言失气、是讋慴同義。音義俱通、而淮南氾論高注「讋、忌也」、東都賦李注引說文「讋、失氣也」、後漢班彪傳注「讋、懼也」、字作讋。爾雅釋詁「慴、懼也」、漢書陳湯傳注「慴、恐也」、字作慴。算讀若筭。「筭、數也」、「筭、長六寸、計歷數者、從竹從弄、言常弄乃不誤也」、音義俱通、而儀禮燕禮大射儀「無筭爵」、鄭注「筭、數也」、字作筭。論語「何足算也」、禮記哀公問「然後言其喪算」、集解鄭注「算、數也」、字作算。龢讀若和同。「龢、調也」、「咊、相譍也」、音義俱通、而文選洞簫賦「與謳謠乎相龢」、李注「龢、古和字」、國語周語「言惠必及龢」、韋注「龢、睦也」、字作龢。周禮典同「凡和樂亦如之」、鄭注「和、謂調其故器也」、詩「終和且平」、鄭箋「以可否相增減曰和」、字作和。栞讀若刊。「栞、槎識也」、「刊、剟也」、音義俱通、按槎、衺斫也、刪、剟也、槎識者、即漢書顏注所謂刊斫其木以為表記也、是栞刊義通。而漢書地理志「隨山栞木」、顏注「栞、古刊字」、漢碑蔡湛銘「栞銘樹石」、隸辨「栞即刊字」、字作栞。禮記雜記「刊其柄與末」、鄭注「刊、猶削也」、左傳襄二十五年「井堙木刊」、杜注「刊、削也」、字作刊。晶讀

此、知詩大雅「芮鞫之即、」芮本字當作汭、毛傳云「芮、水厓也、」鄭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與說文汭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芮、不作汭。按書「攷位于洛汭、」左傳「會于漢汭、」用本字。欻讀若忽、欻有所吹起、「忽、忘也」按突如不記、謂之忘、故忽訓忘、據此、知文選西京賦「欻從背見、」後漢張衡傳「欻神化而蟬蛻兮、」欻本字當作忽、文選引薛注云「欻之言忽也、」後漢書注云「欻、疾貌也、」與說文忽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欻、不作忽。轃讀若臻、「轃、大車簣也、」「臻、至也、」據此、知漢書王莽傳「百蠻竝轃、」文選甘泉賦「是時未轃夫甘泉也、」轃本字當作臻、漢書顏注云「轃、即臻字、」文選李注云「轃與臻同、至也、」與說文臻字義合、此其證也、而今本作轃、不作臻。此讀若之字、轉為經傳本字之例也。復有讀若之字、起於漢隸、說文不收、而許君以漢隸證明經傳之本字者。如趌讀若跬同、「趌、半步也、」跬、說文所無、而淮南說林「故跬步不休、」詩小旻箋「無進于跬步、」儀禮鄉射注「與跬相應、」禮記祭義注「頃當為跬、」今本字皆作跬、淮南高注云「跬猶跂尺也、」詩釋文云「舉足曰跬、」儀禮禮記釋文云「一舉足曰跬、」皆與說文趌字義合、知趌為跬之正字矣。掔讀若鏗尔舍瑟而作、掔、擣頭也、鏗、說文所無、而論語「鏗爾、舍瑟而作、」楚辭「鏗鐘搖簴、」文選東京賦「鏗華鐘、」今本字皆作鏗、論語集解云「鏗爾者、投瑟之聲也、」按投瑟之聲掔然、擣頭之聲亦掔然、

雀。儀禮士冠「爵弁服」鄭注「爵弁者、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荀子禮論「小者是燕爵」楊注「燕爵與鸑雀同」字作爵。按書傳觴爵之爵無作雀者。此本字讀若互見於經傳之例也。按叜傁鬐帽算筭龢和槑刋皛皎碞巖十四字、即王氏筠所謂同部異部重文、其嵏叜盭戾雁鳫卤攸雀爵十字、蓋所謂對文則異、散文則通者也。復有讀若之字、與本字音同義異、而兩字見於經傳、皆為假借字者、如虔讀若矜、「虔、虎行皃」「矜、矛柄也」皆無敬愓義、而詩「方斲是虔」毛傳「虔、敬也」魯語「以告虔也」韋注「虔、敬也」論語「君子矜而不爭」集解「矜、矜莊也」孟子「皆有所矜式」趙注「矜、敬也」虔與矜皆訓敬、蓋皆競之假借字。按古音、矜讀若勤、故矜字或作𥎦、而虔可讀若矜也。𩛿讀若載、「𩛿、設飪也」「載、乘也」皆非語詞、而石鼓文「𩛿鹵𩛿北」廣雅釋詁「𩛿、詞也」詩「載馳載驅」毛傳「載、辭也」𩛿與載皆為語詞。莧讀與蔑同、「莧、火不明也」「蔑、勞目無精也」皆無竹青蒲蒻義、而書「敷重蔑席」按蔑今本或作篾、蓋蔑字之譌變。鄭注「蔑、析竹之次青者」說文引書作「布重莧席」云「莧、纖蒻席也」按馬注云「莧、纖蒻」許君說蓋本馬注、以說假借之義。莧與蔑訓竹青蒲蒻、蓋皆笢之假借字。按說文「笢、竹膚也」竹膚即竹青、笢蔑一聲之轉、故書借蔑為笢。後人不知蔑為假借字遂變蔑作篾。眾經音義引埤蒼「篾、析竹皮」是也。馬氏蔑訓「纖蒻」而鄭君改訓「竹之次青」正以纖蒻之訓、與蔑字音無可通尒。此本字讀若皆為假借字之例也。復有讀若之字、與本字音同義異、而說文讀若之字、轉為經典本字、說文本字、轉為經典假借字者。如芮讀若汭、「芮、芮艸生皃」「汭、水相入也」據

形聲者、班曰象聲、鄭曰諧聲、右聲可知也。亦符號之變、而為事名之極則、以兼備形聲兩體也。其半為聲者、本從叚借而來、故叚借曰「依聲託事」、聲者名也、而此亦曰「以事為名」矣。其半為形者、兼取會意之式、故會意曰「比類合誼」、比者譬也、而此亦曰「取譬相成」矣。或曰「譬者、假借其聲音也」、顏氏家訓音辭篇云「逮鄭玄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許慎造說文、劉熙製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是蓋言各有當、未可援彼證此。是豈其然哉。古今形聲字、孳乳最多、幾佔文字之十八九。蓋聲而益形、於文最顯、於義最備、故亦宜居六書之殿者歟。

衛恆曰、形聲者、江河是也、以類為形、配以聲也。

賈公彥曰、諧聲者、即形聲、一也、江河之類、是也、皆以水為形、以工可為聲。書有六體、形聲實多、若江河之類、是左形右聲、鳩鴿之類、是右形左聲、草藻之類、是上形下聲、婆娑之類、是上聲下形、圃國之類、是外形內聲、闤闠衡銜之類、是外聲內形。此形聲之等、有六也。

徐鍇曰、無形可象、無事可指、無意可會、故作諧聲。江河四瀆、名以地分、華代五岳、號隨境異、逶迤峻極、其狀本同、故立體於側、各以聲韻別之。六書之中、最為淺末、故後代滋益、多附焉。

衛氏配聲之說、是右形也、非也。賈氏之說、王筠說文釋例曰「闤闠衡銜、當易以聞問閭閩諸字」是也。

故借摼為投瑟之聲。若謂鏗為投瑟本字則瑟為絲桐、何以字從金也。楚辭王注云「鏗、撞也」文選薛注云「鏗、猶擊也」皆與說文摼字義合、知摼為鏗之正字矣。接說文「臤讀若鏗鎗之鏗」「䡩讀若論語鏗尒舍瑟而作」則鏗之正字似亦可作臤䡩。然說文云「臤、堅也」物之堅者雖有鏗鎗之聲、然臤與鏗形不相近、則臤當為摼之古字、經典本字必不作臤也。至䡩云「䡩、鉉也」則凡鏗鎗鏗肱之本字、似當作䡩、論語本字必不作䡩也。至廣雅鍞聲也、鍞撞也、䡩擊也、䡩䡩堅也、鍞䡩皆䡩字之譌變俗字之多、所由來矣。扟讀若莘、扟從上挹也、莘說文所無、而左傳師從齊師于莘、今本字作莘、錢氏大昕云「莊子駢拇篇盜跖死利於東陵、釋文東陵今名東平陵、屬濟南郡、左傳莘杜注但言齊地、今據下文華不注華泉皆在濟南府、莘與華不注華泉相去不遠、亦當在濟南、錢氏自注云「齊乘東平陵城在濟南東七十五里」則爾雅之東陵阠、疑即左傳之莘也。古本當從手旬、後人改從阜旬耳。」是說與說文扟字音形合、知扟為莘與阠之正字矣。此以漢隸為讀若之例也。以上諸字讀若之例不同、其為經傳假借之例則一。其餘讀若之字、或為經傳假借之例、而攷之未詳。或非經傳假借之例、而僅擬其音。苟能觸類引伸、自然得條理矣。然討論經傳假借之字、止以假借不明、則經傳之真義不出。非謂經傳假借之字可改從本字也。若自矜一得、而妄改古書、又非六書假借之例矣。此學者所當知也。

就言語而言、則加言作論、就人事而言、則加人作倫、就絲而言、則加絲作綸、就車而言、則加車作輪、就水而言、則加水作淪、而論倫等字、皆係含有侖字之原意義者也。又如堯字、含有崇高延長之義、就舉足而言、則加走作趬、就頭額而言、則加頁作顤、就山而言、則加山作嶢、就石而言、則加石作磽、就馬而言、則加馬作驍、高馬也 就犬而言、則加犬作獟、高犬也 就鳥而言、則加羽作翹、長尾也 而嶢磽等字、亦皆係含有堯字之原意義者也。此論堯二字、劉師培說、 然則形聲所從之聲、皆有意義明矣。右聲之說不可侮矣。右聲者、謂造字之初、先有右旁之聲、後有左旁之形、形聲起於義、故以右旁之聲為綱、及事物浩繁、乃增益左旁之形。譬之本字引伸之義、而加之以偏旁、別成字也。故右旁之聲、往往含義精闢、不減六十四卦之命名、抑亦可覘其所自出也。然求義於聲、而每覺精微則可。若王安石字說云「波水皮也、滑水骨也」之類、妄以形聲為會意、橫破六書之限界、則又大不可也。

形聲大抵由叚借轉來、增益偏旁、以限制本母之義。其偏旁即轉注之大宗。而形聲結合可論者、字數之多、下於假借懸殊。尚繁不勝舉、略舉例釋之、如次。

第一、論形聲成字

徐氏謂「六書之中、形聲最為淺末」、然天下至繁賾之理、往往見諸至淺末之中。故形聲者、又與叚借同源也、相先後也。未加偏旁之前為叚借、既加偏旁之後為形聲、其源遠矣、夫徐氏又惡乎知之哉。自宋王聖美倡右聲之說、清黃承吉承之、而姚文田說文聲系、嚴可均說文聲類、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諸書爭出、然於右聲之旨、竟未有以洞明也。今舉其至顯易明者言之、則聲音者、意思之記號也。許書舉江河為例、此江河二字、从工可得聲、實有意義也。凡从工得聲之字、皆有橫亘、或徑直之意、如攻則橫擊也、杠則橫木也、訌則橫讀也、虹則橫亘竟天也、扛則橫關對舉也、項則直居肩上也、功則直壯乃成也、空則橫直無竟也、故江水發源梁益、東注於海、其形橫亘而徑直、而造字亦遂从工而得聲矣。凡从可得聲之字、皆有阿曲、或離奇之意、如𢀖則反丂也、（可從𢀖聲）阿則曲阜也、剞則曲刀也、柯則曲柄也、（考工記車人）可則曲意相合也、何則曲肩以承也、歌則聲有曲折也、又若苛則奇刻也、訶則奇憤也、坷則奇窮也、砢則奇石也、痾則奇病也、荷則奇麗之花也、觭則奇怪之角也、故河水源出昆侖、流入中國、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世稱河曲、（爾雅釋水）且河首産玉、天帝所居、其尾泰山神祇之府、而龍馬負圖、尤代著奇蹟、是以造字亦遂从可得聲矣。推而言之、如侖字含有分析條理之義、

寶　珍也。从宀从玉从貝、會意、缶聲。

六、四形一聲例

尋　繹理也。从工从口从又从寸、會意、工口亂也、又寸分理之。彡聲。今隸省作尋。

七、省形不省聲例

考　老也。从老省、丂聲。

橐　囊也。从㯻省、石聲。

迺　气行皃。从乃省、卤聲。字亦作迺。

八、省聲不省形例

覃　長味也。从㫗、鹹省聲。

襲　左衽袍也。从衣、龖省聲。

愯　懼也。从心、雙省聲。

九、形聲俱省例

一、一形一聲例

攻　擊也。从攴、工聲。

柯　斧柄也。从木、可聲。

二、一形二聲例

䪢　墜也。从韭、次朿皆聲。

盧　籀文盧。从皿、虍卤省皆聲。

三、二形一聲例

碧　石之青美者。从玉石、白聲。

詹　多言也。从言从八、厃聲。

四、二形二聲例

竊　盜自中出曰竊。从穴从米、禼廿皆聲。

五、三形一聲例

(篆)思　容也。从心、囟聲。囟在先韻、思在咍韻。

右諸字、與所从之聲、不同韻部、為形聲變例。或以陽陰聲對轉（容从谷聲）旁轉（曾以囪聲、耶从冄聲、思从囟聲）得聲、要皆以雙聲得聲也。古音、疊韻固韻、而雙聲亦韻也。若雙聲必依古雙聲說、疊韻必依古韻二十八部說、前已言之矣。

中國文字學終、

豈　還師振旅樂也。从壴省、微省聲。

[illegible]　籀文[illegible]。从𦾔省、好省聲。

𤿭　柔韋也。从北从皮省、从夐省聲。

第二論聲母正變

一、疊韻聲母例

攻　見前工攻同在東韻。

柯　見前可柯同在歌韻。

右二字、與所从之聲同韻部、為形聲正例。

二、雙聲聲母例

容　盛也。从宀、谷聲。谷在屋韻、容在東韻。

曾　詞之舒也。从八从曰、四聲。四在東韻、曾在登韻。

那　西夷國。从邑、冄聲。冄在添韻、那在歌韻。

元又(1737)

Southeastern University Seri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Etymology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中華民國十四年七月初版

(東南大學叢書)中國文字學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作者 武進顧實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西安南京杭州 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長沙 常德衡州成都重慶廈門福州 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貴陽 張家口新嘉坡 商務印書分館



